新潮推理44

松本清張推理系列之九

松本清張五個短篇推理選集

# 殺人機器的控訴

松本清張／著　鍾肇政／譯

目錄


譯者的話　一
卷首詩的女人　五
白色漆闇　三〇
化粧的男子　七六
投影　一〇九
速度的告發　一六七

# 譯者的話

## ——簡介「清張推理」的右翼傑作

松本清張的小說，此間究竟已出版了多少本呢？手邊沒有確實統計，但約略推算，可能已經有三十本左右。這個數目，在清張作品不下三百本著作當中，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但是以一個作家而言，有這麼多作品被譯介過來，筆者寡聞，除了幾年前有過克里斯蒂的「全集本」外，似乎未見有第二位。而且目前松本作品，依然在源源出籠之中。這一點，各報章仍有散見的「清張推理」出現，當可為證。並且看樣子，他的作品還會被陸續介紹過來，是顯而易見的。由此亦可知，松本清張在此間，亦和日本一樣，普受廣大讀者的歡迎。

在衆多的清張推理作品當中，本書裏所譯出的「速度的告發」，無疑是清張推理作品中，屬於最右翼的一個中篇傑作。

何謂右翼作品？簡言之就是以弱者的正義立場，向社會上的不公不義做其剔抉、批判而達成抗議乃至反抗的目標之謂。易言之，這正是一篇最有力的對不公不義的「告發」——控訴。

本篇主人翁因為一場車禍，在一瞬之間猝然失去了妻子和兒子。一個和樂幸福的家庭，於是忽然破碎了。這樣的交通事故，幾乎無日無之地在發生，在局外人看來，只不過是報紙上僅佔幾

行字的稀鬆平常事，然而在當事人而言，却是驚天動地的悲慘事件，所引起的痛楚，也不只是捶心刺骨而已。

本篇的主人翁自然也落入悲苦淒楚當中。他有無可比擬的憤恨與憎惡。他當然也憎恨那位肇事的駕駛人，可是當他目睹他的自責、痛苦、崩潰之後，不得不領悟到他也只是肇事的駕駛人而已，而眞正的兇手，實則是生產「殺人機器」的汽車製造商。於是他下定決心：復仇。

然而，對一個無力的被害者而言，那種加害者却是那麼巨大有力。它有一萬個理由推卸責任。不，它根本就不把這名「唐・吉訶德」當回事，甚至還以嘲笑面對他。更可怕的是有關的主管機關，竟也是站在它一邊的。資本家與官僚，似乎永遠勾結在一起。

在作者筆下，這位「唐・吉訶德先生」永遠不死心，向那個巨大的風車，掄起他渺小的矛奮勇衝去。大量生產殺人機器的廠商是無動於心的，依然在製造「在駕駛人是豪華的葬儀車，在步行者是絢麗的兇器」的汽車。他大聲疾呼廠商應該負起責任，也主張所有的汽車速度應該限在時速八十公里以下。

在這物質文明的社會裏，爲了追求利潤而不擇手段的企業體，已經成爲肥大壯碩的巨獸，而向他挑戰的唐吉訶德，只不過是一隻小蟲而已。這隻小蟲不管怎樣掙扎、奮鬪，都顯得那麼微不足道，根本不能撼動人家一根汗毛。在作者筆下，這位受害人的努力是那麼悲壯，使吾人通讀之際，不免感到作者的憤怒，那麼切實地撲面而來。

但是，作者並不只是描寫這位小蟲一般的唐吉訶德的無力掙扎而已。在一切手段都告無效之

後，他想到了一個異想天開的復仇手段。他以漂亮的一擊，報了一箭之仇，使普天之下的汽車廠商不得不爲之感到恐怖。

故事發展至此，作者使讀者大喊痛快之餘，忽然筆鋒一轉，在强力的控訴背後，暴露了一樁可怕的犯罪，成了柳暗花明之後的又一境界，足可令人拍案驚奇。這也正是清張之所以爲清張之處了。

本書尙收錄四篇中短篇推理小說，堪稱都是清張推理的傑作。

「卷首詩的女人」寫的是出自魔鬼般的兇手精心設計的謀殺。那幾乎是萬無一失的「完全犯罪」，然而這位奇巧的惡魔竟也在智者千慮下犯了一失，暴露了犯罪。因爲他忽略了這位可憐的弱女子喜歡做詩（俳句）。她在短短的詩句裏寄托了她的綺思。辦俳句雜誌的同仁們居然也洞察了詩裏的人性機微。兇手設計得巧妙，案子破得更出人意表。

「白色漆闇」與「投影」兩篇也都有類似的表現。一樁平平常常的事件，隨處都可能發生的案子，在作者巧妙的佈置下成了驚人的謀殺案。是推理小說沒錯，但儘管不像「卷首詩的女人」那樣有詩句出現，却也處處詩意，含有了若隱若現的文學境界。說起來，這是清張作品的一貫作風，但我們實在不得不佩服於松本清張的過人才華了。

譯者附識

# 卷首詩的女人

## 1

四月號的俳句雜誌「蒲穗」校對完畢後，雜誌的主持人石本麥人，和同人山尾梨郊、藤田清沙、西岡靜子等幾個人，一面喝茶一面聊開了。一如往常，他們是在當醫生的麥人家相聚的。

「老師，這一期還是沒有志村幸女的俳句啊。」

開舊書店的山尾梨郊提起了這麼一件事。

「嗯，終於還是沒有寫來。」

麥人手拿校樣一面看一面回答。

「一連三期都沒有她的。會不會病況很不樂觀呢？」

在貿易公司上班的藤田青沙把面孔轉向麥人說。在編輯委員當中，青沙最年輕，還是二十八歲的光棍。

「我也不知道。聽說是胃潰瘍，所以——」

「胃潰瘍會這麼嚴重嗎？這種病最近不是說開刀就可以很快地治好嗎？」

「那是指普通的醫院。但是，那種地方，我不曉得肯不肯馬上替人家開刀。」

麥人側側頭，顯露出懷疑的神色說。他說的那種地方，是指鄰縣的一家療養院，叫做「愛光園」。他們提到的這位志村幸女，是去年才開始向「蒲穗」投稿的詩友，曾經有一首詩在麥人主選的雜詠裏獲刋爲「卷首詩」。雜誌上每次刋出志村幸女的作品，名字上都以小的字體印着「愛光園」三個字，好像那就是她的住址。換一種說法，她是在那兒接受治療的病患。

「不肯馬上開刀，還是因爲沒有經費是不是？」

梨郊也問。

「經費不用說是非常少的。不過開不開刀，是不是因爲經費的問題，這一點我也不太清楚，但是病人得不到充分的照顧，這一點倒是可以想像得到。」

經營一家生意興隆的醫院的麥人，閃露着眼鏡的亮光看看三個同人說。

「好可憐哦。」

西岡靜子說。此人是某公司的課長夫人，有兩個小孩，身邊經常漾着一種豐裕的空氣。她微舒一口氣又說：

「是不是沒有親人呢？」

「進療養院的人，恐怕多半是吧。」

麥人答了一聲，啣上了一枝香煙。

「多大歲數了？」

梨郊接着問。

「以前收到過一封信。就是那首卷首詩刋出後寄來的道謝信。記得好像是三十二三歲吧。」

聽了梨郊醫師這話，西岡靜子眼裏好像閃過了思慮，彷彿是在拿自己的年齡來和她相比。

「結過婚了嗎？」梨郊又問。

「不知道。沒有問過她的身世。」

麥人看了一眼梨郊囘答，又說：

「說實在，我覺得有必要再寫一封信給她。一連三個月都沒有投稿，這有一點不尋常。」

「您是說再寫信嗎？」

「嗯。是上個月的事，我給她寫過一封的，一方面是慰問，一方面爲了催稿。她的會費雖然只繳了兩次，可是我想該免了，因爲我覺得在投稿的人當中，她寫得實在不壞。」

「這是眞的。」西岡靜子表示同意說：「我也很重視她的東西。那首刋在卷首的詩，我就覺得非常好。」

「那她有沒有囘信呢？」

這囘是青沙問了。

「沒有。一直都那麼熱心地投稿的，怎麼會這樣呢？我在擔心是不是病況不好。」

麥人吐了一口煙。

「老師。」青沙說：「請您還是馬上去信。如果眞的是病況不好，那投不投稿無所謂，咱們

該給她鼓勵啊。」

「嗯，我也這麼想。」

「剛才忽然想起了幸女的一首俳句……『寂寞喲吾身，讓一隻布袋蟲滾來又滾去，在吾手掌上』。她確實是沒親沒故的一個孤獨的人。」

「布袋蟲……嗯，的確是啊。」

麥人讓拿着香煙的手擱在桌上，雙眼往上空望過去。三個同人也不期而同地深思起來。

有了這麼一場閒聊後過了約莫一個月，這四個編輯同人爲了五月號的雜誌，又一次在麥人家聚首。

「老師，還是沒有稿子投來。」

藤田青沙一開始就說。

「什麼？呃，你說的是志村幸女是不是？」

「是。我找過投來的詩稿，沒有她的。」

「不錯，沒有看到她的。信我是寫了，也沒有回。代筆也好，她應該請人幫她寫來才是。」

麥人好像有點不滿。

「到底怎麼了呢？」

西岡靜子低語了一聲。

「不會是過世了吧？」

梨郊說着向麥人那邊探過頭。

「如果死了，療養院會有通知來才是。否則信應該退囘來。」

「是不是愛光園的人偷懶了？」

「嗯……」

麥人在眼裏同意這個看法。靜子插進來說：

「我想不會，愛光園再糟，也應該會有一紙通知寄來才是，因我們有信寄過去了。而且每個月也都有新雜誌寄去。」

「我同意這個看法。」青沙說：「我看，她一定是病情很嚴重。她可以請人家代唸來信，可是很可能連請人代筆寫囘信的氣力都沒有了。」

「嗯。」麥人好像也另有所思了。「也許吧。我看，說不定該給愛光園的負責人寫封信。」

「老師，我倒以爲」青沙說：「下月初，A分會那邊不是有個聚會嗎？老師本來就預定參加的。A分會和H市很近，搭乘火車大約四十分鐘吧。老師何不在聚會前或後到愛光園去看看？老師親自去慰問，她一定覺得很光榮，會很高興的。那天剛好是禮拜，也許我也奉陪。」

「你好熱心嘛。」

麥人看了一眼青沙，瞇着鏡片後的眼睛微微笑了一下。他是老煙槍，一笑就露出了黑黑的牙齒。又說：

「不過這倒的確是好主意。不錯，從A分會去，確實不遠。如果你青沙老弟肯陪我去，那我

不妨跑一趟去瞧瞧。」

「老師，請您一定去看看。」靜子點點頭說：「她如果眞的沒親沒故，實在太可憐了。」

梨郊也表示，如果那天生意不太忙，他也願意陪同前往。這麼一來，大家好像就這樣說定了。

## 2

五月的一個晴朗的星期天，麥人和青沙連袂參加了「蒲穗」的A分部詩會。那兒雖然也是東京都的轄區，不過已可算是偏遠地區，靠近鄰縣。說好一塊前往的梨郊，因爲有舊書的集要趕，未能同往。

下午三點，詩會開完了。麥人雖然有分會的詩友挽留，但仍藉口有事，和青沙兩人一塊搭火車前往H市。愛光園距離火車站六公里，換乘巴士，一路都是麥田和菜花園，遠處有沼澤的水光閃亮。這一帶可算是名符其實的水鄉。

愛光園在一所林子裏。三棟老舊的木造建築連在一起，給人暗鬱的感覺。不過玄關前的花圃上，倒那麼奢侈地開滿着杜鵑花。

來到灰樸樸的櫃臺前，一名護士小姐打開小窗口露出了臉。

「我們想看看志村女士。志村幸女女士。」

青沙說出了來意。

「志村幸女……？」面孔瘦削的護士在小窗子裏側側頭，這才恍然地說：「啊，她已經出院了。」

她說着，不客氣地看看兩人。

「出院了？請問是什麼時候的事？」

「這個，大約有三個月了。」

麥人和青沙相對互看了一眼。

「是不是病好了？」

「不太清楚。」

護士小姐好像不太愛理。

「那麼請問她現在的住址呢？我是說，她出院以後到哪兒去了？」

「唔……」

麥人站出來，遞過了一張名片說：

「請問，如果院長在，我們想見見他，談談關於志村小姐的事。」

護士看看名片。那兒印着麥人的本名和醫學博士的頭銜。

「請稍等。」

護士的尖瘦面孔消失了。直到她再次出現，把兩人引到簡陋的會客室，足足花了够抽完一枝煙的時間。

院長五十開外，人胖胖的，那滿臉的紅光，和這所建築頗不相稱。他手上拿着一張病歷表。

「很抱歉打擾您了。我們想見見幸村小姐，可是聽說已經出院了？」

麥人說。

「是的。二月十號出院。」

院長看着病歷表回答。

「是不是因爲病好了？」

「請看看這個。」

院長把病歷表遞過來。麥人摘下眼鏡，細瞇着眼睛仔細地看了看。

「原來如此。」麥人擡起頭說：「當然她本人是不知道這個了？」

「是。我們告訴她是胃潰瘍。」

接着麥人與院長之間交換了二三問答，只因話裏夾雜了一些德語專用詞。因此一旁的青沙沒有能聽懂多少。

「萬分感謝。」麥人致謝說：「志村小姐我雖然沒有見過，不過因爲常常給我們的俳句雜誌寫稿，所以想向她表示慰問的意思。」

「聽您這麼說，我倒想起來了，她枕邊經常放着俳句雜誌。」

院長說。麥人便又說明：

「是很熱心寫俳句的女士。可是這三個月來都沒有詩稿寄來，所以我們有點不放心了。」

「三個月前，正好是她出院的時候吧。」
「病況是這樣子，出了院以後怎麼辦呢？有人照顧她嗎？」
「有。」院長點點頭。「有了一個願意和她結婚的人。」
「結婚？」
麥人和青沙驚詫地看看院長的臉。
「是的。聽來好像很突然，其實經過是這樣的。」
院長微笑着，說了如下的話：
志村幸女的本名是志村幸子，沒有任何親人，家鄉是四國的M市，仍然設籍在那兒。去年年尾，我們爲愛光園的可憐病患舉辦了一次募捐活動。這是每年一次的例行工作，報上也刋登了消息。結果我們收到位在東京中野的一位岩本英太郎的五千圓捐款，在信中表示他是四國M市出身的人，如果有同鄉人士在院裏，希望將這筆款子致送給她，做爲慰問金。我們查出了只有志村幸子是符合這個條件的，便把款子給了她。我們把這經過通知了那位岩本先生，幸子也直接給岩本寫了謝函。
接着，岩本來了慰問信，幸子又回信。幾個來回之後，有一天岩本找來這兒，要求和她見面。三十五、六歲年紀，風度翩翩，好像是個很不錯的人。岩本還致送了三千圓給她。他那麼親切地安慰了這位不幸的同鄉。
後來，岩本又來了兩次。緣份眞是奇異的東西，兩人之間不久好像有了感情。今年元月末，

他求見院長，表示要和她結婚，讓他把她領走。

「這當然很不錯，可是你知道幸村小姐得的是什麼病嗎？」

院長當時這麼問了他，還告訴他胃潰瘍只是表面上，實則是胃癌。結婚了以後，她可能活不過半年。

岩本好像受到了不小的衝擊，嚴肅地想了好一會，這才一臉沉痛地說：如果眞是這樣，那就更可憐了，我不願意讓她死在這裏。半年也好，三個月也好，讓她生命裏最後的一段日子能够幸福些，並且死在我家裏，他請求院長允許他這麼做。院長受到感動，同意了他的要求。

「原來如此，世上居然有這樣的人，志村小姐可以說是得到最後的幸福了。」麥人說：「那請問有沒有留下岩本的住址呢？」

「有。我抄下來了。」

院長叫來了護士。來的是一名年輕的，照院長的吩咐，找來了一本筆記本子。院長翻了翻，指出了一頁。

「是中野區××街××號。」

麥人在小簿子裏抄下來。

「還要請教一件事，我曾經給志村小姐寫了兩封信，你們有沒有幫我轉到這個地址？」

這一點，院長馬上問過護士，回答說護士確實貼了一張地址條子，投進信筒裏。

「給出院的人的信件，我都吩咐她們一定要好好處理的。」

院長鄭重其事地加了這麼一句。

## 3

「那就奇怪了，因爲一封回信也沒有。」麥人側側頭說：「這是不是表示有了非常不幸的結果呢？」

「這個是很難說了。照三月間出院時的病況來說，能够再活四個月算是很長的了。」

麥人默默地吸吸煙。在一旁的青沙，面孔也陰沉下來了。電燈在三個人的頭上亮了。

當他們辭出愛光園的時候，四下的麥田裏已經是一片流逝的暮靄。

「志村幸女是不是死了呢？」

在村道上等巴士時，青沙向身旁的麥人問。

「也許吧。我看到病歷表上，癌症是千眞萬確的，而且擴散得差不多了。」

麥人把五短身材微俯着，又加上一句：

「今天是五月十號，出院是二月十號，整整三個月了。可能的。」

「如果是，那就眞是太可憐了。」

青沙沉沉地說。

「是啊。不過有了那麼好的一個男子，實在值得慶幸。唉唉，不知有多少人在那種地方寂寞地死了。說起來，志村小姐可以算是最幸福的一個了，因爲她臨死的時候抓到了戀愛。」

這天晚上，兩人很晚才回到東京。

第二天早上，麥人還在睡的時候，青沙突然來訪。

「這麼早啊。」

「是上班途中呢。老師，昨天晚上我回家以後，翻了翻我們雜誌，重看了幸女的俳句。」青沙亮着那雙年輕的眼睛說：「果然是戀愛呢。她最後的一首是這樣的——『等呀等地，等春又等人，獨拭棉被角』。她就在那個簡陋的病床上等着心上人，就是那個叫岩本的男子啦。」

「嗯嗯……」麥人揉了揉惺忪睡眼說：「這是說，她的確是幸福的，是不是？」

「老師，」青沙探出了上身急切地說：「我眞希望能多知道一些有關幸女的事。如果她過世了，那就給她燒炷香也好。記得老師把她的地址抄下來了。請告訴我，我打算下班之後順道去看看。」

「這樣啊……」

麥人起身，從西裝口袋掏出小簿子，摘下了眼鏡。

「就是這個啦。」

青沙把地址抄下來。麥人邊給香煙點火邊說：

「你好像從昨天起，忽然記罣起幸女來了，是嗎？」

「想到我們曾經選過她的俳句，便覺得好親近啦。」

青沙抄寫完畢，把小簿子遞回給麥人，麥人點點頭說：

「對呀。曾經上過我們雜誌卷首的女人，緣份不淺呢。你就去瞧瞧吧。」

青沙敬過禮辭謝走出來。麥人便也起身漱洗去了。

麥人忙完了一天工作，洗過澡，正在喝一杯晚餐酒的八點左右時分，青沙又來了。一臉的無精打采。

「去過了？」

「是。去過了。」

「辛苦辛苦。來一杯吧。」

麥人伸過了酒杯，但是青沙倒沒有馬上接過來。

「情形怎樣？」

「過世了。」

青沙的嗓聲沉沉的。

「還是不行了……你一進來，我就看出來了。眞可憐。」

麥人也有一點慘然地。接着又說：

「那你給她燒了香嗎？」

「已經搬走了。聽說有一個月那麼久了。」

青沙說着拿起了杯子。

「搬走了？那你怎麼知道她死了？」

「在鄰近地方問出來的。」

青沙說明了經過。

下班後，照抄下來的地址找到中野地區，那時已經六點了。那個地址距離車站大約二十分鐘脚程，很不容易找，不過總算找着了。是住宅區，「岩本」家就在巷子底，屋子很舊，不算大。叫了門才知道，已經有別的住戶搬進來。據云是太太亡故後不久就搬走，却不知搬到哪裏。

青沙只得找到房東，這才明白了如下事實：岩本是去年十一月租住的，聽說是在丸之內的一家公司上班，獨身。因爲出差多，一個月之中有二十天不囘家。門戶多年關着，鄰近的人們都說付了那麼昂貴的房租，未免太可惜。不過在家時，從籬笆外可以看到他在打掃屋內外。自然也只是偶爾可以看到罷了。

不料二月間，這個家有了太太。這位太太很少出來，好像得了什麼病，經常躺在屋裏。一位陌生的醫師，每周大約來兩次。主人依然常出差，有個似乎是僱來的管家婦在照顧。這個女人也極少出來。正如東京的高級住宅區那樣，他們不和近鄰來往，所以沒有人知道詳細的情形。

然後四月初某日深夜，岩本家門前一連響出汽車聲音，第二天早上，門板上貼上了一張紙，寫着「喪居」兩字，鄰近的人們這才知道太太死了。傍晚時分，靈車開來了，舉行了簡單的葬儀。這位岩本先生好像沒有親戚朋友，獨自搭上靈車到火葬場去了。附近的人們雖然也給他們送行，但大家都說，這麼寂寞的葬禮，眞是第一次看到。三天後，好像是親戚吧，來了兩三個客人。

辦了這樣的喪事，岩本好像覺得羞愧，或者也可能因爲太太死了，不想再在那兒住下去，不

久向房東退了租搬走了。

「房東說那位岩本先生好可憐。老師，志村幸女是死了。是被岩本先生接過去，才不過兩個月就過世了。」

青沙沉着臉說。麥人也低語說：

「哎哎，果然還是沒辦法。」

「老師，胃癌會那麼快就不行了嗎？」

「癌症都很快。愛光園的院長二月間向岩本說只有四個月的日子，指的是最大限度。我看，她的命數還是只有兩個月吧。眞可憐。幸女的幸福日子，實在太短啦。老弟，下一期的編後記裏，該表示一下哀悼之意吧。」

「是。可是這位岩本先生也好可憐啊。」

「嗯。」

十點多，青沙微醉地回去了。然後，麥人才去洗澡。

麥人浸在浴缸裏，一直想着幸女之死。好短暫的幸福。葬禮雖然寂寞，但是有岩本一個人來爲她送葬，她該心滿意足吧。

想着想着，讓眼光停在霧氣蒸騰的天花板上。突地有個念頭閃過腦際，便沉沉地思考起來了。

# 4

次日，麥人給青沙辦公的地方打了電話，要他下班後過來一唔。

七點左右，青沙來到了。

「請問老師有什麼吩咐？」

「老師好像老記罣着幸女之死是嗎？昨天晚上，一直覺得不太對勁。」

青沙說着撫了撫臉頰。麥人說：

「確實有點想弄明白的事。根據房東的說法，幸女死了，出殯了以後三天，岩本那兒才有親戚來到，是不是這樣？」

「是。」

「幸女沒有親戚，那麼這些人該是岩本的親戚吧。但是，出殯後過了三天才來到，不是太遲了嗎？」

「如果是從鄉下來的，也許需要好幾天吧。」

「嗯，記得岩本的故鄉是四國，從那麼遠的地方趕來，那就怪不得了。但是，幸女被岩本接過去，也不過兩個月罷了，戶籍上的結婚手續，可能都還沒有辦好。當然，遠處的親戚多半可以靠信件知道她，但一定沒見過她。這樣的一個女人死了，他們會大老遠地跑來嗎？」

「是啊。可是，儘管只有短短的兩個月，畢竟夫妻一場，接到了噩耗，還是可能趕來的。這一點，鄉下的人都很老實。」

「是嗎？……」麥人吸吸煙沉思了一會說：「還有幸女過世的晚上，不是說聽到好幾次汽車的聲音嗎？」

「是。」

「我希望知道更詳細的情形，幾點鐘，來了多少次，都想知道。問問左鄰右舍，也許可以問出來。岩本自己會不會開車，也要問問。」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難道老師在懷疑幸女的死因嗎？」

青沙說着瞪大了眼睛。

「也不是懷疑啦。只不過是想知道罷了。」

麥人有點曖昧地答。

「既然老師要我去問，我當然會去問的。」

「不要這麼苦着臉吧。還有一件挺重要的事，就是那位來看幸女的醫師是哪兒來的。不是說，是個陌生的醫生嗎？如果有人知道是哪兒的醫生，也打聽一下。再就是……」

「等等，我寫下來。」

青沙從口袋裏掏出小簿子連忙寫下。麥人又說：

「就是殯儀社，也問問是哪一家。還有最重要的，幸女來到岩本家以後，請了一位管家婦來

照顧，是那一家職介所介紹的，一定要查出來。」

「就這些啦？」

青沙好像欲言又止，不久也就辭去了。

下一次青沙又來到，是在第三天傍晚時分。

「來遲了，對不起。」

「哪兒話，辛苦了。怎麼樣？」

麥人急切地探出了上身。

「還不太清楚呢！」青沙臉上仍有一抹苦澀。「我向岩本家鄰居問了，可是因爲雙方平時沒有交往，所以問不出什麼來，只有一件，是這家上大學的老大，夜裏讀書讀到很晚。他聽到了汽車的聲音，很可能正是幸女過世的那個晚上。」

青沙搜出了小簿子，邊看邊又說：

「首先是十一點前後，岩本家前面有一輛車停下來了。然後聽到玄關門打開，有人進去的脚步聲，確實是有人從車子下來進了屋裏。那時，還聽到女人的聲音。」

「什麼？你說是女人嗎？是不是管家的女人？」

「大學生說不是。他聽到過幾次管家婦的嗓音，這次不是她。過了大約一個小時，外頭的汽車發動了，開走了。這時候沒有傳出人聲。後來大學生打算睡覺，到洗手間去，這時候又聽到汽車聲。他說，那時已經是凌晨兩點了。」

「等等……」麥人制止了他，並用鉛筆在小簿子上寫了什麼。「這就是說，天亮時屋前還有車子停在那兒對不對？」

「沒有。六點左右開走了。這是鄰居一位太太醒來的時候聽到的。還有，岩本本人會開車。聽說以前曾開過一輛白牌的雷諾或者什麼車回家。」

「好。咱們把剛才的部分整理一下。」

麥人說着，拿出了一張紙，寫下了下面的字。

「汽車（來）晚上約十一時
（去）約十二時
（來）凌晨約二時
（去）上午六時」

「這樣沒錯吧。還有醫生呢？」

「那附近的人都說不認識。聽說有一把年紀了，每周大約來看兩次。」

「是哪家殯儀社，打聽到了沒有？」

「也沒有人知道。我跑了兩三家附近的殯儀社，請他們翻了翻簿册，沒有一家在那個日子辦過姓岩本的人家的喪事。」

「哎哎，一定把你給累壞了。職業介紹所方面有沒有結果？」

「也沒有。據說，那位管家婦從不和鄰近的人交談。他們說，她年紀大約三十，人很美，好

像是個很能幹的女人。」

「嗯……」

麥人忘了吸煙，好像在想着什麼似地閉上了眼睛。

「老師，有什麼可疑的嗎？」

青沙喝了一口茶問。

「沒什麼。」麥人睜開眼笑笑說：「很抱歉，讓你跑了這麼多路。」

青沙也露出微笑說：

「我看，老師也被幸女迷住了。」

## 5

次日，麥人醫師只看了上午中的病就外出而去。

他先到中野的區公所，向一個有關職員查詢，結果是四月間沒有發過志村幸子或岩本幸子的埋葬許可證。接着又跑了四五家殯儀社，依然沒有線索。

他還到醫師公會去請求調查，兩天後接到了答覆。到岩本家那個地址去出診，開了死亡診斷書的是池袋地區的一名開業醫師Y。

麥人給Y醫師打了電話。

「那位病人是不是叫志村幸子或者岩本幸子？」

對方好像調出了病歷表，這才回答：
「不是，名字叫草壁泰子，三十七歲。是草壁俊介的妻子。」
「草壁俊介妻，叫泰子，對不對？」
麥人抄下了名字，他握筆的手因亢奮而微顫着。抄畢又問：
「哪個家不是岩本嗎？」
「是，門牌上寫的正是岩本寓。我覺得奇怪，便向屋主問過了，據說是寄居在朋友家的。」
Y醫師在電話裏答。
「是的是的。那請問病人的病是？」
「胃癌。我第一次出診時就已經看出沒辦法了。不過也跑了大約有一個月那麼久吧。中野地區那一帶我從來也沒有去看過病，所以很意外。」
「死亡的時間呢？」
「也是打電話來叫的，說是死了，只好馬上過去。是四月十日下午十一時三十分。這時刻是屋主說的。我看的時候，死後有一個小時了。照屍首的情形來看，還算相符，所以在死亡診斷書上寫了那個時刻。」
「您到的時候，有人在場嗎？」
「有，屋主和一個女人，是管家婦吧。兩人都在哭。」
「好啦。萬分感謝。」

麥人掛斷了電話，楞楞地站了一會兒，然後吩咐備車，前往警察局。

名叫草壁俊介的三十八歲男子，以涉嫌殺妻在品川被捕，是一個禮拜以後的事。他的愛人也同時被抓起來。這個女人便是那位管家婦。

俊介是因爲妻子成了多餘的人物，必去之而後快，另一個目的則是她的壽險二百萬圓。他的愛人有個朋友在愛光園當護士，透過這名護士知道了園裏有一個接受治療、而且死期不遠的女病患志村幸子。她向俊介說了，俊介便想到一計，就是把幸子接出來，等她死後，用妻子的名義辦理死亡手續。剛好兩人年紀也差不多。因爲幸子是四國地方的出身，便在園方舉辦勸募活動時以同鄉名目捐錢，藉此接近幸女。他到園裏去探望了幾次，漸漸地裝出愛她的樣子。由於幸女渴望愛情，因此他輕易地攫住了她的愛，欣然接受了他的求婚，被帶到中野地方的家。這所住屋不用說是他爲了執行這計謀而租的。

幸女懵然不知自己得的是癌症，一直相信是胃潰瘍，所以當俊介表示願意讓她在家裏養病時，由衷地感激涕零了。管家婦也被請來照顧她。她當然做夢也沒想到這個管家婦就是俊介的情婦，也是共犯。

其實俊介的住家在世田谷，有妻子。他說出差多，只能偶爾回中野地方的家，乃因不得不回到田谷的家。他細心地執行計畫，只等幸女病亡。

幸女終於在四日十日晚上十點多死亡。死前好像察覺到管家婦的眞正身分，可是她已無法可施了。幸女嚥下最後一口氣後，俊介連忙回到田谷的家，把妻子騙出來。那輛車子是向附近的朋

友借的。他想法把妻子帶進中野的家。妻子在下車時，向俊介說了些話，鄰家的大兒子聽到了。

夫妻倆進去了以後，俊介馬上撲向妻子，把她掐死。情婦從旁幫他摀住妻子的嘴巴按住手。掐死後立即移屍後房，然後由俊介到附近公共電話請來了醫師。

醫生看到幸女確已死亡，便開了死亡診斷書。醫師一直都是把幸女當做草壁泰子的。年齡也相若。

醫師離開後，俊介把妻子的屍首納入預先準備好的棺木裏，蓋上了蓋子。深夜裏釘鐵釘不太妥當，所以等到天明才釘。俊介還把幸女的遺體扛到外面的汽車裏，自己用車載走。這時大約午夜十二點，鄰居老大聽到車子開走的聲音。

俊介把車子開到甲州公路，揀了北多摩郡一所遠離人家的田邊路旁遺棄。這一來囘，所需時間大約兩個小時，囘來後的車聲又讓那位大學生給聽到了。這兩個鐘頭裏，情婦忍受了和妻子屍首獨處的恐怖。

然後是借來的車子，當然得還給車主。上午六點前後，俊介把它開去還給人家。鄰居剛醒過來的太太聽到了。

根據俊介的想法，扔在鄉下路旁的幸女遺體，必定被當做倒斃的人給處理掉。衣服也給她換上一件破舊的。後來一查，果然被當做身分不明的倒斃者，由鄉公所草草掩埋了。

其後，俊介給北海道的親戚通知了妻子亡故。妻子的親戚們上京來到中野的家，給靈位上了香。和親戚們書信來往，一年裏頭也難得有兩三次，因此來自北海道的親戚們以爲俊介夫婦又搬

家了。

在殯儀社打聽不出結果，那是因爲麥人、青沙他們詢問的是「岩本」家喪事之故。中野的一家殯儀社是拿了草壁泰子的埋葬許可書，用靈車把屍首運往火葬場的。殯儀社的人向警察說覺得怪怪的，因爲他們來到喪家時，遺體早已納入棺木裏，連釘子也釘好了。很少有喪家是這麼做的。

草壁俊介領到保險金，把世田谷的房子也賣了，和愛人一起住在品川地方的一所公寓住宅。他們在那兒落網。

這件事見報後，青沙又跑到麥人家來問。

「老師是什麼時候感到可疑的？」

「起初覺得親戚們過了三天才來到，有點怪怪的，不過使我明顯地覺得可疑的，是幸女過世那天晚上，屋前汽車來去的次數。」

麥人說着，搜出小簿子，看看以前寫下來的一來一去的次數。都有兩次。青沙也探過頭瞧了瞧。

「可是光這些，也還不够啊。好比醫生不是說在十一點半左右坐車來到，寫了死亡診斷書嗎？這裏就沒有聽到汽車聲的記錄。」

麥人看青沙一眼笑笑說：

「那個房子在窄巷子的盡頭。我去看過了。這就是說，醫生的自用車是大型的，沒有辦法開

進去，在馬路上就停了。草壁借的是雷諾，車型小。你不是問出以前有鄰居看到他把車子開到屋前嗎？」

麥人說着，又加了一句：

「咱們在編輯後記裏哀悼一下幸女吧。這篇東西，我來寫好啦。」

# 白色漆闇

## 1

昭和××年六月間，信子的丈夫精一表示要到北海道去出差，從此一去不返。

精一是一名煤炭商人，過去也常常爲了生意到東北的常磐地方和北海道去。行前多半會有個預定，不過有時不免因工作的關係而延遲回來。由於這種情形早已司空見慣，所以信子從不在意。

這一次，延遲了一個禮拜左右的時候，她也還是沒有放在心上。而精一過去也絕不會因爲遲歸就打一通電報或寫一封明信片回來。

有一次，信子就因此向丈夫埋怨了幾句話，他便回答說：

「有什麼關係呢？我可是爲了生意在跑的。有預定，也等於是沒有，根本沒法一一通知。而且我忽然回來，不也是另有一番樂趣嗎？」

曾經有兩三次，信子反對他這種說法，表示有了通知，她可以少擔罣些，但是丈夫仍然我行我素。事實上，丈夫每次不預告就突然回來的晚上，以及此後的兩三晚，總是特別地愛她，就好像要證實他自己的說法似的。而她確實也接受了這種證實，於是她就漸漸習慣於丈夫這種出差方

式了。

然而，每次遲返，了不起四天五天光景罷了，從未有過遲了七天以上的記錄。

精一每次回來，不是晚上便是淸晨，那是因爲車班的關係。此後一連幾天，信子都在早晨和晚上一面盤算着來自東北地方的火車到站的時刻，一面期盼丈夫的鞋聲從玄關那邊有力地響過來。

當信子再也忍受不下發自內心的不安，找到俊吉那兒去商量，是在丈夫可能回來的日子過了十天以後的事。

俊吉是精一的堂弟，在一家商務公司工作。與精一的爲人粗野相反，俊吉是個個性內向的男子。雖然是堂兄弟，身材却截然不同。精一體重將近七十公斤，俊吉却淸瘦如柴，還不到五十公斤重。

「你這是女人身材嘛。」

有一次，精一就這樣調侃堂弟。向來，精一就有一點瞧不起這位堂弟。雖然這麼說，精一也並不是對堂弟有任何惡意，他喜歡他的柔馴，同時也不把他放在眼裏。

俊吉對精一多少有一點敬畏，凡事客客氣氣。還不算自卑，但是個性的差異，確實使他擡不起頭來。精一斗酒不辭，俊吉却滴酒不沾。

「那個傢伙，聽說還喜歡電影和小說呢。」

精一這話，只差沒有嘲笑說：這種嗜好也是女性化的。精一本人倒很不喜歡這兩者。

信子固然深愛丈夫，但有時對丈夫房間裏連一本像樣的書都沒有，不免感到寂寞。她對他無何不滿，唯獨這一點彷彿造成夫妻之間一道縫隙。

信子不曉得俊吉喜歡看哪一類小說，不過她確實並不討厭他。丈夫不算沒有教養，可是說到個性裏的纖細成份，則根本付諸闕如。這就是說，俊吉儘管爲人柔弱，却也有着丈夫所沒有的東西。對此，信子是有着一種模糊的好感的。

「俊吉那個傢伙，不是在喜歡妳吧？」

一天晚上，俊吉過來聊聊，回去後丈夫喝醉了，說出這樣的話。

「別傻啦。怎麼會嘛。」

信子笑了笑，內心裏却猛地着了慌。

「是嗎？我倒覺得他是的。」

丈夫半開玩笑地說。

信子之所以慌了，是因爲俊吉曾經有過那樣的跡象。俊吉確實對她抱有好感。也不是他有任何表達，只不過是憑女人的第六感感受到了。那也是閨女時代從幾個男子身上感受到的。

精一人是那麼粗野，却仍然有着這麼精靈的眼光，信子禁不住地驚詫了。難道男人也有第六感嗎？

「還在說，討厭。」

信子衝向精一的胸脯。丈夫把她攬住，大聲朗笑了一陣。那種笑，根本就已經把堂弟給忘

了。

信子是在三年前和精一結婚，這才認識了俊吉。俊吉四時都把頭髮梳理得一絲不亂，如果有一根掉在額角上，他就會用他那柔軟的手指掠上去。沉默寡言，說話時嗓音細細的。每次精一調侃他，他只是文靜地笑笑，一句話也不回。信子對這樣的他深爲同情。

然而，信子對俊吉的好意，並不就是愛。這一點她十分肯定。她喜歡的是丈夫。她只是對這位小叔身上的，精一所沒有的氣質，感到一種微笑而已。

但是，好像也可以說，這種微笑是俊吉對信子的那種柔和的空氣般的感情，淡淡的暖日般地反射在她身上所引出來的。這一點，使信子不知不覺間在意識的某一個角落裏，爲之感到迷惑。

精一比預定遲了十天沒有回來，這使信子覺得必需去找俊吉商量商量。因爲除了他，再也沒有別人可以商量，但她心情上却也不無更深一層的期望。說得誇大一點，便是她渴望能夠向他求救。

信子給俊吉上班的公司打了電話。

## 2

俊吉馬上出來接電話。

「嫂子是嗎？上次，眞是打擾了你們啦。」

有一個月那麼久了，俊吉曾到他們家聊聊。他爲此殷勤致謝。

「俊吉，有件事我好擔心……」

屋裏不方便，她是到外頭打公用電話的，可是她還是用另一隻手遮着通話口，低聲說。

「擔心？到底是什麼事呢？」

俊吉的嗓音也微微變了。

「精一到北海道出差去了，已經有十七、八天，還沒有囘來。以往通常都是一個禮拜左右就囘來的。」

「沒有消息嗎？」

「每次都不會有信息的，可是遲了，也多半三四天就會囘來，從來沒有超過十天的。」

俊吉緘默住了。信子以爲電話怎麼了，喂喂了兩聲。後來才想到，俊吉這是緘默了幾秒鐘，是另有含義的。

「再等幾天吧。」

俊吉總算開口了。

「嗯……」

信子好像不知如何是好。

「妳沒有給北海道和福島縣的煤礦打了電報？」

他又問。

「還沒有。」

「那我想還是先打個電報問問吧。然後把情形告訴我。還有，如果明天晚上還沒有回來，我會到府上來看看。嫂子，妳不用擔心，說不定今天晚上忽然回來了。」

俊吉安慰似地說。

信子掛斷了電話，馬上照俊吉的意見打了幾通電報給精一常去的煤礦公司。這倒是一個好法子呢，該早些問問俊吉才對啊，信子這麼想。可是，當她在寫着五、六通同樣文字的電文時，胸口陡地湧上了無依感。

這天晚上，信子等到很晚，精一還是沒有回來。第二天，回電一件件地來了。東北地方的煤礦都說，精一確曾來過，不過兩個禮拜前就回去了。至於北海道的兩家公司都說，這次他根本沒有來。

信子不安起來，再也靜不下心了。老是想像着可怕的事。報紙上就經常有出去收賬的外務員被謀財害命的報導。她的想像裏，老是出現那一類事。

「如果再過一天仍然沒有回來」，俊吉是這麼叮嚀她，可是她實在沒辦法忍下去了，便不顧大雨中跑出去打公用電話。那兒有屋簷水一滴滴地淌在她肩頭上，使她更覺不好過。

「還是沒有回來啊？」

俊吉的嗓聲裏，分明含着憂慮。

「是。回電倒到齊了。」

信子覺得如今只有俊吉是唯一的依靠了。

「怎麼說的？」

「東北的幾家說，兩個禮拜以前就回來了。北海道那邊說根本沒去過。」

「精一哥都是先跑過東北地方的煤礦，才到北海道去是嗎？」

「是啊。每次都是。」

俊吉又緘默住了。有五、六秒鐘那麼久。

「喂喂！」

「哦。」

他總算出聲了，並說：

「那就……我晚上過來看妳好了。見了面再告訴妳。」

「麻煩你了。我在家裏等着。」

信子掛斷了電話，這才覺得有點奇怪。「見了面再告訴妳」，是怎麼回事呢？有什麼話呢？俊吉的口吻，好像下了什麼決心似的。

入晚後，俊吉果然來到。好像剛下了班，手上提着公事皮包。

「雨下得眞大啊。」

俊吉走過店面時，掩飾地這麼說。

信子爲俊吉準備了晚餐。他在餐桌上坐下來，馬上問了一聲：

「還是沒有消息嗎？」

頭髮仍然分得整整齊齊的，掏出雪白的手帕，壓了壓額角的汗。

「沒有。眞不曉得出了什麼事。叫人好擔心啊。」

信子在對面坐下來答。

「出門時帶了多少錢？」

原來，他也在想像着同樣的事，信子忽然覺得心口猛跳起來。

「四、五萬圓有吧。」

「嗯……」

俊吉又緘默了，把手肘撐在桌上，十指互絞在一起，開始想心事。頭也低垂下來，身子却紋風不動。

看到俊吉這模樣，信子又不安起來了。她覺得俊吉的思緒有着不祥的想像。

「依你看，他到底是出了什麼事呢？」

信子忍不住地問。俊吉這才被觸發了般地擡起了頭。

「嫂子……」

俊吉說着，突地雙膝併攏，深深地低下了頭。她禁不住地嚇了一跳。

「對不起妳。是我不好，一直瞞着妳……」

信子愣住了。俊吉開始吐露出一件事實：精一在外頭有一個女人。

## 3

起初，信子不太能聽懂俊吉的敍述。她實在沒法想像丈夫會有秘密的情人。

「好像有一年那麼久了。對方是在青森的女人，聽說是在一家酒吧上班的。精一哥不是常常跑北海道嗎？等候渡輪的時候，有時不免去喝兩杯吧。好像就是這樣認識的。」

信子聽着聽着，總算漸漸明白過來了。她淸楚地覺得自己的面孔發白了。

「眞不敢相信。」

信子嘴唇顫抖着。

「那是一定的。可是，難道一點跡象也沒有過嗎？」

「沒有。」

信子幾乎哭起來了。確實沒有任何跡象。她吃力地想起過去種種。連只有夫妻倆才知道的細節，她都想起來了，還是未能有所發現。

她驀然一驚。丈夫幾乎每次都必定比預定的時間遲若干天才囘來。三天，或者四天，從未有例外。並且也從未有片言隻字寫囘來。

她渾身顫抖起來。

「是我不對……」俊吉微縮着身子說：「是因爲精一哥不許我說出來。我知道不對，還是沒敢告訴妳。」

「這麼說，你是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老實告訴妳吧。我不但知道，那女人給精一哥的信還是寄到我那邊的。是精一哥央求我這麼做的。信寫到我家，由我轉，我沒有拆開來看過。我只要打電話給精一哥，他就會來拿。」

信子定定地盯住俊吉。原來，他也是同謀。

「原諒我。是我錯了。在電話裏聽到妳說精一哥沒有囘來，我馬上就想起來了。」

通電話時，俊吉忽然緘默，原因就在這兒。

俊吉被信子的眼光逼得又把頭低垂下去。

「精一哥拜託我，我實在沒法拒絕。我也很多次想把一切告訴妳，却開不了口。」

這一點倒可以理解。以俊吉的個性，當然無法抵抗精一。精一就有這麼强硬。而俊吉卽使當面被精一調侃，也只能靜靜地苦笑着。

信子至此才覺得丈夫另有女人的現實，開始搖撼她的胸板。那是司空見慣的故事，可是她從未想到過那遙遠的風暴，竟然也會向她襲過來。她感覺到那風暴使她窒息，整個人都彷彿倒下去了。

不許哭。在俊吉面前，那多叫人難爲情。她拚命地忍着。

俊吉避開滿臉漲紅、好像害了熱病一般的信子，怯怯地打開公事皮包，取出了一封信放在桌上。

「就是這個。」他的嗓聲細細幽幽的。「是那個女人寫來的最後一封信。和精一哥相錯了，所以信還在我手上。」

信子驚恐地看着，不敢伸手去拿。淡淡顏色的信封，地址是俊吉家，旁邊正是丈夫的名字。好拙劣的字跡，着了顏色的信封也給人髒兮兮的感覺。

「我想妳一定很難過，不過還是希望妳能看看。」俊吉仍然低沈地說：「說不定和精一哥不回來有關。我在想，這次的事很可能和這女人有關的。」

信子好像被推了一把，這才伸出了手。郵戳是青森的。她切切實實地感到那令人詛咒的遙遠距離。

顫着手指拆開，抽出了裏面的一張紙。廉價的信箋，字體拙劣，別字不少，不過文章倒很清楚。

——聽你說不久就要北來，使我無限盼望。是有件事想好好地和你商量。你已經應許過很多次，不是謊言吧。如果你把我扔下不管，我會一輩子恨你。我一心想和你住在一起，幾乎再也忍不下去了。就像你說的，把一切都丟棄吧。我也願意摒擋一切。太太是可憐，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人家怎麼說我，罵我，我都可以忍。我也會拚命工作，養活你。萬一你不願意這樣，那咱們就一塊死吧。和你一起死，我會很高興的，因爲我沒有別的希望。

常子上

信子一臉的茫然。這些句子多可怕呀。那種恐怖感使她覺得這一切都太不實在了。發信人姓名地址這麼寫着：「青森市××路沙龍芙蓉轉　田所常子」。看到這一行，信子突然覺得這女人

好像進到屋裏來了。她的臉也浮現在眼前。

俊吉也悄悄地把信拿過去看，却仍不發一言。

「俊吉弟，你看，精一會在這女人那裏嗎？」

信子覺得這話好像不是自己說出來的。

俊吉抱住自己的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要去青森。」

她這話是不自覺地衝出來的，而同時也迫使她就這麼下定了決心。

俊吉痛苦地擡起了頭。

信子聽任自己號哭起來，是在俊吉逃一般地離去了以後。

## 4

第二天傍晚時分，信子搭上往青森的火車。

在車上，信子未曾闔眼。在這種心情下，熬過獨旅的一夜，是多麼不幸的事。天氣很悶熱，車窗都敞開着。窗外，漆黑一團的夜以同樣的速度流逝着。東北地方的荒涼光景，好像在闇夜的底處魔鬼一般地疾馳過去。夜風冷得酷似冬天。列車偶爾在闃無人影的車站停靠。其中也有幾個聽過名稱的車站。來到這麼遙遠的地方，無助感使她幾乎窒息。

對面座席上的一對年輕夫婦，操着東北腔問信子到哪兒去。這時夫婦互靠着落入健康的睡夢

裏。天亮後不久兩人在停靠的第一個車站下去了。看看站牌，是「淺蟲」站。信子在這以後很久很久，都無法忘懷併排着身子大踏步走在月臺上的雙雙儷影。

青森是一個寂寞的街市。暗鬱的天空，重甸甸地覆蓋在屋宇和馬路上。

信子問出了××路和「沙龍芙蓉」。那兒林立着酒吧、喫茶居等。時間還早，家家戶戶大門深鎖。「沙龍芙蓉」門面不小，看去却那麼荒涼地沈睡着。信子看到了，也就離開了。

恐怕非到下午三點以後不會開店吧。信子早已料到這一點，因此回轉頭往大街上彳亍而去。她成了一個空虛的觀光者。所有一切，在她看來都是灰濛濛一片。

只有當她來到港邊看到「青函連絡船」的黃色煙囪，這才感到有了不同的顏色。丈夫就是搭了這渡輪，在本土和北海道之間來回的。想到這兒，她禁不住地懷念起丈夫來了。她看了足足有兩個鐘頭那麼久。海上，有半島上的山爬一般突出在碧波上。

在下午三點來臨以前的五六個鐘頭之間，信子在陌生的街道上成了一名徬徨的旅人。但是，有時覺得說不定會在街上人羣之間忽然發現到丈夫，胸臆裏不由自己地就鼓動起來。她也覺得這樣的自己，未免太可憐了。

手腕上的錶指出三點稍過了，她這才回到早上去過的地方。

「沙龍芙蓉」果然開門了。信子在大門前僵住了。心口篤篤地響着。她覺得實在無法面對叫田所常子的那個女人。哎哎，該請俊吉一塊來才是。爲什麼沒有請他同來呢？她深自懊悔不已。

在店口前來回了六、七趟，這才閉上了眼，拚命似地踩進去。

這時候的那種浸沒在陰濕的粘液裏一般的記憶，信子永生也忘不了。

田所常子身材微胖，眼眶微微發黑，聚滿細紋，嘴唇紅紅的。年紀看來比信子大兩三歲的樣子。

倒是她比信子顯露着更露骨的敵意。

「我先生常常受妳照顧啦。」

聽到信子這麼說，常子扭歪了臉。

「太太，妳是來告訴我這種譏刺的話嗎？」常子說：「精一哥是愛我的。我聽過精一哥提起妳，妳根本不愛妳先生是不是？精一哥是不能沒有我的。」

信子嚇壞了。我爲什麼非聽這種話不可呢？我不愛精一？這女人怎麼可以造這種謠？從那紅紅的嘴唇，竟然精一哥精一哥地叫個沒完，多麼氣人！還以爲她不承認的，所以把那封信也帶來了。看這個樣子，根本不需要啦。

常子還在喋喋不休。

「我也是用整個人來愛他的。我願意爲他死，他也說可以爲我死。太太，我痛苦了好久，可是已經下定決心了。我知道如今請求妳原諒，妳也不會聽了。我也不願意說出那種空洞的話。很抱歉，還是請妳就當着沒有精一哥這個人吧。」

信子感到眼前發黑。她覺得對方那身色彩華麗的洋裝裙裾，看來那麼遙遠。

「請問，我先生人在哪裏？」信子好不容易地這麼問了一句，眼淚已經止不住了。

「我不知道。目前不在我家，這一點是確實的。」

常子在嘴邊淺笑着說。

「求求妳老實告訴我。我只要見他一面就好。」

田所常子聽到這話，面孔一仰，朗聲笑出來。

「妳在懷疑我嗎？這麼大老遠地跑來，這也難怪。可是我眞的不知道。妳不相信，我也沒辦法。」

「不不，妳一定知道。妳不是說生命都可以不要嗎？求求妳一定告訴我。」

信子幾乎泣不成聲了。常子冷冷地看着她，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

「算了吧，太太。」常子沉着地宣佈：「我的一些同事在看呢。如果妳怎麼也不肯相信，那妳就到我住的公寓去搜查吧。我只好請妳這樣做了。」

## 5

信子像個久病的人般地回到東京。身子彷彿失去了重心，意識也遲鈍了，凡事都不能好好地想。

回到家，馬上給俊吉打了電話。

「呀，回來啦？」俊吉急切地問：「結果呢？」

「還是請你過來吧。讓我慢慢告訴你。」

信子雖然掛斷了電話，不過聽到俊吉的聲音，好像恢復了一些活力。

傍晚時分，俊吉意外地早到。看到俊吉，信子突然哭起來了。

「怎麼回事？沒找到人嗎？」

俊吉也無力地說。

信子知道非快點平靜下來不可，可就怎麼也制止不了自己。嗚咽聲從喉嚨迸裂出來。俊吉在一旁靜靜地等着。

「眞對不起。讓你見笑啦。」

好不容易地才拭乾眼淚擡起了頭。雙眼痲痲的。

「不……」

俊吉不敢正眼看她。

「我見到那個女人啦。」

信子總算能够把經過說出來了。口吻好像是在向俊吉投訴似的。

說完後，俊吉雙手叉在胸前想了一會兒，這才說：

「我覺得，那個女人在撒謊。」

「是嗎？我也覺得是這樣。」

信子紅着雙眸看看俊吉。

「我相信精一哥在她那兒。錯不了。妳應該找到她的公寓去看看才對。」

「我實在下不了決心。」

信子說着俯下了臉。對呀，應該去看看才是。那個女人一定是隱匿了他，所以才能那樣虛張聲勢。我太軟弱了。如果不顧一切闖進她的公寓，說不定可以和丈夫見一面了。至少也可以發現到一些痕跡。她爲自己的儒弱感到悔恨。

「那時候，我很後悔沒有請你陪我一塊去。」

咦？俊吉突地擡起了面孔。那雙眼睛裏，好像閃過了一道光芒。信子敏銳地感受到了，禁不住地感到心慌。

「光我一個人是不行的。還是需要一個男人。」

「那就由我來跑一趟青森吧。」

俊吉好像有點衝動地表示。

「呃？」信子瞪圓了眼睛。「你是說眞的？」

信子感到一絲光明。我一個人不行，俊吉是男人，也許會成功。不，一定會成功的。她彷彿看到丈夫被俊吉找回來了，一臉的難爲情。

「拜託你。眞是太好了。謝謝你。」

信子幾乎要雙手合十了。

「別這麼說。誰叫我們是堂兄弟呢？」

俊吉把那長長的手指伸到頭上掠了掠頭髮，然後起身。她送他到門前，看着他的背影，她深

深地感到他眞是個心地善良的人。

過了三天，結果揭曉了。

俊吉無精打采地來到信子家。看到他那種模樣，信子知道又是失望了。

「還是不行。那個田所常子，眞是好厲害呢。」

俊吉悄然地，稍停又說：

「我實在不是她的對手，她根本就承認和精一哥之間的關係。我沒想到女人也有臉皮這麼厚的。」

他好像大開眼界的樣子。信子想起了田所常子那微胖的身材。發黑的眼眶，還有從那紅紅的嘴巴連珠炮般迸出來的話語，那不是俊吉所能招架的。她幾乎可以想像出他在常子面前手足無措的樣子。還以爲他會把丈夫帶囘來，眞是太小看了人家了。

「我跑到她住的公寓去了。」俊吉又說：「一個六蓆大的房間，外加厨房，到處髒兮兮的。精一哥確實不在那兒，也沒有找到男人的衣服。壁櫥倒不好意思打開來看看。沒辦法，只好囘來了。」

信子絕望了。俊吉是個溫和的人，他確實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這麼說，精一是不在她那邊囉。俊吉弟，你以爲呢？」

俊吉定定地看着她答：

「我倒覺得，精一哥是和那個女人住在一塊。就算不是在那個公寓，也一定另外租個房間住

着。」

「會嗎？」

信子想到丈夫在一個陰暗的房間裏，和女人過着無聊日子，覺得好洩氣。

「那個女人那麼强硬，是爲了掩飾心虛。她說她愛得要死要活，不可能不知道的。我猜想，精一哥是完全被蠱惑住了。那個女人眞不得了。我在想，也許我們只有報案，請警方來辦了。」

「報案啊？」

信子心口一震。

「報人口失踪，請警方幫我們查吧。我看，光我們恐怕是沒有辦法了。」

## 6

信子由俊吉陪着，到警局辦了手續。

信子原本以爲目標是在青森，事情較單純些，結果却仍然徒勞無功。過了大約兩個禮拜，警局來了一紙通知，她便跑了一趟。

「青森警局來了報告，說是妳先生沒有在他們那邊。他們查過田所常子了。」

警官一面看着文件一面說。信子臉紅了。家庭裏的秘密，讓警察來挖掘，多麼使人難堪啊。

她幾乎懊悔報案了。

「依妳看，是不是可能牽涉到犯罪呢？」

警官的問話，使信子猛地一愣。她豈不是一開始就想到過這一點嗎？然而，如今這一點倒不必擔心了。因爲丈夫的失踪，分明是和田所常子之間的醜聞造成的。是常子把他藏起來了。

信子表示不可能有那種情形，道過謝就告辭出來。想到自己與丈夫之間已緣盡情斷，禁不住悲從中來，躲在房裏痛哭了一頓。她感覺到渾身力氣盡失，人也變成一張紙一般地無助、無告。

傍晚時分俊吉又來了。聽過信子的敍述後，表示了他的觀感。

「那個田所常子，越發地使人覺得不得了啦，連警察好像也瞞過去了。」他側側頭又說：「警察那邊，不曉得對一般老百姓報的失踪案件，認眞地去查過了嗎？他們要辦的案子一定很多。我總覺得，他們只是應付應付。而且我們這一件，好像太平常了。」

俊吉不經意地說的「太平常」這個字眼，給了信子莫大的衝擊。直到俊吉走後還卡在她心頭，給她痛楚。不錯，確實是太平常太平常的事情。和過去她所聽所看，並且也隨時忘記的故事一般無二。然而一旦落在自己頭上，這才領悟到對自己一生是多麼重大的事。過去無動於衷的別人的不幸，這一刻彷彿一齊襲過來，向她報復。

此後過了好長一段日子，精一終於還是沒有囘來。信子每天都抱着期望，覺得丈夫會忽然囘來，但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把這期望沖淡了，心情也隨之漸趨安定。

說不定這也是因爲生活的關係。丈夫不在，信子只好自己來處理店務。因爲有使用慣的人員，所以還不致於馬上發生困難。她把生意縮減到一半，仍然不免心勞日絀。爲了忘記憂慼，她把全部精力投入。丈夫有一天必定會囘來，那時要使他誇獎一聲幹得不錯，這就是她抱在內心深

處的一縷期望。

然而，白天裏的事忙完，空虛感便湧向心頭。心情這東西，不可能是那麼單純的，獨處的時候，似乎有一股冷空氣從體內吹過去。有時，甚至連白天裏正在忙的時候也不免偶爾感到眞空。

信子自然地向俊吉依靠過去。如今，她的週遭就只剩下俊吉一個人。而俊吉的態度，却也正有着足够使信子依靠的成份。

俊吉常常給她安慰。他誠心誠意的樣子，也越發地使信子非依靠他不可。在粗線條的丈夫前面，一直以爲柔弱溫馴的俊吉，其實在裏頭也包藏着堅定。她覺得很意外，也明白了自己過去對他的觀感是錯誤的。是平凡，却也不失爲一個漢子呢，她想。她漸漸向他傾斜過去，不是沒有理由的。

俊吉凡事都給她幫忙，而他的意見也都成了信子的支柱。他總是那麼適得其宜，而且一本正經。

俊吉也保持着一個分寸，傍晚時分來到，夜未深卽離去。不管信子怎麼說，他都在外頭吃過了晚餐才來。他好像極力避免單獨和信子一起用餐。這種細密的心思，正像他一向的爲人，使她浮起微笑。

有一次，一連五、六天不見俊吉的踪影。向公司打了電話，這才知道他請了病假。信子好想到他住的公寓去探望探望，却仍退縮了。一方面是因爲他獨身，另一方面則是他對她所投注的心意，阻止了她這種行動。她預感到那是一樁危險的事。「俊吉喜歡妳呢」，有一次丈夫喝醉了酒

說的這句話，在心房裏的一角廻響着。
當俊吉一臉憔悴地來到時，信子高興極了。
「聽說你不舒服是嗎？」
信子憂慮地問。
「嗯，是胃病又犯了。眞要命。是老毛病了。」
俊吉的臉還蒼白着。
「哎哎，我好想來看看你的。」
「是嗎？」
俊吉定定地盯住她。也許是因爲病後吧！眼光裏漾着熱切的光。信子好像忽然碰上了意外的東西，把面孔側開了。
過了大約兩個月後，好像和精一有關的消息，以料想不到的方式出現在信子眼前。

## 7

某日，俊吉給信子來了電話。
「爲了一件奇怪的事，有個人從仙臺來看我。是和精一哥有關的事。」
「哦？」信子忽覺心口猛撞起來。「是什麼奇怪的事？」
「我過來妳那邊吧！剛好是中午休息時間，我和那個客人一塊過來。」

掛斷電話直到俊吉來到，她都心悸不已。她有一種預感，這一定是不好的消息吧……

過了約半個小時，俊吉和一個陌生客人搭了計程車來到。這人年約三十四、五歲，膚色黧黑，臉圓圓的，一身雙排扣西服，穿得整整齊齊，乍看像是什麼公司的高級職員。可是名片上却是仙臺地方的一家旅館「藤若莊」老闆，名叫白木淳三。

白木老闆一本正經地寒暄，爲突然來訪而道歉。不愧是旅館老闆，談吐彬彬有禮。

「不瞞您，我是田所常子的哥哥。」

信子聽到這兒，幾乎嚇呆了。

「我和妹妹不同姓，是因爲某種緣故姓母姓，不過常子確實是我的親妹妹。我來東京，本來不會來打擾您的，可是這位高瀨先生……」

白木看了一眼身旁的俊吉，這才又說：

「我拜訪了高瀨先生，請教了一些事，結果覺得必需過來了。聽說我妹妹給您府上帶來了不少困擾，我也是聽了高瀨先生的話才知道的。眞是對不起您了，我以哥哥的身分向您賠罪，請您原諒。」

白木說着深深地鞠躬。看那模樣，一點也沒有造作，確乎是誠心誠意的。這一點，信子確確實實地感覺到了，甚至也覺得這人幾乎不可能是那個女人的同胞兄長。

「嫂子，」一直默然不響的俊吉，這時從旁插了一口說：「聽說田所常子小姐過世了。」

信子嚇了一跳，瞪圓了眼睛。她死了！可是她馬上又覺得田所常子那胖軀背後，躱着丈夫的

影子，爲此幾乎害怕起來了。

「我妹妹死在青森縣的十和田湖附近奥入瀨的一片林子裏。」

白木恢復了原先那種穩重的口吻說下去。

「我說她死了，是屍首被發現了。也許您也知道，奥入瀨一帶是自古以來的山毛欅原始林。卽使是走慣的人，一旦在那兒迷了路，便不容易走出來了。我妹妹死在前往裏頭深處的瀑布的小徑旁不遠的地方。是當地的人發現到的，死後過了大約兩個月，只剩一具骸骨。因爲旁邊有手提袋，由裏頭的物品知道了身分。另外也找到了一個空藥瓶，警方便認定是自殺了。」

信子感到窒息。她好像聽到田所常子說的話：「我願意和精一哥一塊死。如果我們眞沒有辦法了，那就一塊死吧。」她在恐怖裏，想像到山毛欅原始林裏躺着的另一具屍體。

「我妹妹是很可憐的人。年輕時就因爲家裏的事出走，不知不覺地就墮落了。後來只知道她跑到東京，音訊斷絕了好久好久。」

白木仍然靜靜地說着。

「不料大約半年前，忽然寫來了簡單的明信片，是從青森的『沙龍芙蓉』寄發的。怎麼還在這樣的地方呢？這麼想着一看，寫的是：『不久，我可能安定下來過幸福的日子』。我總算放心了。如果那個時候，跑到青森去看看，也許事情便不會發生了，可是我太忙，實在走不開，只好囘了一張明信片。心裏是老記掛着，却只好擱着，想不到突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寫的那張明信片還在她住的地方，於是通知就來了。我這才跑了一趟，處理了善後。」

白木說到這裏，從口袋掏出了一只信封。

「我在妹妹的房間裏找到了這東西。好像是寫錯的，扔在抽屜裏。」

信子一看，馬上知道了是田所常子的筆跡。受件人寫的是：「東京都——。高瀨俊吉先生轉小」，好像把下面的關字寫錯了，有擦去的痕跡。小關就是精一的姓氏。信子覺得這樣的信封可怕極了。

## 8

「我妹妹的死因到底如何，還一點也不淸楚。因爲那麼久的時間沒有音訊，所以完全不曉得事情的經過。於是我想到，說不定這信封上寫的人會知道一點什麼，便跑到東京來了。這樣的妹妹雖然使我覺得沒面子，可是如今人死了，便也覺得死得太慘太可憐。見過高瀨先生以後才知道了您先生的事，我也深感吃驚。不不，應該說，太對不起你們了。我這麼冒昧地來打擾您，就是爲了替妹妹向您謝罪。」

白木說了這些，向信子深深地鞠躬。

「白木先生也向我賠了罪。可是我覺得，如果常子小姐的自殺和精一哥有關，那我恐怕也該負起一份責任吧。我應該早些向嫂子透露他們透過我通信才是。」

俊吉很洩氣似地說。

如今再怎麼說，也於事無補。信子害怕的是丈夫的事。田所常子既然死了，那麼丈夫是不是

也在某個地方一命嗚呼了呢？她把田所常子的那封信取出來給白木看。

「沒錯，是我妹妹的筆跡。」

白木看過了信才又說：

「照這封信來看，好像是我妹妹對您先生很積極。我妹妹原本就有這種個性。一旦想到了什麼，就不能想前顧後地衝動起來。她離家出去，走上岔路，也是因爲這種脾氣，她眞是幹了好事啊。」

白木好像在憐憫妹妹，也好像在向信子賠罪。這時，俊吉表示上班時間到了，先一步離去。

信子越發地感到不安了。這種心情和好久以來的擔罣不同，是一種近乎恐怖的感覺。

——保不定丈夫是打算和常子一起殉情，只有他自己未能死亡，逃到哪兒去了。

她覺得這是很有可能的事。丈夫在東北的某個陌生地方徘徊流浪的憔悴影子，在眼前顯現出來了。白木盯住她，這時好像察知了信子的內心，說：

「常子死後，我在那一帶走走看看。就像辦案的刑警去偵查那樣。我想，也許能發現到有關她自殺的一些什麼。」

信子可以聽出來，白木的口吻是有所保留的，那是爲了不致於太露骨地提到精一。她凝神細聽。

「我拿着我妹妹的照片跑了不少地方。以現場的奥入瀨爲中心，從酸湯、蔦等八甲田山麓溫泉地、燒山部落，到十和田湖畔的旅館，一家挨一家地跑了個遍。我是這樣地查問了有沒有人看

到我妹妹。」

白木稍停又說：

「結果是徒勞了。一個年輕的管區警員告訴我，情死的、自殺的着實不少，就是查不出有關常子的任何事。」

信子偸偸地鬆了一口氣。白木的說法，也在暗示着未能發現精一自殺的形跡。

「那位年輕警員好像有點無聊，和我聊了好一會兒。這一帶絕少發生大案子，了不起是一些偸走旅客的物品的竊盜，或者旅館裏出了一些白吃白住的傢伙之類。對、對，我也聽到一個有趣的白住客。據說是今年梅雨季節的時候，一家旅館的兩位男客，一早就出去划船，划到湖上對岸就跑掉了。每個地方都有每個地方不同的事故，因爲我做的也是旅館業這一行，所以對這裏的事特別有興趣，很可以當參考的。」

白木說了這麼一大堆話之後，好像爲了使信子的心情輕鬆些，加了這麼一樁趣事。

白木爲打擾太久而道歉，也重複地爲妹妹闖了這樣的禍而謝罪。

臨走時，白木好像忽然想起來似地向信子說：

「眞不曉得該不該告訴您，聽說高瀨兄和您先生是堂兄弟是不是？」

信子囘答說是，白木便遲疑了一下才又說：

「太太，如果您有機會和高瀨先生一塊到東北地方，請一定到仙臺來，在敝號住住。不是什麽好旅館，不過淸靜這一點，大概還算可取吧。我也很願意當嚮導，請你們到松島等名勝去逛

逛。」

這突如其來的話，使信子慌了手脚，禁不住地紅了臉。好像內心裏的隱秘感情忽然被看穿了，使她狼狽。

白木那雙細細的眼，使信子感到畏怖。

## 9

年關到了，精一還是沒有回來。連是死是活，都無從捉摸。開春了，依然杳無音訊。失踪以後，很快地就要屆滿一年了。

這其間，信子繼續做着生意，而俊吉也依舊勤跑，幫信子出些主意。一切都沒有變化。

其實，沒有變化，只是表面上而已。俊吉的接近，漸漸地使信子的內心失去了平靜。不過這種動搖，倒不致於成爲她的痛苦。寧可說，給了她隱藏於內的愉悅。

女人的心理，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她想。丈夫固然是她心中所記掛的，另一面却似乎想接受俊吉。有時她會覺得自己是個壞女人，太可怕了。女人都是這樣的嗎？或者只有她這麼軟弱呢？不，不，她搖搖頭。都是因爲精一。都是因爲他不回來。快回來喲，如果再不回來，恐怕就來不及了。信子在心裏無助地吶喊。

白木淳三每個月都有一封問候的短簡從仙臺寄來。有時還會寄一些土產。這也是爲他妹妹向信子謝罪的意思吧。而每封信都必定問：先生還沒有消息嗎？

說到白木其人，信子總會想起他那散放着强光的細眼。那是彬彬有禮，却又似乎會射穿人心的光芒。好可怕。是可怕，但是他那圓圓的面孔倒很能使她放心。也許這就是一種信任感吧。

還是暮春時節，但陽光裏已有了初夏的强烈。一天，信子又收到白木淳三的信。這回不再是明信片，而是一封厚厚的信。

信子花了不少時間細讀，也花了更多更多的時間思考。大約一個禮拜後，又來了一張明信片。簡單地寫着：新綠萌發，松島美景煥然一新，何不移駕散散心；如果可以，請把俊吉也一併邀來。

俊吉來看她時，她給他看了這張明信片，並說：

「白木先生既然這麼說，我們是不是該去玩玩？」

俊吉看過後說：

「是啊。去年以來，嫂子吃了不少苦頭了，確實需要出去散散心。生意有店頭的人幫妳料理，所以我想不妨去走走吧。」

「可是，俊吉弟……」信子微微羞怯地淺笑着說：「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呢？白木先生也這麼說。你看公司那邊，方便嗎？」

眼睛裏似乎還漾着一絲媚態。

「公司那邊請請假，當然不礙事。」

俊吉好像有點耀眼似的，不過臉上倒湧現了亮光。他鼓動着心口又說：

「只不過我擔心可不可以跟妳去。」

「這是什麼話嘛。我當然不會在乎。」

信子好像樂開了。

「那就奉陪好了。我這邊請一個禮拜假吧。」

俊吉唇邊湧滿了笑意。

「妳看什麼時候好？」

「下個月吧。中旬比較好。」

「下個月嗎？」俊吉蹙蹙眉心說：「六月份可能比較多雨呢。能不能提早些？」

「店裏忙不過來，下月中旬才會輕鬆些。可以嗎？俊弟。」

「也好。那我就先把請假手續辦好，以免到時另外有人也請假，晚了一步就請不成了。」

信子目送俊吉的背影喜孜孜地離去。她的眼睛裏，露出與平時不同的光芒。

這趟旅行果然在六月中旬實行，俊吉所擔心的雨，好像還一時不會下。

上午十時從上野站開的「陸奥號」，下午五點可抵達仙臺。在這七個小時路程當中，平時沉穩，有點裝模作樣的俊吉和信子並排坐定後，高興得居然變得多嘴了。沿途每到名勝，他就指着車窗外向信子說明。

「俊吉弟懂得眞不少。以前常常坐過這條線是嗎？」

「只有一次，也是好久好久以前了。所以也不算挺熟。」

好快活的樣子。在人家眼裏，必是一對夫婦或情侶。

由於事先打了電報，白木淳三來到仙臺站通廊上迎接。

「歡迎歡迎。好久不見了。」

那圓圓的臉上，眼睛瞇得更細了，而且談吐舉止，依然那麼殷勤誠懇。

## 10

白木淳三讓信子和俊吉坐上等在站前的車子，駛入市街裏。寬濶的馬路上，夕陽燦然有光。

「藤若莊」比信子所想像的更大些。主人說別館剛剛蓋好，把兩人引到好像還有木香的新建築。就像白木所誇口的，那兒一絲聲音也沒有。

晚餐由白木夫婦作陪。這位老闆娘外表一看就像是旅館女主人，開朗得很。席上，大家都絕口不提精一和田所常子的事。

「明天我來嚮導，請你們逛逛松島吧。有半天够了。然後呢？兩位有什麼計畫？」

白木酒量好像不好，已經微有醉意了。

信子和俊吉都還沒有想好行程。

「我很想從青森出到秋田，經過日本海海岸回去。也希望能看看十和田湖。」

信子這話，使俊吉蹙起了眉尖。

「要出到日本海海岸，實在用不着繞那麼遠的路。從這兒經過山形，出到鶴岡也不壞，或者

經過裏磐梯也不錯。裏磐梯是個好地方呢。」

俊吉這麼表示了反對的意見。

「是嗎？可是這個時候，聽說十和田湖很美。」

「十和田湖要紅葉的季節才有看頭啊。」

白木微笑着聽兩人的小小爭執，看看身旁的老婆說：

「不不，這時候十和田湖確實不錯的。嫩綠漸漸變濃了，正是最宜人的時候。妳說是嗎？」

「對呀，太太。」女主人說：「十和田湖的湖水，濃得化不開，太美太美了，就像染房裏的藍靛罈。而且和嫩綠相照，晶亮、透藍，那才叫美呢。」

女主人笑起來，嫵媚動人，開朗之極。

「那就還是十和田湖吧，俊吉弟。」

被信子這麼一說，俊吉只好有些不情願地同意。

「好吧。」

「咦，俊吉弟，你好像以前去過是嗎？怪不得你不太願意。」

「沒有。我還沒有去過。」

「那就這樣吧。」白木笑着說：「十和田湖暫時不管，就先到青森，然後繞到秋田如何？」

這回俊吉只好同意了。

飯後喝着茶又聊了一會兒，不久白木夫妻退出，下女便也過來請兩人洗澡。

「俊吉弟，你先去洗吧。」

俊吉點點頭開始準備。信子看清下女走了，便挨到俊吉身旁附耳細語：

「旅途上，我們各住一個房間吧。」

俊吉微微一愣。他分明受到了衝擊。

「你知道的。還有界限，是不？」

她那麼溫柔地，像哄小孩般地說。「還有界限」，這種說法别有含意，俊吉敏感地領悟到了。他很失望，不過也似乎下定了決心。他那點頭的模樣，無言地表現出這一點。

信子在一個漂亮的寬大房間獨睡。俊吉一定到遠遠的房間去了。夜半裏好像聽到雨聲，早晨醒來一看，却是屋後小河的水聲。

信子起來在庭子裏走走，俊吉一身便服，也來到庭子裏。

「我一早就走到街路上散步過了。」

他說。眼睛裏微有血絲，信子猜到他一夜沒睡好。

早餐後，白木在圓臉上掛着微笑進來。

「兩位早。咱們這就去松島吧。」

車子已經在等着。白木太太和下女送到玄關口。

在松島，路上瞭望臺上的風光，比海邊更好看。含光的碧海上，好多頂着松樹的小島並排着。白木還引導兩人到瑞巖寺和鹽釜等地方。

白木確實盡了心意。一直到傍晚時分，坐在車上跑了不少勝蹟，而每當用餐或休息的時候，他都細心地款待他們。那樣子，就好像爲妹妹而向他們贖罪似的。然而有關精一和常子的事，只要是信子和俊吉在一塊的時候，他絕口不提。

兩人最後再接受了晚餐的款待以後，夜深了才搭上開往青森的火車。白木夫妻倆都送到車站月臺上。

「眞是打擾你們了。你們這麼熱誠地招待，眞是過意不去。謝謝你們。」

直到開車，信子還反覆地道謝。

「哪兒的話。你們大老遠地來到，都沒有好好地招待，我才覺得慚愧呢。看看哪個時候，再來吧。」

白木這麼客套着，車子開遠了，還站在那兒，在圓圓的臉上漾着笑搖手。

二等車廂很擠，信子和俊吉只能分別找到座位。

信子獨自看着窗外。和去年一樣的陰沉風景往後掠過去。她哭了。白木告訴她的幾句話，一直在耳底廻響着。

## 11

凌晨抵達了青森。

「這兒，妳有不少回憶是不是？」

俊吉問。

「嗯……。可是，都不是令人高興的。」

信子點點頭答。站前廣場上晨光燦爛。後面是八甲田山。

「以後怎麼走呢？如果是到秋田，那最好先在弘前或大鰐溫泉下車，休息休息才好。」

俊吉窺伺一般地看着信子說。

「俊吉弟，我還是希望到十和田湖走走。都來到這兒了，不是嗎？原諒我堅持，我是眞想看看那兒的風光。」

信子的嗓音裏，好像含着一絲媚意。

「那麼想看十和田湖，那就去吧。」

俊吉只有同意了。

「眞抱歉。」

信子由衷地道歉。

兩人搭上往十和田湖的巴士。看來，確實像一雙快樂的旅行者。

巴士一直在坡路上往上爬行。每拐一個彎，靑森市街便顯得更遠更往下沉。然後，津輕半島和下北半島的連山浮現，陸奧灣成了一所水池，發着鈍光。

巴士在萱野高原停了一會兒。美得像所公園。草地一般的草原上，野菊競綻，濶葉樹在噴着新綠。據稱，這兒超過了海拔五百米。

「好美喲，俊吉弟。這以後才有看頭是不？」

信子在草地上漫步着說。

「是啊。」

俊吉吸着香煙，望着前面的山。好像茫茫然地想着什麼心事。

這以後，巴士又爬坡爬了很久。山毛欅越來越多。溪谷裏、森林裏，到處是綠。

「哇，你看，雪。」

信子指指窗外。山裏還有雪溪。好像有風，山頂的雪煙一般地往上冒。

「眞好。」

但是，綠意少了，樹林有了變化。這是說，他們越來越高了。坐車的時間太久，巴士和乘客們都累了。

「還要坐多久才能到十和田湖呢？」信子問。

「大約還要三個小時吧。」

「再過去，是不是有個溫泉？」

「有，叫酸湯。」

「累啦。」信子伸出手指壓了壓額角。「今晚，就在那個溫泉地過夜吧。」

俊吉看看信子，忽然露出了微笑。她又說：

「昨晚在車上也沒睡好，眞累死人了。巴士又坐了幾個小時，受不了。」

信子的口氣裏，好像含着聲辯的味道。

酸湯溫泉位於一個窪地，周圍被山團團圍住。有一家古老但很大的宿店，是此地唯一的一家旅館。被引進的房間裏，掛着明治時期的一位文人大町桂月的字幅。

旅館的人說浴室是公用的，好大，男女共浴，信子退縮了。俊吉迅速地進去了。

「硫黃味很强烈呢。」

不久，俊吉洗好回到房間，快活地這麼說。

下女進來攤舖蓋時，信子要求另租一個房間。俊吉好像吃了一驚，不過仍然裝着若無其事。

「這兒有趣極了。旅館裏有個販賣部，在賣些蘿蔔啦、青菜啦，也有魚，好像市場。」

信子好像要打破尷尬的氣氛，故作開朗地說。

「這樣啊。大概是因爲有自己煮飯吃的旅客吧。」

俊吉這麼說完就到另一個房間去了。好像不太愉快的樣子。

信子是不得不在這兒住宿的。這是早經決定的。她是在追索一件事。也因此，直到很晚很晚，還未能入睡。

天亮了。俊吉喊了一聲「早」就進來。他好像一夜酣眠。

「我們搭頭班巴士吧。」

早餐後，俊吉迅速地換好了外出衣服，還大踏步地走向玄關。前面就是巴士站。

兩人又搭上上坡的巴士。窗外風光還屬於初春時分。山毛櫸的葉子疎疎落落的，樹下覆着一

塊塊雪。乍看荒涼得令人萌生季節上的錯覺。

過了睡蓮沼附近，巴士才從標高一千公尺漸漸下降，駛進山毛欅、檜樹等林子裏，於是那種幾乎令人窒息般的新綠又恢復過來了。四下很陰暗，是因爲密密層層的樹葉把陽光遮住了。道路很窄，每次錯車時都得後退。樹枝打響車頂蓋，綠葉掃過了車窗。偶爾還有山櫻花在開着，也可以看見一叢叢羊齒、蕗。坡下溪澗裏，溪水泛着白沫潺潺而流。這樣的風景，已是奧入瀨地區了。

啊，田所常子就是在這林中深處死的。信子想像着她那胖胖的身子，多麼欣喜似地消失於山毛欅的原始林中。俊吉閉上眼，輕鬆地打着瞌睡。

## 12

他們坐上遊覽船，在十和田湖上遊覽。水光藍得異乎尋常。藍得有魄力。

「好像好深呢。」

信子自語似地說了一聲。嚮導說明最深處在「中湖」，幾近三百八十米。

湖四週也是山。好美。近岸邊有鴛鴦在游着。

遊覽船繞過凸出湖中的御倉半島和中山半島，讓遊客們飽覽斷崖和森林等勝景，駛抵休息小屋。

他們進了一家旅館。從房間裏可以看到寬大的湖面。

「好美麗的地方啊。我們來對啦。」

信子眺望着窗外的景色說。其實，他們爲了決定住這家旅館，兩人之間也曾經有了愉快的對立。信子希望住在較遠的宇樽部的旅館。俊吉强烈地反對，說看湖還是這邊好多了。這回，信子笑着讓步了。

「俊弟。」信子從湖面收回眼光，回過頭說：「明天早上，我們到湖上去划船好嗎？我相信一定很不錯。」

俊吉凝視着信子的面孔。他的眼光亮着。

「霧好深呢，妳知道嗎？」

他好像也很快樂。

「那多好哇，在湖上濃霧中划船，一定很不錯。」

她也在嘴邊漾着微笑。遊覽船的嚮導正在嚷着，聲音透過麥克風響過來。

晚上，信子還是獨眠。

天一亮，信子就起身穿戴好。很快地，俊吉也靜靜地過來了。一臉的活潑。

「俊弟，你早。」

「妳早。咱們去吧。」

俊吉的口吻好像變得有點粗魯了。可能是興致勃勃之故。

旅館就有小船，四時都纜在那兒。兩枝槳也並排着。因爲時間還早，四下闃無人影。

湖面上，正有一片晨霧冉冉昇起。對面的山只露出山頂，四下好像一片茫茫大海。空氣好冷峻。

「上來吧。」

俊吉握好槳說。

信子上了船坐好。皮膚很冷冽。小船在水上前進，好像早已定好了目標似地，筆直地前進。前面的霧，在水上舔一般地滑動。

好冷。信子顫抖着。在霧裏，面孔、衣服，很快地便濡濕了。指尖凍住。俊吉默不作聲，彷彿在競渡一般地、拚命地划着。信子也沒有開口。濃濃的霧把兩人包圍住。只不過一公尺前面，就已被罩在厚厚的白紗裏，迷濛一片。只有小船和周邊的蒼黑的水，映入他們視野裏。距離感和遠近感都全失去了，船似乎在白色空中划動。

而這划動也漸漸地緩下來了。是俊吉把槳舉起。他那漂亮整齊的頭髮，那麼肆意地蓬亂了。那雙眼睛灼灼地盯在信子身上。就這樣過了幾分鐘。

小船終於完全停住。

靜得像深夜。什麼也聽不到，什麼也看不見。

「俊弟。」信子的嘴唇顫抖着，許是因爲冷。「這兒大聲喊叫，岸上也聽不到是不是？」

俊吉足足有五秒鐘那麼久，才開朗地回應。

「嗯。」

一片白白的漆闇。

「這樣的地方，做什麼事也不會有人知道的，是不是？」

又是五秒鐘，俊吉才答：

「嗯。」

兩人的眼光在空中撞擊在一起。

信子用雙手緊緊地抓住左右船舷，這才又開口。

「聽說這兒好深呢。以湖來說，是日本第二深。也有人說，人掉下去就再也不會浮上來，是不是？」

這回，俊吉十秒鐘才回答。不過依然開朗。

「妳知道得不少。聽誰說的？」

換信子緘默住了。隱隱地傳來水聲。信子凝神聆聽。白霧淡淡地從兩人間流過去。

「俊吉弟，聽說這兒的霧，六月份最深，是嗎？」

沒有回答。一陣緊張掠過兩人之間。

爲了回答，俊吉呶呶嘴。

「嫂子，請看看妳的背後。」

信子好像聽到命令似地回過了頭。仍是一堵純白的霧牆。她看到這堵牆逼過來了，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氣。

「我們被鎖在霧裏。」

看準信子的臉轉回來了，俊吉才又說：

「妳說的不錯，這個時候霧最深。呀？」他不曉得看到什麼，盯住水面又說：「那是什麼東西呢？」

信子也看到漂浮在水面上的白白的東西。她好害怕。俊吉伸出了一枝槳，把那個白白的東西扒過來。

「是手帕呢。奇怪，怎麼會有這樣的東西？」

俊吉把它撈上來，絞了絞打開。信子臉都發白了。她害怕這塊奇異的手帕。突地，俊吉把那濕漉漉的東西伸向信子。

「嫂子，妳看這手帕是不是精一哥的？」

信子渾身顫抖了。

「妳看看吧。手帕一角的旅館名稱，我也還記得。」

信子把它接過來。好冰。手帕果然一角有千鳥圖案，藍色的「鈴蘭旅莊」四個字依稀可以讀出來。信子一時天旋地轉。沒錯，是丈夫的。信子洗過不少次這樣的東西。失踪前身上帶的，也是這樣的！

從一年前沉在湖底的丈夫身上浮上來，漂到她眼前的。難道會是丈夫的魂魄附着在上面嗎？她的牙齒咯咯地碰撞起來。

俊吉却朗朗笑開了。

「不是啦，一年前的東西不可能這個時候才浮上來的。是我惡作劇。趁妳回頭的時候扔下去的。我也有和精一哥一樣的手帕。是有一次他從北海道回來，送給我的。妳被嚇壞了，臉白得像一張紙。可是我不是一點也不在乎嗎？恰恰跟妳相反啊。」

俊吉又笑了笑，然後繼續靜靜地說：

「我早察覺到了。在仙臺和青森，當妳表示一定要到十和田湖的時候，我就覺得事有蹊蹺。到了妳說要在酸湯溫泉住宿的時候，我就完全清楚過來了。而且到了這兒，妳更主張在一年前我和精一哥住宿過的旅館過夜。妳是存心要我沿着我和精一哥走過的路程再走一遭。妳想用這方式來考驗我是不是？我察覺到了，所以故意裝得若無其事，還多麼快活似的。妳看，我沒有露出破綻吧？我這麼泰然，一點也沒有動搖，所以妳有些把不定了是不是？哈哈哈，我還百依百順，陪妳划船划到這個地方。」

「田所常子小姐一定也是你……」

信子幾乎喘不過氣來，好不容易地才這麼說。

「她是我的女人呢。」

俊吉點點頭，溫順地答。

「她對我，也是百依百順的。她本來在東京的一家酒吧上班，我要她換到青森的酒吧去，給精一寫那封信，也是我的意思。萬一妳找到青森去見她，該怎麼應對，也是我教的。光寫信，還沒有足够的力量。妳親自跑到青森去見過她以後，妳就不會再懷疑了。這一點，成功了。她什麼都不知道，就只爲了和我在一起，對我言聽計從。」

「好可憐。你竟把這樣一個人殺了，是不是？」

「老實說，她成了累贅。我和精一哥一塊來這兒的時候，是請了三天假，把她帶進奧入瀨的林中那一次，向公司請了病假。」

「這個我聽說過了。」

信子想起了那一次俊吉囘來後過來看她時，是那麼地憔悴。

信子說聽說過了，俊吉聽後禁不住地叫起來。

「哎哎，是那個替妳出這個主意的人，他把這一點也調查過了，是不是？」

信子默然無語。

「我想知道，那個人怎麼會知道我在這十和田湖的濃霧裏，把精一哥推進湖裏。」

「這個我可以告訴你。」信子總算恢復過來了。「常子小姐死後，他爲了查明死因，在這一帶查問了不少人。他明白了有家旅館，兩個住客一早就去划船，住宿費沒有付清就跑掉了。剛好又是精一失踪的時候，所以有了懷疑。爲什麼那兩個人會划船逃了呢？他猜想，並不是爲了白住，而是因爲只剩下一個人，不方便囘旅館。有了這樣的懷疑，他才會開始調查。」

「嗯，他眞像名探福爾摩斯。在松島招待我們，是爲了把我誘出來的計謀。」

俊吉說到此笑了笑，這才又叫了一聲：

「嫂子，妳明白我這一刻的心情嗎？」

「明白。」信子正色地說：「可是，我不能同意。」

「我是一心想得到妳。還有，我一直對精一哥抱着自卑感。我也不必多所說明了，這便是我的動機。妳差一點就被我弄到手了，只要我再等等。不錯，只要再等兩、三個月就够了。」

俊吉自嘲地笑了笑。

「妳只知道在妳和精一哥結婚後的我，其實戰時我在這一帶服役，所以很熟悉這兒的地理。我當然也清楚每年到了六月間，早晨湖上都會起濃霧。那一次，精一哥要到北海道，我便隨後跟上去。我跑到煤礦公司見了他，邀他一起來到這兒。」

濃霧依然未散。兩人仍舊在沒有距離感的白濛濛一片裏相對峙。

「嫂子。」俊吉又叫了一聲：「妳知道我這一刻的心情嗎？」

「知道。」信子强烈地回應：「但是，我不願意在這兒和你一塊死。」

「我希望能把妳抱在懷裏死去。就是爲了這，才唯唯諾諾接受妳的考驗，還划船划到這兒來了。」

「和精一一起來的那一次一樣，是不是？」

「我猜想，妳一定是想試試同樣的過程。精一哥是被我誑出來，受了好奇心的驅使，才划船

划到這兒來的。我用手槍，給了他一顆子彈。因爲比腕力，我不是他的對手。」

「……」

「岸上也許有人聽到槍聲，不過也認爲是打鳥的吧。手槍就沉在湖底。好深呢。也和精一哥在一起吧。」

俊吉說到這兒想站起來。小船猛地搖盪起來。

「不行。我不能和你一起死。」

信子落入陷阱了，大喊了一聲。

「和我一起死吧。嫂子，妳不算太討厭我的，不是嗎？」

「不，討厭。我討厭你。」

她激烈地掙扎。

「是嗎？原來，妳也是個卑鄙的女人。」

俊吉站起來了，蹣跚地走過來。小船更激烈地擺盪。霧把他們層層裹住。

「不，不，我不要。」

「死吧。和我一起死吧，求求妳。」

忽然傳來了槳划水的聲音。面孔圓圓的白木淳三，遵照在仙臺的約定，從白色漆闇裏緩緩地現身出來。

# 化粧的男子

## 1

三月三日上午五點半左右。

黎明的曙光蒼白地照射着對面的雜木林。四下還是晨光熹微，晨靄罩在林梢和遠處的屋頂上。園裏、道路上都抹着白白的霜。這兒是郊區，田園比住宅地多得多了。

送牛奶的騎着自行車，走在那條路上。掛在車把上的袋子裏，奶瓶發着輕輕的碰撞聲。他給每個人家放下了牛奶。

離開住宅地，到下一個村莊前，路兩旁是一片寬濶的稻田。還殘餘着一些稻草屋頂的農家，覆蓋着雪一般的霜。看不到行人。

有鷄啼聲。

送牛奶的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年。自行車的輪子在蓋着霜的田路上滾着滾着，前面出現了一輛停在路上的小型自用車。

怪喲，怎麼會有自用車停在這兒呢？他想。近來，那些自用車族多半沒有車庫，所以經常可以看到聽任日曬雨淋的車子。這一輛也是屬於這一類的嗎？可是停在離開人家這麼遠的路上，這

就奇怪了。車頂上也是一層白霜。

他詫異着，近前一看，駕駛座上有個男子伏在方向盤上。那模樣，好像睡着了。

送牛奶的少年馬上發現到車子停在路上的原因。

車子前面不到一公尺的路中心有個拒馬，掛着一塊牌子，寫的是：「工事中，禁止通行」。這就是說，車子開到這兒，看到漆成黃黑粗條紋的拒馬，只好停住了。

可是……他還是覺得奇怪。

這兒，直到昨天根本沒有這個標幟啊。路一直向前延伸過去，進入前面的新社區才拐彎。因此，工事現場從這兒是看不見的。

最近，東京都的道路到處都被挖。有些昨天還好好的，今天已經被挖得千瘡百孔。

自用車停在那兒，這使送牛奶的覺得好生奇怪。如果是看到拒馬才停的，那應該後退才是。而它却和拒馬面對面相持不下一般地停着。

送牛奶的，這時發現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他無意間回頭一看，路上的白霜印着他的自行車胎痕，而自用車却沒有留下絲毫痕跡。

這位年方十七歲的少年，馬上領會到這輛自用車是昨天晚上起就停在這兒的。

於是他對仍在瞌睡的駕駛人也覺得奇怪了。他把面孔湊到車窗，往車裏仔細看了一會兒。

那男子伏在方向盤上，面相無法看到，不過頭髮好像有點稀疏，却零亂地往下垂落。

是日出前的半暗不明時分，細部雖然看不清楚，但姿勢倒一淸二楚。

少年想到了兩種可能，其一是車裏的人仍在睡，另一是這男子莫非死了？送牛奶的少年吐着滿口白氣，猛睜着眼睛往車裏盯着。那男子紋風不動。如果是在睡，那麼肩膀應該會隨呼吸而動才是。

少年倏地把自行車掉轉頭，使勁兒往回踩去。他知道派出所就在前面。以行政區分言，這兒是東京都練馬區春日街二之一〇五號路上。

一小時後，得了派出所急報的警視廳搜查第一課的人員趕到了現場。

自用車是雷諾牌，綠色。

被害人果然伏在方向盤上。另外，還有少年因光線不足，未能看出來的東西。那男子的脖頸上纏着三重痲繩，在後頸打結。身上是相當高級的西裝與大衣。驗屍時發現到錢包不見了。

車子是經過煞車才停住的。

被害人年約五十二、三。頭髮稍薄，但黑而有光澤，有一副無框的瀟灑眼鏡，是掉在脚下的，而且一隻鏡片打碎了。

加在被害人身上的襲擊，不只是痲繩的絞殺而已。仔細一看，後腦勺微微滲着血。可以看出受到强烈打擊的痕跡。

用什麼東西毆擊的呢？現場查證時馬上找出來了。駕駛座與後座之間，有一把螺旋鉗，上面有血漬和兩根毛髮。還有，可能是被害人所戴的鴨舌帽，也掉在駕駛座下。

偵查人員把被害人從駕駛座上移出來，進行檢視。推定死後九到十小時，換一種說法，發生時間是昨天晚上九點到十點之間。致命傷是痲繩所造成的絞殺。兇手首先把坐在駕駛座上的被害人帽子打落，然後朝後腦勺一擊，失去了意識後再加以絞殺。

另外，不可忽視的是豎在雷諾前面的「工事中禁止通行」的拒馬。

經過調查後得知，那條路上並沒有任何工事。這意思就是說，兇手不知從哪兒搬來了那隻拒馬，放在路上，看準車子停住，這才行兇。

他們靠這輛雷諾牌自用車的牌照號碼，很快地就查出了被害人的身分——其實，在這繁雜的查證手續之前，已經從被害人上衣ロ袋找到他的名片。

此人是東京都中央區高橋二之一四號的小田橡膠公司總務課長草村卓三，五十三歲。住址爲練馬區高松町二之一五八號，距現場不到一公里遠。

屍首馬上從現場移送到警視廳監察醫務處，進行解剖。

解剖結果與現場驗屍差不多，行兇時間大約確定爲昨晚九到十時之間。此外，也查出被害人的胃內容物，是炸牡蠣和青菜。從消化情形來看，推定爲死亡是在晚餐後大約一個小時。這一點，不久由被害人之妻及鄰居目擊證人再次證實。

解剖時發現的另一個事實是：被害人的漆黑頭髮，其實是把白髮染黑的。

被害人草村卓三的家屬，只有妻淳子，沒有子女。

那天早上九點，警視廳的搜查人員來到草村家。

這時，妻淳子正在洗臉、晨妝。

先生昨晚出去就沒有回來，還能這麼好整以暇，這位太太眞沉得住氣啊，辦案人員這麼想。不過很快地，他就明白了原委。

當辦案人員告訴她丈夫被謀殺的消息後，一瞬間她就扭曲了面孔。

「是她。一定是她。請去查查那個女人。」

## 2

妻子淳子說：「請去查查那個女人」，原因馬上就明白過來了。

那個女人名叫風松百合，是被害人草村卓三的情婦。她在豐島區椎名街三之一九五號租住一個公寓。今年二十三歲，兩年前起和草村卓三交往，不過被他金屋藏嬌，大約只有半年。她以前在銀座的一家酒店上班，跟來這兒玩的草村卓三好上了。

直到目前，只要卓三沒有來看她，她還會爲了打發無聊，跑到池袋地方的酒吧任意地幫幫忙。

淳子知道有這麼一個女人，大約在一年前。這是說，當她還在酒店上班時，淳子就察覺到丈夫有了這個女人。

自從卓三不顧妻子的反對，在椎名街租了個房間給百合住下來以後，淳子對百合的憎恨就與日俱增。

當警方人員告訴她卓三遭遇不測時，她立即說一定是她幹的，便是因爲有了這樣的緣故。另外，她之所以這麼說，還有一個原因。自從卓三把百合藏嬌在椎名街以後，每週總會有兩個晚上住在那邊。

然而，隨着辦案人員進行偵查，漸漸明白了這位太太所說的，根本是無根無據的臆測之詞。首先是卓三的錢包被搶去了。淳子雖然不熟悉丈夫的錢包內容，不過卓三平常都有兩三萬圓帶在身上，所以她的供詞認爲多半也是這個數目。小田橡膠公司儘管還不算大公司，但目前景氣極佳。草村卓三當總務課長，有特別費可以動用，收入不惡。這一點也正是他能出入酒店的憑藉。

經過多方調查，明白了草村卓三當天的行動。下午六點，他從位於京橋的公司下班，然後一如往常，開他的雷諾回家。

他回到練馬區高松街的住家，是七點二十分左右。四下已經暗了，不過他開自己的雷諾車回來，有鄰居的目擊者證實。從京橋回到家，時間是太長了些，不過正好是交通的尖峰時刻，所需時間倒還算合理。

「我先生回來的時候，我不在家。」淳子向偵辦人員供稱：「因爲我先生平常都不一定回來，剛好這一天我又想看一部電影，所以六點左右出了門，到池袋進了××電影院。我先生就是在那以後回到家的。出門時，我把門上鎖，不過我先生也有一把鑰匙。」

這些供詞，和附近的目擊人證言符合。

有人看到卓三開着雷諾回到家，費了好些勁，才把門打開。

「午餐時，我煮了炸牡蠣和白菜。我把這些菜放在櫥子裏外出。回來一看，餐桌上擺着碗筷，那些菜也被吃光了。我相信是我先生回來以後，把它們吃了，然後再出去。」

這些也都符合了解剖的結果。被害人的胃裏，檢驗出炸牡蠣和青菜。

卓三回到家以後，不知是因爲妻子不在家，所以覺得無聊，或者以爲這是好機會，過了一個半小時之後，也就是在九點左右又離開了家。這時，有人碰到雷諾。這人是近鄰的一名主婦，她在離卓三家大約十公尺的地方，和開車而過的卓三相錯。據她的說法，在耀眼的車燈掠過之後，在街燈的陰暗光線下，看到戴上帽子的卓三。

這時，卓三是準備到哪兒去的呢？

這一點，從他的車停止後的方向，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只要沿那條路前進，便可出到他的愛人風松百合住居的豐島區椎名街。

來到出事地點，他被迫不得不停住車子。因爲前面有東京都道路工程的禁行標幟。想是車燈照出拒馬的瞬間，踩下了煞車。

當然，這段路上根本沒有道路工事。經過調查，發現到是把豎在距該地約七十公尺處的拒馬移過來的。

由於卓三從自宅經過這條路前往椎名街，因此如果他事先知道那兒有工事，他便不可能走這條路。所以可想見他是看到拒馬，大吃一驚，連忙停住車子。

埋伏在那兒的兇手，就在這一瞬間撲向車內。

這樣推測下來，便可認定行兇是有計畫的。

問題是兇手是不是以草村卓三爲目標？當然，走這條路的人不只草村一人而已。故此，把拒馬移到那兒，便可能把別人也擋住。

警方重視這一點，於是遍查了附近一帶的有車階級。結果是那條路上確實沒有那樣的標幟。也確實有人開車通過。這麼一來，拒馬被移過來，是在八點半以後。

這便可能兇手是以草村卓三爲目標的。但是，草村却不一定會往椎名街的情婦住處，這樣便不宜認定行兇是有計畫的了。卓三只是因爲回到家以後妻子不在家，於是偶然起意前往椎名街的。

這就是說，兇手是打算什麼人也好，只要是八點半以後經過該處的自用車，便加以搶刼。卓三那麼湊巧地碰上了，結果推定有兩三萬圓現款的錢包被搶奪而去。

警方愼重地查了指紋，可都是現場的工人留下來的。於是這些工人首先被傳來偵訊。結果他們都有不在場證明。

此外，螺旋鉗和車體上也檢查過，都未能找到任何指紋。

這就是說，兇手是用了手套一類東西，來搬拒馬，並襲擊被害人的。

然而，警方也不見得完全循搶刼殺人的線來偵查。首先，被害人有複雜的男女關係。被害人的妻子供稱到池袋的電影院去了，也非查證不可。

進影院的事是證實了，但是她其後的行動却頗爲有趣。這一點是偵訊情婦風松百合時明白過來的。

風松百合向偵辦人員供述：

「那天晚上我感冒了，很早就上床休息。那一晚不是草村先生來我那邊的日子，而我又因爲頭暈，所以也沒有到經常去幫忙的池袋一家酒吧『哈瓦那』去，早早上了床。不料記得是七點半左右吧，草村太太忽然來了。

說起來是很難爲情，自從我受草村先生的照顧以後，太太害上了强烈的歇斯底里，闖到我這兒來大吵大鬧了不少次。由於錯在我這邊，所以起初我總是低聲下氣向她賠不是，可是她說得太過分了，後來我便也火大起來，你一句我一句地就吵起來。搬到這個住家以後，她也來鬧過不少次，罵我狗啦、畜生啦、快滾出去啦，叫人受不了。她的確有一點不同尋常，大吵過一頓後，三幾天內總是沒事，然後可能又想起來了，忍不住地又闖過來和我吵。有時，我和她還會大打出手。那個晚上，前面已經說過，七點半左右她又來了，吵到十點多，又吼又叫，罵了個痛快才回去。」

## 3

草村之妻淳子起初好像不太好開口，沒有提到她到百合家去鬧的事。她只說去看電影，其實在影院裏只待了一個鐘頭罷了。

七點左右，她從電影院出來，三十分鐘後就闖進了離池袋不太遠的椎名街風松百合住處。淳子在這時刻造訪百合家，也有第三者看到。

是一名百合的鄰居，剛好在七點半前後，路過那兒看到淳子在敲門。

爲什麼這位鄰居認得淳子呢？這是因爲淳子和百合吵架的事，鄰近的人們無人不識的緣故。

自從百合搬來後，人們一開始就知道百合是被人金屋藏嬌的女郎。而草村卓三也每三兩天便駛着那輛雷諾光顧，有時還會在那兒過夜。

再就是淳子常常地闖來，開始吵一場轟轟烈烈的架。那種吼叫聲從屋裏響出去，使路過的人禁不住地駐足。

偶爾還會碰到草村卓三也在場的時候，於是丈夫毆打妻子的響聲便也傳到路上。每逢這種場合，傳出來的女人驚呼慘叫或哭喊聲，聽來眞個是驚心動魄。這一來，鄰近的人們便不可能不知道是怎麼同事了。

因此，那天晚上七點半左右，目擊淳子敲百合家的門的人，便在心裏自語：「又來啦」。其所以這麼想，也還有原因，那是因爲這十天左右以來，淳子鬧得更兇更激烈。

這情形，照百合的說法便如下：

「草村的老婆十天前起，吵得更厲害了。幾天前的一個晚上，還把五萬圓扔下來，要我拿了錢出去。這當然也是筆款子，可是如果是草村給我的，我便可以了解這道理了。可是他老婆那麼衝動，像賞給乞丐一般地扔過來，我怎麼能接受呢？我撿起來就朝她扔囘去，於是我們便又結結

實實地打了一架。然而，才隔了一天，她又氣咻咻地趕來了。殺氣騰騰地又吼又叫說，如果我再不和草村分手，便要往我臉上潑硫酸啦，要在我吃的東西裏下毒啦。我也不是個好欺負的人，便反唇相譏。她越發地狂亂起來了，然後又是大打出手。」

警方人員一面聽着，一面想起兩個女人激烈拉扯互扭互打的場景。

辦案人員把這種情形向做妻子的淳子求證，結果是說法用詞儘管不盡相同，意思却是相符的。不過不用說，她的說法對自己更有利。

「是那個賤女人騙了卓三。以前他都把整個薪水袋交給我，自從有了那個女人以後，他幾乎沒有多少錢帶囘來了。都是被那個女人騙去了，害我常常有一餐沒一餐的。而且草村好像將來打算娶她，她也存心把草村搶過去，所以對我總是那麼不留情面。你說我怎能不光火呢？有時，草村不囘家，或者囘來得晚，我獨自坐着坐着，無名火就冒上來了，於是禁不住地便往她那邊跑。她呀，眞是個可怕的女人，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裏。聽那種口氣，好像她才是妻子。」

那天晚上，就是三月二日晚上七點半左右，淳子跑到百合那兒，兩人你來我往，足足吵了兩小時之久。她們每次吵起來，總是沒完沒了，有時還會吵三個小時以上。這次，到了十點過了，淳子才離開百合家。

這一點也有目擊證人。附近的一位家庭主婦剛剛路過，看到淳子那麼用力地關上門，氣虎虎地離去。

這位主婦嚇了一跳，怔怔地望着淳子的背影，不料那扇門突地又被打開了。

主婦連忙拔腿想走開，但是門內的百合已經露出了臉。好像是爲了關門才走出來的，於是這兩個女人便打了個照面。這時，百合有點不好意思地，却也餘怒未息地說：

「哎哎，這女人眞會煩死人。這樣的女人，做老公的怎麼受得了嘛。」

這位主婦一時不曉得如何搭話，只好尷尬地逃開。這便是那位主婦向往訪的刑警說的話。

總之，案子發生的時刻，淳子可以確定是在情敵風松百合家。

從百合這邊來說，她在同一個時間裏，是跟淳子吵在一塊。換一種說法，兩人的不在場證明成立了。

警視廳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爲了偵查這個案子，全力以赴。

首先，採取搶刼殺人的方向，全面過濾附近一帶的不良份子。雖然也有人主張是外地來的，可是利用拒馬的作案手法，使人想到兇手可能是熟悉附近地理的人，不過目標可能不是草村卓三，而是打算搶刼任何路過的車輛。

其次，爲防萬一，同時也決定清查草村卓三的男女關係。這是因爲他們由草村與風松百合的關係，推測到可能另外也還有女人之故。因爲旣然有金屋藏嬌的事實，那麼另外還有女人，也是很可能。

## 4

辦案人員跑到草村卓三上班的小田橡膠公司，向他的同事們查詢。

他們問了十來個人，這些人的證詞大體上一致。

做爲一名總務課長，草村卓三並不能算是一名十分能幹的職員。他之所以能獲得這個位置，只不過是因爲資深而已。換一種說法，工作得久，自然地就被擠上去了。不過草村倒也有一項特技。

他在金錢方面非常精細。因爲人都死了，所以公司裏的同事們都毫無保留地說出了看法。他們認爲草村在工作崗位上雖然表現平平，但是在弄錢方面，確有一手。公司裏的特支費，好像有一半都被草村巧妙地吞下去了。會計方面的人員還肯定，草村所交出來的報銷單據，有相當可觀的一部分是做過手脚的。

而他之有小星百合，公司裏沒有一個人不知道。老闆也說他早覺得這情形實在不妥當，有意看個機會向草村提個警告，如果不聽，還打算命令他辭職。

總之，有關草村的風評實在不好。而像他這一類只知精打細算的人，對自己的開銷總是特別精明。身爲總務課長，手下有十幾個人，包含守衛啦、雜差啦、清潔女工啦、還有小妹等等。每有什麼事，通常做爲一名課長，應該自掏腰包，略作慰問才是，但他絕少如此。小妹和守衛們常背地裏稱他小器鬼，一提起就沒好聲氣。

關於草村卓三，還有一樁特異的事。

他非常「愛美」。他的頭髮早已半白，却四時都染得黑漆漆亮晶晶的。還要抹上髮臘，梳理得一絲不亂。

年輕時，他以美男子著稱。如今行年五十有四，還存留着昔日光彩。

然而，沒有比年老色衰的美男子更慘的了。曾經那麼帥氣的面孔上，皺紋縱橫，皮膚鬆垂，渾身顯現着衰敗。

可異的是草村卓三自己，倒依舊充滿自許。說來叫人難以置信，他不但染了髮，平常還戴着淡色的眼鏡，有時甚至在臉上薄施脂粉。

他對自己那張面孔十分自負。金錢方面一毛不拔，却喜吃女同事、小妹們的豆腐。只因他這種舉動是出自對自己「美貌」的自信，故而她們背地裏都鄙夷地稱他：肉麻當有趣。

只因情形如此，所以警方人員未能在公司裏發現出草村卓三的男女關係。

儘管他一毛不拔，却也常常跑酒吧。當然，即使是這樣的場合，他也不脫精打細算本色。

根據某一家酒吧裏的人所表示，草村從不肯賞下一文小費。他喜歡把小姐們叫一大堆，却連一杯加了蘇打水的威士忌都不肯請。他自己喝的，也全是便宜貨。

可以想見他不肯花錢，却又喜歡跑那種地方，乃是想有效利用自己的帥氣。事實上，他年輕時確實是很受小姐們歡迎的。那種被左奉右承的況味，他永遠也忘不了。這似乎就是他之所以勤跑酒吧的原因。

刑警們查詢了四、五家草村常光顧的酒吧，都不算多麼高級。而那兒的人們，一提起草村的名，幾乎都咬牙切齒，不留情面。

「下流。」

這句話可以說就是結論。

「看他那種肉麻兮兮的笑，眞叫人渾身不自在。他多大歲數了呢？還在臉上擦脂抹粉的，簡直像個人妖。」

「他那個眼鏡，算什麼玩意嘛。淡褐色，怪肉麻的。那雙眼睛，就從那種鏡片後透出色迷迷的眼光，好噁心哦。」

不只是眼光色迷迷而已，事實上草村卓三在每家酒吧都拚命地引誘小姐們。這該是年輕時以來的習慣吧。可惜沒有一家酒吧的小姐聽過他的。

「誰稀罕。」

小姐們不屑地笑着說。

「看到他自以爲瀟灑地坐在屋裏一角，彷彿有一股妖氣從那兒冉冉上昇。」

也有一個女孩這麼說。

在這種情形下，百合又怎麼會和草村卓三搞上，還接受他的照顧呢？

「我也弄不懂百合姊怎麼會這樣。」

認識百合的人都異口同聲這麼說。

「如果是我，說什麼也不會要那種人的。當他的小的，我才不幹。」

然則百合又怎樣向閨友們說草村呢？她們向查問的辦案人員說：

「也許這就叫緣吧。我是討厭透了，可是百合姊倒不像討厭。當然啦，她和他在一塊了，不

好再發牢騷，而且她也愛面子，不便吐苦水。可是，她畢竟不像我們那樣討厭他，也許在她看來，他也有好處吧。」

草村卓三好像只有面對百合的時候，錢包口才不會綁得太緊，否則百合不會那麼乖的。這也是以前同事們一致的說法。

還有，這些小姐們也熟悉草村的妻子淳子和百合之間經常大動干戈的情形。

「百合姊對太太也傷透了腦筋。聽說是個可怕的歇斯底里女人。在我們看來，雖然是糟糕透頂的貨，可是在太太卻是唯一的老公，被人家搶去，當然要冒火的。」

「換了我，馬上離了。」

「但是，說不定他也有幾分可取吧。百合姊這邊也是。太太常常來鬧得天翻地覆，還是那麼死心塌地跟他。也許，他有着我們所不知道的好處。」

刑警再問：草村除了百合以外還有別的女人嗎？小姐們都一口否定了。

「我想，要不是有特殊嗜好的人，是不可能聽他的。我們所認識的人當中，確實沒有這樣的女人。」

總之，辦案人員所問出來的是草村卓三這個人，不論男女，都不受歡迎。他確實不像有第三個女人。

但是，刑警們依然窮追不捨。草村卓三的財產和保險也都細查了。草村幾乎沒有財產，錢也差不多都給了百合，所餘極爲有限。唯一的不動產是淳子所居住的房屋，以時價計，連土地也不

過值二百萬圓之譜罷了。

壽險方面也沒有高額的，只有郵局的簡易保險。

5

專案中心起初循搶刼的線徹底過濾，毫無結果。兇手移動道路工事的拒馬來擋住自用車，可見是知能型的罪犯。所以不太可能是外地來的。幹員們盡其所能地下了工夫，但是連一個涉嫌人也不能找出來。

刑警們之中也有人因爲夫妻不和而懷疑淳子的。

可是她當天下午六點左右出門，七點半來到百合家，吵鬧了兩個半小時，十點才離去。這就是說，在時間上，與行兇不符。寫成一個簡明的表，便如下：

六點左右，淳子出門。在池袋看電影，時間約一個小時。（警方確認）

七點半，離開影院前往風松百合住處。（有目擊證人）

七點二十分前後，草村卓三駕駛雷諾回家（有目擊證人）。此時淳子不在家。草村吃剩菜，有炸牡蠣等。

九點左右，卓三開雷諾離家。（有目擊證人）

九點到十點之間，卓三被殺。

十點五分，淳子離開百合家。百合在門口目送之。（有目擊證人）

此處，可以有個假設。

即假定：淳子在七點半前後來到百合家，到十點多離開爲止的兩個半小時中間，她一度從百合家溜出去。

在這假定下，淳子行兇便不是不可能了。好比八點左右，她從百合家出來，叫了計程車，從椎名街急返高松街的家。這時候，丈夫草村卓三還在家裏。她偸偸地從車上取了螺旋鉗，溜進屋裏，突然毆擊草村的後腦勺。然後用麻繩絞殺……。

不行不行。行兇的手段也許可以成立，但有人看到卓三九點前後開了雷諾離開。卓三是活着離開的。

那麼是她溜進停在屋前的車上，等車子開到那個地點，從後把正在駕車的卓三擊昏嗎？她可以預先將拒馬移到那兒，讓卓三駛到那兒就停車。她看準停車的刹那出手。

行兇畢，出到另一條路，叫一輛計程車囘到椎名街百合家——這也可以算是一法。

然而，這個方式必須靠偶然性。首先，拒馬成了問題焦點。假定淳子事先把拒馬移到那兒。這時，她心中必須有個假定，就是丈夫必在九點左右出門，而且經過那條路。

辦案人員已經查出，平常卓三囘家就不定時。有時，六點就囘到家，有時九時，凌晨兩點、三點才囘來，也並不稀罕。

假定可以預料到七點半囘來，九點出門，仍然不一定走那條路。到百合家，還有別的路可以走。

這麼一來，淳子必須和丈夫約好什麼，讓他七點半回到家，九點左右再出門才行。

這是不太可能的事。他們夫婦倆感情那麼不睦，卓三不會答應這種事。而且不管怎麼想，都不可能有什麼藉口讓他答應。例如卓三回到家以後，吃下了剩飯剩菜。這一點表示卓三無意再外出。他之所以九點左右再離家外出，乃因妻子不在家，這才臨時起意出去的。這樣的推測才比較合理。

再者，這個假定還有一個漏洞，如果淳子一旦來到百合家，離開之後，又回來，百合不可能不會向辦案人員不提。她那麼痛恨淳子，只要能供出淳子有這樣的行動，那豈不是可以讓情敵定罪嗎？而百合清楚地供述過了：「淳子一直鬧到十點多，使我傷透了腦筋。」

也有懷疑百合的刑警。

草村被殺，是九點到十點之間，其前其後的時間，可以暫不考慮。

這大約一個鐘頭中間，百合受到淳子的攻擊，不可能離家他去。可是這位刑警倒想到了一種可能：她給淳子倒了一杯茶，並且在茶裏放了輕度的安眠藥。淳子吃後睡了。百合於是得以離開家。

在淳子醒過來以前。百合順利回家。

這就是說，淳子根本不知百合離開了家，她只是朦朧了一會而已。

百合順利地溜出來了。她預先和卓三約好在出事地點碰面。當卓三的車子來到時，卓三看到百合，便把車子停了。百合上了車，在後座坐下，然後在開車以前給駕駛座的卓三一擊。看準卓

三昏了，才用麻繩纏住他的脖頸，將他絞殺。

拒馬則是事畢後從別處搬過來，假裝成車子是看到拒馬才停的。她急忙趕回椎名街的家。這時，淳子還在睡夢中。

這麼一來，車子在那兒停，卓三會在那個時刻從那兒走過等問題，便都有了解釋。但是，問題是淳子怎麼可能忘了自己睡着了？刑警在偵訊時，她應該會供出被那個賤女人給她吃了安眠藥，害她莫名其妙地睡了一覺。

此外也還有一點不合理。駕駛者通常看到有人上車，馬上就會把車子啓動的。因此，當她用螺旋鉗來毆擊時，車子應該已經開動了。

最後，目擊者的證詞有一件使辦案人員覺得可疑的。

當卓三在九點左右開雷諾離開家時，有鄰近的人看到，但是這人却並不是很清楚地看到他。目擊者說的是在陰暗的街燈下，看到戴鴨舌帽的，好像是草村卓三的人。

並且車子還是開動的，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罷了。這位證人多半只是因爲雷諾是卓三的，從卓三家開去，駕駛人又戴鴨舌帽，所以自以爲看到的是卓三其人。

說不定陷阱就在這兒，刑警們這麼想。換一種說法，如果有人戴上鴨舌帽，把大衣領子豎起來，那麼陰暗光線下，只一瞬之間的目擊，把別人誤認爲卓三，是極可能的事。說不定兇手把這一層早就計算好了。因此，即令駕駛的人是女的，鴨舌帽和大衣領子可以把長髮掩飾掉。

在這種見解下，辦案人員偷偷地細查了淳子和百合，結果很快地明白了兩人根本不會開車。

於是這條線索也斷了。

還有一件事是利用第三者，即有共犯的想法。這一點，專案中心費盡力氣到處打聽，證實沒有可能。末了，中心的人都一致認定是搶刼殺人，在毫無頭緒的情形下，把專案中心解散了。

話說回頭。被殺害的草村卓三出殯的時候，百合終於沒有露臉。想來，她就是來了，淳子也不會讓她進門吧。葬儀的晚上，辦案人員埋伏在弔唁客當中，觀察是不是有可疑人物來到，結果沒有發現。

專案中心前後約四十來天即告撤銷，大約同時淳子也把房子賣掉，不知搬到哪兒去了。

風松百合也恢復了酒女身分，回到以前那家酒店。

「眞是活見鬼，這半年間好像做了一場無聊的夢。不過還好，總算沒有讓那個人把一生給糟塌了。」

她向同事們這麼說。

## 6

兩年歲月倏忽而過。

這其間，發生了三樁有關元配和小星之間的犯罪事件，都是上了報紙，轟動一時的大案子。

其中一件是元配鬧進「金屋」，使小星受了重傷。

另一件是元配溜進情婦的公寓，雖然抓了雙，却被丈夫失手殺死。

最後一件却是相反的。小星闖進了元配家，當着元配面前服毒斃命，是樁自殺事件。

總之，元配與小星之間，總是這麼水火不容，相生相剋。

一個初春之夜，風松百合用瓦斯自殺了。

她在那以後有了新的愛人，同居了一段時間，後來被遺棄，她自怨自艾，頓失生機，走上自絕之路。

自殺案件歸警局處理。轄區警局人員陪同法醫前往檢驗，這時，那位警官聽到了一個很怪的消息。

發現百合屍體的是公寓的管理員，時間在深夜十一點。

第三天下午三點出殯。

管區的警官是在出殯前聽到消息的。

管理人透露，百合自殺身亡次日深夜大約十一時四十分，一個中年婦女來找，一連迭地問是不是有百合的遺書。

百合確曾留下了遺書，寫的是對遺棄了她的男子的怨懟與憾恨。

那個中年婦女還執拗地追問有沒有其他遺書。問明確實沒有，這才放心地離去。

「我是百合女士的好朋友。」她向管理員說：「我相信百合女士另外還寫了什麼。」

她好堅持。管理員表示，她是完全陌生的女士。

這消息傳到曾經成立了專案中心的警局人員耳朶裏。那位刑警隊長聽到部下向他報告了這件

事，胸臆裏突地閃過了一個想法。

問明年紀、外貌，判斷是草村卓三的老婆淳子。

他們開始追查淳子的下落。她在新宿的後街開了一爿小吃店，有個年輕的同居人。

淳子知道了百合的自殺以後，爲什麼那麼執拗地追問有無遺書呢？

她一定是很快就聽到百合自殺死亡的消息。淳子開的是小吃店，銀座的酒店女郎們，下班後有一些會去吃吃宵夜。其中總會有知道淳子和百合之間過去一段糾葛的，因此閒談間說聲：「百合小姐昨兒晚上自殺死了呢？」是非常可能的事。

她幹嘛找遺書呢？

淳子是不是誤會了百合的自殺？她的自殺是因爲被男人甩了，可是在淳子看來，却以爲是另有原因。

推測到此，一切迷霧一下子都澄清了。

刑警隊長馬上以涉嫌兇殺，向法院申請了淳子的逮捕令。

## 7

「我願意把一切招了。」

淳子蒼白着臉向偵訊的警官供述：

「是我和百合同謀把丈夫草村卓三殺害了。一個月前，我就和百合商議訂下了計劃。

我這麼說丈夫，實在不好啓齒，可是他的確是叫人討厭的人物。也許像他那種人，才應該說是垃圾吧！

他利己、任性、固執、殘忍，而且還非常小器。

我從年輕時起就吃過他無數的苦。他不時都拈花惹草，我不曉得爲他哭過多少個長夜。如今一把年紀了，還依然如故。當然是沒有年輕時那麼嚴重了，可是他看到任何女人，都忍不住地想搞到手。

明明老了，還爲了裝出年輕的樣子，把白髮染了，眼睛好端端的，却戴上那種淺色的時髦眼鏡，有時還化妝。眞叫人作嘔。我不知勸了他多少次，可是他根本就不肯聽。

儘管這樣，可是他對待人家又那麼刻薄、小器。他自己身上不時都帶着充裕的錢，交給我的生活費却少得可憐。他和百合好上，是事情發生前大約兩年，當時我也非常憤怒。尤其給百合在椎名街安排了一個住處以後，我找過去不少次，大吵大鬧一頓。這一點，完全是眞的。當時，我是眞正地和百合大打出手的。

根據百合的說法，起初她對卓三不算討厭。要不然，她也不會接受他的安排，被金屋藏嬌了。可以說，她是因爲不知道他的爲人，所以才被引誘上了。

起初，我瘋狂地和她吵，她也是個倔强的人，自然不甘屈居下風。我和她互相大吼大叫，吵得天翻地覆，鄰近的住戶們也聽到了。有時還大打出手。

我是愈來愈討厭丈夫了。也許有人會說爲什麼不離了，可以一了百了呢？事實是他根本不肯

離婚。他表面上裝得一派斯文，其實背地裏兇暴極了。只要我提議離婚，他便大聲吼我，說絕對不離婚，也不和百合斷絕來往，妳如果想跑，小心我報復。吼了還不算，拳打足踢，往往把我揍得半死。別看他那種外表，他兇起來力大無窮。他眞個是固執、陰險的人物。

他的內心，我眞覺得莫名其妙。我跑了，他不是可以堂堂正正和百合在一起嗎？他應該高與才是，可是他偏偏不肯同意離婚。那麼他是疼我嗎？根本不是。我想，他一定是個瘋子。

我不曉得有多少次，打算不告而別，一走了之。可是一想到他那種露着兇光的眼睛，我就不敢動彈了。他會千方百計把我找出來報復的。我也知道，一旦被他找到，會有怎樣的下場。事實上，他就曾經拿出刀子來拍過我的臉孔，想必是爲了嚇唬我吧！不，恐怕不只是嚇唬，因爲他那時的眼光根本就是瘋狂的，令人覺得他是說到就會做到的。這一點，恐怕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所能想像的。

百合那邊，情形也差不多。經常地和我吵鬧，心情已經夠惡劣了，加上丈夫那種令人嫌厭的個性，她也漸漸明白過來，所以我猜想她也屢屢提議分手，他當然不會同意。我相信百合小姐的情形，比我更惡劣，因爲她年輕，也漂亮多了，他不可能放手。

儘管如此，他也不會給她足够生活的錢。他眞是個不折不扣的小器鬼，這對一個年輕女人，當然無法忍受。以前，我曾經說過百合從他那兒要去很多的錢，那是爲了誇大我和百合互相仇視的情形才這麼說的。實際是他只給她少許零用而已。

後來，百合就向我透露過，她也不知道有多少次想偸偸跑掉。可是她和我一樣，太怕他了。

所以只好忍耐着待下去。

這種情形，世上的人們是不會明白的。人們只曉得我和她光爲了站在我們中間的一個男子，爭鬧個沒完。

然後，百合小姐好像有了個新愛人啦。丈夫也漸漸地察覺到了，於是他對她更執着了。據說，他曾恐嚇過她說：妳想離開我，跟別的傢伙勾搭嗎？小心我把你們兩個都收拾掉。不管躲在哪裏，我都會把你們找出來的。我相信看到他那種眼光，百合一定也覺得那不只是恐嚇，他會說到做到的。

一天，百合偷偷地來看我，告訴我一切。連她有了新的愛人，想離開我丈夫，她都沒有隱瞞。這時，我心裏也突地產生了一個想法：逃開他！眞奇怪喲。百合都討厭他了，我更是恨之入骨。她逃了，只留下我一個人來陪他，我怎麼受得了呢？

如果百合能忍受下去，說不定我就下不了決心離開他了。但是，當我的對手走了以後，我爲什麼還自己一個人留下來，陪那麼一個討厭的人呢？我當然不願意。也許我可以這麼說：既然她逃了，我便也希望能够從地獄逃開。

我也還只是四十歲的女人。如果仍然陪着那樣的男人下去，我這輩子豈不完了嗎？要逃，這是時候了。於是我便想：百合要逃，那我也一塊逃吧？說了這些，想必您也猜到了，我確實有希望過一種新的生活的願望。想到爲了那樣的丈夫，斷送畢生幸福，我實在受不了。

百合的想法也一樣，只因有那麼一個男人，前途完全給堵塞住了。

說不定我們兩個都同時地萌生了這種意念吧！總之，我們達成了一個協議：那咱們就合作，把丈夫殺掉吧！

我們當然需要縝密地設計。如果假手別人，很可能洩露秘密，因此決定由我們自己來動手。可是我們都是女人，而卓三又孔武有力，萬一失敗，眞不曉得會有怎樣的下場，我們戰戰兢兢地開始了計劃。

我們害怕有一方會敗露了行跡，幸好我們打架吵架的情形已是衆所周知的事，便決定利用這一點，使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是我們合作幹出來的。

事情發生的大約一個月前，我就跑百合家跑得更勤。每次我去百合家，百合馬上破口大罵。我更是裝瘋裝狂，歇斯底里地吼叫，隨手抓了東西就摔、擲。我們開始演戲了。

世上人們沒有一個懷疑我們。因爲我們本來就是那個樣子，因此計劃執行起來，自然不會有人詫異。元配和小星註定是水火不容的，我們把人們心理的盲點巧妙地利用上了。

## 8

淳子的供詞：

「非把丈夫殺掉，我們便沒有地方逃。卽使逃了，他也必定窮追不放，一旦被找着，那時一切都完了。

於是我們不得不格外愼重。

當天的經過是這樣的：

前一天，我一如往常地鬧進百合家，一面演着大打出手的戲，一面密商大計。百合想到了一個妙計，就是在車上把他幹掉。

起初，我們準備在百合家或者我家，兩個人合力撲向他，可是我們曉得他力氣大，害怕萬一失手，反而遭他的毒手。而且左鄰右舍都可能聽到聲音。末了才決定在車上實行。在車上，他坐在駕駛座背對我們，從他背後出手，一定更容易成功，於是就這麼決定了。

那麼該如何做呢？我們決定夜裏，選一條黑暗的路。幸好我家附近田園多，稍稍離開人家，街燈就沒有了，漆黑一團。這是最恰當的地點。

丈夫回家的時間很不定時。以前我就說過了，有時六點就回來，有時要半夜過才回來。怎樣才能抓住他呢？這是第一個困難。

這一點，我們決定由百合來出面。頭一天她就和丈夫約好，讓他在七點半左右，必定回到我家。

於是由百合向他提議：只因我和百合之間糾紛迭起，吵鬧不斷，所以有需要三個人面對面談出一個解決辦法。據百合說，起初丈夫根本不當回事，不過末了還是教百合把他給說服了。而且說妥談判應該在我家舉行，百合會在七點半以前來到。

第二天早上，丈夫就向我提了這件事。他說：今晚百合會來，妳要待在家裏，我也準時回來，三個人來好好地談談。我當然一口答應了。這麼一來，總算讓丈夫七點半就回到家了。

六點，我出門而去，先到池袋看了一個小時電影，然後前往百合家。鄰近的人看到我敲了百合家入門，這是因爲我故意用力敲響門板，以便引起路過的人的注意。由於有了這個證言，所以以後經過，對我非常有利。

丈夫相信我會在家，依時同來。不料我不在，他只好自己開門進去，等了一會兒。接着，可能是肚子餓了，便吃下中午的剩菜牡蠣和剩飯。

另一方面，百合和我吵了一會兒之後，偷偷地溜出去了，跑到高松街的我家。大約三十分鐘後，我也離開百合之家。這是因爲兩個女人一起出去，比較容易惹人眼目之故。我從暗濛濛的後門出到外頭，還好沒有被人看到。

百合來到我家時，卓三等膩了，正在看報紙。百合聽到丈夫告訴她，因爲我不曉得跑到哪兒去了，只好這麼等着。百合正色地責備他說：這是什麼話嘛，太太正在我那邊，一如往常大吼大叫。你明明說好三個人一起談談的，怎麼又叫太太跑到我那邊吵鬧呢？

卓三冒火了，說：好，咱們馬上過去，我不放過她啦。

他坐上雷諾的駕駛座，百合則鑽進後座。幸虧上車時沒有被人看到，百合上了車就躺了下來，避免讓人家從車外看到。

車行大約十公尺就碰上附近的人，後來這個人也就作證說只看到他了。

我早已和百合說好站在春日街的出事地點，百合自然也要求他駛向那條路。他做夢也沒想到會有什麼事發生，把雷諾開到我在等的地方。

我向車燈的燈光裏衝出去，他看到了，連忙煞了車。

這一瞬間，正是我們約好行事的時候。

百合用預先準備好的螺旋鉗，看到車子一停就拚命往丈夫後腦勺揮過去。他立卽向前伏下去了，不過也並沒有完全昏過去。他晃盪着上身，掙扎着想起身。我趁這當兒上了車，按熄車燈，兩人合力把麻繩纏繞在丈夫脖頸上用力拉緊。强壯的他也只能支持幾分鐘而已，呼吸隨卽完全停止了。我們讓他的上身伏在方向盤上，這才下了車。這時，大約是九點稍過。

我還想到了一個小小詭計。車子那樣地停着，那會很容易地就使人啓疑。我早就想到了這一層，也知道附近有道路工事，我們把那兒的禁行拒馬移過來，放在車子前面。這一來，人們一定會以爲車子是因爲有拒馬才停下來的。我們還從丈夫口袋裡取走了錢包。我想，這樣可以使人家認爲是搶車子的强盜用拒馬使車子停下來，然後行搶。這些都正如我們所料，警方也開始循强盜殺人的路線偵查。

我們也考慮到指紋的問題，所以戴上手套。還有那把螺旋鉗，是百合從別的地方帶來的，事後把它留在現場，取走了雷諾車上原有的那一把，扔進河流裏。後來，我作證說，那把被用來行兇的螺旋鉗，確實是丈夫平時使用的。

我們又分手，各自回到百合家。爲了怕人家耳目，我們相隔約二十分鐘抵達。在屋裏再次碰面時，我們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百合一臉的鐵青，雙眼往上吊着，我也渾身抖顫不已。

那是闖了滔天大禍之後的恐怖感，並且也擔心萬一丈夫恢復了知覺，那可怎麼辦呢？

總之，一切都照計劃行事，十點稍過，我便又離開了百合家。我用力關上門，發出聲音，裝出憤怒的樣子。就有那麼湊巧，又有行人看到了。

這個晚上我沒有闔眼，坐以待旦。剛剛說過，我害怕丈夫活過來，所以整晚都顫抖着。天亮後，總算鬆了一口氣。他既然沒有回來，便可以確定他是一命嗚呼了。

記得是九點多吧，警察來告訴我丈夫被殺死了，我故意喊叫般地說一定是那個女人幹的。我想，這樣可以使他們不致懷疑是我們兩個共謀的。並且世上人們也都知道我和百合之間有深仇大恨，認定不可能做有利於對方的證言，因此案子發生的時間，我們在百合家互吵打架，那麼自然地形成了兩個人的不在場證明。這些，當然也都在我們的計劃之中。

後來，我們都非常小心謹慎。我們決定暫時絕不碰面，繼續裝成互憎互恨的樣子。丈夫出殯的時候她之所以不露臉，原因就在這裏。

不久，百合得償素願，和新的愛人過起了新的生活。我也在過了丈夫的五七忌之後，把房子賣了，搬到新宿那邊。我只有一個人，搬走了也不會有人懷疑。

我在新宿開了一家小吃店。我無牽無掛，眞是個清爽愉快。彷彿多時以來附在身上的什麼東西，忽然不見了。我眞的是擺脫最最討厭的男人，可以自由自在地過日子了。我當然也有殺了人的自咎，可是心中的愉悅，却也來得更大。

我用賣了房子的款子，開了這麼一爿小吃店，不久還和一個喜歡我的年輕人過起了共同生活。想起以前的日子，簡直和地獄無異。進入新的生活，越發地覺得以前過的是非人的日子。我

一點也不懊悔把丈夫殺了。

記得過了好久之後，才又和百合見了兩三次面。因爲我的小吃店是在新宿，可以營業到很晚，因此在銀座照規定上班到十一點半的酒吧、酒店的小姐們，下班後會來我那兒吃吃宵夜什麼的，其中也有幾個知道我和百合過去一段故事的女孩。她們當然做夢也不會想像到我和百合曾經犯下那樣的大罪。因此，閒聊間有時也會向我提起百合的消息。

有一天晚上，有個女孩到我的店裏，忽然問我說：歐巴桑，妳知道百合小姐自殺了嗎？我眞是大吃一驚了。咦？我幾乎不敢相信。於是她便又說：妳還沒聽說是不是？是昨天晚上十一點前後吧！吃了安眠藥自殺的，聽說明天就要出殯了。我顫抖着聲音問她爲什麼自殺呢？可惜她也不知道原委。我可急起來了。我暗想一定是因爲殺了卓三，良心難過才自殺的吧！

不不，也許不致於……我又這麼思量。我實在放不下心。因爲如果她眞是因爲自責而自殺，那一定會有遺書的。我猜想她必定在遺書裏寫下謀殺卓三的經過，吐露了她的懺悔。果眞如此，那麼我也必然被寫進去了。退一萬步，卽使不提我的名字，只要警方看到這樣的遺書，一定會懷疑我。他們會發現行兇不是單獨一個人幹的，必有同謀的兇手。

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想辦法把遺書拿到手。再也不能遲疑了。如果別人先看到遺書，我必難脫關係。我再也忍不住，急忙趕到百合家。我在上一次見到她時就問過她的地址。

然而，根本就沒有把那件事寫下來的遺書。只有寫下埋怨遺棄她的男子的。

如果我沒有不安起來，跑到百合那兒去找，那麼我過去的罪行便不會敗露……可是，我當時

實在沒法忍受下去。我總覺得百合一定把一切都透露出來了。我一心想在別人看到以前，把那樣的遺書搶過來。我太沉不住氣了……」

# 投影

## 1

太市從東京像隻鬪敗的鷄，鎩羽逃到了鄉下。

他是和主任吵了一架，離開了所工作的報館。

到別家報館去謀職，總覺得不甘不願，辭了職之後，這才明白過來沒有比新聞記者更不容易派上用場的人物了。

他實在不想再在東京待下去。

「我想到鄉下去。」

他向賴子說，她只嗯了一聲，根本不置可否。趁手上還有一筆退職金的當兒，搬到瀨戶內海海邊的一個叫S的地方都市。也不是有熟朋友在那兒，只是因爲看看地圖，剛好在海邊，可供他儘情地垂釣，而且好像住起來不會太不舒服的樣子。

但是，退職金越來越少了，賴子便也擔心起來了。

「你打算怎麼辦呢？」

賴子這麼抱怨着。只是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似乎有着一種空虛感，明明知道會過不下去

了，却也並沒有逼迫感。於是他在鼻子裏嗯着，還是揹着釣具出門而去。

說是和主任發生衝突，聽起來倒像煞有其事似的，實則是因爲他迷戀賴子，把工作丟在一旁的結果。預支的款子，加上從朋友借的，全花在賴子身上——不，應該說只是爲了跑賴子所上班的舞廳，還有就是邀她同遊東京周邊的溫泉地，債臺就高築了。

起初，還找了些藉口告假，後來連藉口也找不着了，乾脆不假而曠職。

一個忙碌的社會版記者，後果是顯而易見的。他只好呈遞辭職書，雖然也是自作自受，但是和主任合不來，却也是事實。前任主任很器重他，所以他跑新聞跑得相當勤奮，也贏得了幹練的稱許，可是主任換了人以後，他遭受到白眼，故而預感到有那麼一天，必定會和新主任吵一架辭職而去。其所以偸懶，造成辭職的事實，一方面也是因爲有了這種預感必將實現的預期心理所造成的。有人就說，那是全國第一流的報社，未免可惜，然而這畢竟也是人家的看法罷了。

由於拿到手的退職金爲數戔戔，如果在東京爲謀職而東跑西跑，很可能馬上就會動彈不得了。前此，他卽聽說有個早期學長在本市一家地方新聞社幹得有聲有色，便帶着賴子突然地搬過來。不料這位學長早已辭職他去了。

事既如此，他便想：與其焦急着找事，倒不如在這物價低廉的地方都市待下來，一方面慢慢找工作，另一方面也給在東京的朋友寫寫信，請求幫忙謀職。天無絕人之路吧，他想。

他和賴子租下了一個房間過起了新生活，日子雖然十分愉悅，無奈物價儘管便宜，日以釣竿爲伍，才三個月吧，坐吃山空的窘迫已經臨到頭上了。

鄉下歲月，過起來確乎是悠閒寫意，然而人浮於事的情形，倒與他處初無二致。他還沒有眞地去找事，却總覺得找了也不會有用。尤其握慣了爬格子的筆的手指，實在不想再拿起別的東西。

「你打算怎麼辦呢？」

對賴子這樣的話，他之所以模稜兩可地嗯一聲，依然跑到向瀨戶內海突出的海堤上垂釣，原因之一正是在此。

某日傍晚時分，太市回到家，却發現賴子穿上了外出衣裳坐在屋裏。那是她僅有的一件像樣衣服。臉上也細心地化妝過了，在陰暗的六蓆房間裏，顯得那麼突出。

還沒有開口問她上哪兒去，她却以滿臉的笑迎向他說：

「我找到工作啦。沒先告訴你就去了，眞抱歉。我也是沒辦法，因爲只剩下五百圓啦。」

她的所謂工作，不問可知，但還是禁不住地問：

「是什麼工作？」

「我去見了本市第一的夜總會經理。馬上ＯＫ啦。我決定明天晚上起去上班。」

她已料到有這麼一天，所以帶來了兩件禮服。

「原諒我好嗎？」

賴子怯怯地細語，可是他就是開不了口說聲對不起，只好苦笑着說：

「我終於也有軟飯吃啦。」

「傻瓜。」

她說着揍了他一把。

## 2

這家夜總會叫「銀座」，光看外表，大小應該有東京二、三流夜總會那麼大。太市每天晚上都到它附近接賴子，可是漸漸地覺得這樣下去，實在不是辦法。

從此，他開始正經起來，每天都看看報上的分類廣告，但是也只能使他痛切地感到三十歲前後的男子，找工作是如何地不容易。

賴子不愧是在東京的舞廳歷練過的人物，很快地就走紅了。但是，光靠她來過日子，儘管太市不讓自己自卑，可是心情總似乎免不了一份疙瘩。賴子知道他的心情，常常好言溫慰，他還是不得不有所焦慮。

在這樣的當口，某日在一家地方報的求才廣告裏看到一則廣告：

「誠徵幹練記者，望有氣魄願奮鬪者。陽道新報。」

明知是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小報，他還是怦然心動。

照廣告上的地址找去，來到一處雜亂無章的小巷子裏，當然不會有像樣的屋子，倒也發現到一個寫着「陽道新報社」的大而無當的牌子，掛在一幢人家門邊。

雖然不算意外，但這寒酸樣子，却不免令人望而却步。可是他不能退縮，只好進去了。從窄

窄的玄關也可以看到裏頭發了毛的榻榻米上，倒也擱着一副辦公桌椅，儘管老舊，却也擺出了一個樣子。

出來應門的是一身圍裙打扮的中年婦女，可能是女主人吧，一副精明俐落的樣子。他說明來意，對方退入後不久又出來，露出微笑，把他請進去。

上了陡急窄小的樓梯，二樓是大約八蓆的房間，舖着棉被。

「外子臥病快半年了，很失禮，請原諒。」

這位太太萬分抱歉地說。這時，棉被動了一下，躺着的人坐起來了。

這人瘦楞楞的，一雙眼睛好大，顴骨突起，五十開外有吧，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尖刻。可能是因爲半白的頭髮與一臉的憔悴，使他看來更蒼老些。

與這種外表很不相稱地，那眼光與一個詞兒一個詞兒分開來說的談吐方式，予人充滿力道的感覺。

這人自稱是陽道新報社社長園中嘉吉，以烱烱眼光盯在太市身上問：

「你有當過記者的經驗吧？」

太市說曾經幹過三年，他倒沒有再進一步追問，却談起了本市在這個地區所佔的特殊性和市政的缺失，以及中央政府對地方政治的疏忽。

長篇大論了足足有二十分鐘吧。告了個段落後，要太市把他剛才的談話要點，馬上寫成新聞報導，當場交卷。這種事，可以算是報館甄試新進人員的第一步，太市雖然只是漫然地聽着，却

也很快地就寫成了。

園中社長叫太太拿來眼鏡看看，鼻子裏哼了幾聲。

「還要請你老弟寫寫有關你對目前政治問題的獨特見解，明天帶來讓我看看。這就是我們報紙。」

社長說着，交給他四開大對摺的小型報紙。

回到住處，打開『陽道新報』看看，每一版都是市政新聞，沒有社會版。而市政新聞也都是把報導與批評攻訐混在一起的主觀文字。不出所料，正是地方性的小報。

太市躺着反反覆覆地看了個遍，禁不住地流下了熱淚。那是「我終於也落魄到這步田地了」的感愧，但是他也勸慰自己：「給全日本第一流的報紙寫，和地方小報上寫，個人的本質是不會有所差異的」。心裏感到難過，那是理智之外的事，有什麼辦法呢？

「恒常以正義向市府惡政挑戰」

這是報頭上黑底白字的口號，太市在嘴裏叨唸着，爲了接賴子，走上陰暗的街路。

## 3

次日，園中社長決定採用太市，坐在床舖上亮着眼光說：

「不瞞你老弟，你是第十一位應徵的，你及格了，希望你以後好好幹。我想你是外地人，對本市一定還不太熟，所以我要向你說明有關市政的概況。其他的，你漸漸會明白過來的，首先，

本市分成兩個派系，就是市長派和主秘派。主秘每件事都要反對市長。那麼市長爲什麼不把這樣的主秘開革呢？這是因爲這位主秘長於謀略，在市議會裏擁有多數擁護者。而且下一屆市長選擧，他決定出馬角逐，所以市府的幹部他也早就開始籠絡。總之，主秘已經坐大，想開革也不容易。這是第一點。其次，主秘爲了收買人心，市府裏股長以上的職員愛怎麼做便怎麼做，主秘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市議員們也不聲不響。你懂了嗎？這就是當今本市的狀況啦。」

他仍然是一個詞兒一個詞兒地說着，所以聽來鏗鏘有力。

太市提了個問題。

「那請問社長該是市長派囉？」

社長强烈地搖了搖半白的頭。

「我什麼派也不是。我是站在二十萬市民這邊的。我就是本着這樣的信念，和不良市政搏鬪過來的。市長、主秘、還有議員啦、市府職員啦，全都把我當成眼中釘。這無所謂，我願意孤軍奮鬪。我因爲生病躺下來了，是很遺憾，不過他們一定很高興吧。媽的，我不會輸的。老弟，你就代替我，徹底把他們打一打吧。一點顧慮也不必。我也不去拿人家一文廣告費。對啦，我該介紹你認識一位同事，叫湯淺新六。是個很認眞的傢伙，可惜就是少了一份魄力。」

園中社長拍了拍手掌，叫來了太太，要新六過來一下。

湯淺新六微微駝着背，膚色黧黑，外表很蒼老。

太市把他拉到外頭，進了一家小吃店。

「本市的上層都很討厭我們老闆，因爲他瘋狗一般地亂咬一通，對誰都不留情面。市議員的選舉，他已經出馬了八次，每一次都落選，算是這方面的記錄了。我看，就是因爲這樣，才成了那麼一個怪老頭。」

湯淺新六一面啜着杯子裏的酒一面告訴太市。

「這次他病倒了，好痛心。他不太喜歡我，因爲我沒有他那種鼻子，文筆也差勁。不過目前就是我一個人在支撐這家小報。當然啦，這麼一份小報，一個人幹也沒啥了不起。」

新六自嘲地笑笑。原來這個傢伙心裏有個結呢。他究竟怎麼活過來的？跑過怎樣的報館呢？園中社長絕口不問太市的經歷，新六也一樣。這也不錯呢。

新六醉了。

「可是我是非常喜歡我們老闆的。勒索、揩油，他都不幹，寧可安貧樂道，連太太也不會向他囉嗦，米缸空了也在笑着。兩個都棒透了。田村老弟，請你好好幹哪。」

喝了兩三家，太市幾乎必須把新六扛着走了。

太市進了這家報館之後，社裏便有了一名社長，兩名職員。印刷是給一家又髒又小的印刷廠承包的。畫大樣、校對、完稿，全部由職員自己做。

這種情形，和有近代化照明的大報的熱鬧印刷廠，相差不啻霄壤。看着一名老印刷工人，在一兩顆電燈泡下撿字，太市又幾乎流淚了。賴子安慰他說：

「眞可怕啊，如果你不想幹下去，隨時辭掉算了。」

這種話，本來是應該老公向老婆說的，他們却倒反過來了，太市只好抽着香菸不答。他還不敢拿出「陽道新報記者」的名片給她看，心胸裏却也盤算着園中社長許給他的月薪八千圓這個數目。

次日起，他開始跑最大的新聞來源市政府。整個建築都髒兮兮的，新六帶着太市在各課課長席之間繞了一周。每個課長都根本不把新六放在眼裏，對新六的諂笑，也沒有人搭理。

不只是這些人不搭理，連由大報分社和五、六家地方報社的記者們成立的市政記者俱樂部，根本一律不讓他參加。

總之，陽道新聞受到所有的人的排斥。新六就在這樣的白眼與冷視當中，微駝着背，浮着諂笑從事採訪。太市觀察着這位同僚的作風，漸漸地察覺到，新六那乍看卑微的動作裏，隱含着一股與園中社長的傲岸鬪志一脈相通的反抗心。

## 4

約莫過了兩個月，太市總算習慣了。一天，他跑到土木課。從入門的玻璃往內一看，發現到有個肩膀很寬的大個子，站在課長的辦公桌前面。

「你神氣！」

忽然傳來一聲怒吼。是那個大個子發出來的，而南土木課長正坐在自己席位上，低垂着脹紅的臉。

這眞不湊巧啦。他幾乎想退出，但已經來不及了。聳峙在那兒的大個子轉過臉睨了他一眼。鬍子下的下巴，像小嬰孩那樣呈着雙重，是個胖嘟嘟的四十許紳士。什麼人呢？太市還不認識。對方當然也不可能認識他，但那睨過來的一眼，分明沒有善意。而且有着受到干擾的敵意。

「咱們走着瞧。」

大個子又往課長低垂的頭頂上吼了一聲，然後一轉身，走過發楞着的課長們面前，昂然出到廊上離去。

像個被斥駡的小學生一般的南課長，這才緩緩地擡起了頭。他從口袋裏掏出了打火機點了一根菸，手指頭微微顫抖着。一看卽知，他是在拚命地壓抑着憤怒。

但是，他那微微發白的面孔上，倒露出了不好意思的微笑。

正想開口問一聲怎麼回事時，課長的眼睛射出一道光側開了。這個課裏有三個股長的席位，中間的一位這時若無其事地起身。南課長的眼光是移到這人背上的。

這人離開了座位，裝着如厠的樣子，緩緩地移步出到廊上，不見了。課長的眼睛盯在他背影上，然後恢復過來。這幾秒間的默劇般的動作，太市在眼睛一角裏確確實實地捕捉住了。

這時，有個職員送來了文件。課長一手拿着圖章，回到自己的工作上。掛着老花眼鏡的雙鬢浮着一抹白霜。

太市吐了一口煙問：

「有什麼消息嗎？」

南課長頭也不擡地：

「沒有啊。」

他目不轉睛地追逐着文件上的字。太市吸完一枝菸就走了。

這天晚上，太市又邀新六到小吃店，說出了白天裏的一段見聞，他那憔悴的臉上，眼光亮起來了。

「精采極了。」新六從杯沿啜了一口酒說：「那個大個子是市議員，名叫石井圓吉。那個傢伙，怎麼會那樣兇南課長呢？也許有什麼，那個石井，在本市可算是個頭頭。」

「那個股長呢？」

「我相信是港灣股的山下吧。一定是擺着一副忠貞面孔，追石井議員去這了。這倒眞有趣起來了。這傢伙，以前不是這麼巴結石井的。」

「課長和股長合不來嗎？」

「表面上還不致於如此，不過南課長可能懷疑石井議員和山下之間有什麼。你看到的一幕，的確很有意思，你還不熟悉一切，仍能看得這麼精細，實在不錯。」

「哪裏哪裏。」太市替新六斟了酒。

「可是老弟。」新六把面孔湊到太市耳畔，壓低嗓音說：「我相信這一定有什麼，咱們就來挖一挖吧。那個山下股長是主秘派，長袖善舞，而且喜歡拈花惹草。還有，石井議員是以風化區爲背景的角頭，線條粗得很。他那樣欺負柔弱的南課長，一定有什麼的，値得查一查。老闆會高

興呢。這些日子，咱們陽道新報版面上太平淡了，他老人家也在發牢騷呢。」

## 5

夜總會「銀座」打烊是在十一點，舞女們下班大約在十一點半前後。太市必須等到那個時刻才去接賴子，可是那以前的時間委實太長了。自然而然，常常光顧那家小吃店。

這一晚，太市一如往常地在那兒啜飲着廉價酒，偶爾發現一些酒客們之中有一副似曾相識的側臉。原來是南土木課長。他看着看着，覺得課長好像在沉思着什麼，好寂寞無助的樣子。

太市起身踱過去。

「這不是課長先生嗎？」

南課長轉過臉來，訝異地打量太市片刻，這才想起來似地嘴角一綻說：

「喲，是你呀。」

這時的他，不再是課長席位上的冷冰冰人物了，一臉的親切的笑。

太市道了一聲謝，伸出了酒杯敬酒，他順手接過去了。

「謝謝。」

「課長，你也常常來這兒嗎？」

「不，不算常常。」

說罷又漾起了笑。那種笑，好像隱含着一抹自嘲的味道。

你一杯我一杯地，空氣好像漸漸融洽了。太市的眼底裏，還鮮明地印着南課長被石井圓吉喝叱的情景。而當新六聽了這一幕之後所說的：「好像有什麼有趣的呢。該去挖一挖」的話，也還鮮明地存留在耳朶裏。於是太市不由地在內心裏想：既然這麼湊巧地碰上了，說不定能問出一點什麼吧。

「那些議員，好像有些是很霸道的，是嗎？」

太市看準有了喝酒的氣氛後，這才若無其事地試探了一下。

這時，南課長正碰上酒杯的嘴唇微微一顫，分明是被搔着了癢處了。不對！太市在內心裏叫了一聲苦。這種說法太露骨了。應該說得更委婉些才是。

那一幕既然被人家看到了，南課長心裏頭的疙瘩，比太市所想像的更厲害。

課長看看錶起身了。臉上的親切感一下子就消失無踪。太市感覺到機會失之交臂了。

「我先走一步。告辭了。」

南說着，却還站了兩三秒鐘不動一動。咦？太市也一愣。這時，南課長的酒臭和面孔一塊湊過來了。

「老弟，我是靠信念來辦事的。」

有一點口吃着。

他像是爲了說這麼一句話才站住的。接着，他那瘦薄的背脊就消失在門外。

靠信念來工作的——是一句陳腔濫調，他爲了說這麼一句話，猶豫了兩三秒鐘。話是陳腐，

但說者的心情却分明是緊迫的。這一點不難想像。人越是正經，越會說出平庸的話。

不錯，是有什麼。也不見得全是因爲新六透露過這話，喝着喝着，太市愈發地覺得有趣了。

看看鐘，過十一點了。這位舞女的老公爲了接老婆而起身了。

「銀座」只剩下霓虹燈光，屋裏暗下來了。他在距離一小段路的街角邊吸菸邊等候。夜氣料峭。

一如往常地，女孩們從後門出來了。今晚有一輛自用車停在那兒。一個大個子的男人身影冒了出來，走進女郎堆裏。突地，她們的談話聲和笑聲高昂起來。

那男子抓住了一個女人的臂膀拉着，好像是要她上車，女在抵抗着。其餘的女人們七嘴八舌地嚷着想制止他。

他終於放棄了。好像在笑着說什麼話。好大的個子，那寬寬的肩膀似曾相識。很快地，那寬濶的背脊被女人們推擠着，進入車內去了。

車子在女郎們的鼓噪聲裏開走了。女郎們又揚起了一陣笑聲。

接着，她們散成三三兩兩地走了。其中的一個往這邊走過來。是剛才被拉了手臂的女人。她是賴子。

「哎哎，害你久等了。這麼冷的。對不起。」

賴子一如往常地道謝，兩人這才並肩在陰暗的街路上走去。

「是誰？那個傢伙。」

太市問。

「呀，你看到了？眞氣人，那個傢伙總是那樣死纏人家。他一定要用車子送我回家。」

「喜歡上妳啦？」

「我不知道，煩死人。最近每天晚上都來，一定要和我跳。」

「是不是叫石井圓吉的市議員？」

「呀？」賴子看了一眼太市說：「你認識他？」

「對呀。」

眞有趣。今晚偶然碰上了南課長，又遠遠看到石井議員。怎麼會這麼湊巧呢？我是靠信念來工作的，南課長這話，背後到底含着怎樣的意義呢？「咱們走着瞧」，石井向南課長摔過去的這句話，又有什麼含義呢？

賴子依偎過來了。

「你在想些什麼？不是在吃醋吧？」

她擡起頭這麼說，還握起了太市的手。

「別儍啦。」他哼了一聲。

## 6

雖然有陽光，但是從海上吹來的風還是很冷峻。這兒是一塊寬濶的空地，有些地方長着雜

草，還可以看到疏疏落落的油罐和倉庫般的建築。

好幾個小島浮在海上，在島和島之間穿行的巡邏艇和跑大阪的貨船緩緩地移動着，確實是習見的瀨戶內海風光。

「就是那幢建築。」

新六伸出手指指着說。

是一幢像是工廠也像是庫房的細長二樓木板屋，窗玻璃多半打破了，一片衰敗。它在寬廣的空地上給寂寞地擱在那兒。

「它就是石井圓吉的鐵絲廠。咱們過去瞧瞧裏頭吧。」

新六說着踱過去，從破敗的玻璃窗口往裏頭窺了一眼，可以看到二、三個像是機器一類的東西，隨便擱着，當然是闃無人影。

今天一早，當太市來到陽道新報上班的時候，新六突然抓住他的手臂，說有個東西想讓他見識見識，把他拉到這裏來。

「我知道這兒就是石井圓吉的工廠，可是這又怎樣呢？」

太市詫異地問道。新六擦了一根火柴，小心地護着，點燃了香菸。

「好啦，咱們走啦。」

他一面吐煙，一面邊走邊爲太市說明。

「那所工廠是石井在兩年前蓋的，因爲業務不好，半年前起就停工了，目前是那個樣子。石

井因這家工廠，虧損了大約兩百萬圓。這倒不打緊，問題是那所破落工廠的建地。那兒是本市港灣拓寬的道路預定地，所以市政府已經正式要求廠方拆遷。於是石井就提了個要求，補償四百萬圓。」

「四百萬圓，這眞是獅子大開口啦。」

「對呀。他們的藉口是目前雖然停工，但正在準備復工。我們看過了，不用說復工是不可能的。可是石井表示，以將來發展可能來看，四百萬圓還是便宜的。」

「市府那邊怎麼說？」

「是由土木課的山下股長起草，向南課長遞了一紙計畫案，可是南不肯蓋章。」

「認爲要求額太高是不是？」

「不，根本就是一文也不給。」

新六說着吹了一口煙。

「爲什麼呢？」

「我從土木課裏的職員問出了這些，其後的發展，我也還沒查清楚。」

「可是，要求的數目太大，這一點倒可以理解，但一文也不給，恐怕說不過去吧。」

原來，石井圓吉當面喝叱南課長，原因就在此。但是，這又怎能怪石井會大發雷霆呢？

「嗯，爲了查明這一層，我們必須去查訪這個人。」

新六說着掏出了小簿子，讓太市看看用鉛筆胡亂地寫下的地址和姓名。

「是在地政事務所查出來的，這個人就是石井的工廠建地的地主。」

太市禁不住地在內心裏想：這位新六仁兄設想周到，不能再小看人家呢。他自謙沒有敏銳的嗅覺，其實確有兩把刷子。

他們找着了那位地主，是當舖的老闆。

「那塊土地是我的，沒錯。是石井議員擅自蓋了工廠，當時我也和他強硬地談判了幾次。在人家土地上隨便蓋工廠，這算什麼嘛。」

當店老闆在陰暗的格子窗後櫃臺邊坐着說明。

「可是末了石井議員道歉了，人家是議員，而且付月租，便不好再理論下去了。」

「這麼說，是未經土地所有人同意就蓋的，那就不會有建築執照吧，」

新六問了一聲。老頭搖搖頭答：

「這我就不知道了。」

在市政府建築課一查，果然是違章建築。

「怪不得南課長不肯蓋章了。違章建築當然不可能由公家來付補償金。」

太市對新六這種說法，表示意見說：

「可是那家工廠是在兩年前蓋的。石井是明明知道那裏是道路用地還蓋上的。換句話說，他是爲了補償金而蓋的。說是工廠，其實只有外殼，了不起響了幾聲機器聲吧。石井是爲了拿四百萬而蓋的。」

「眞有你的，老弟。」新六極口稱讚說：「我猜的也是這樣。不料南課長却不肯點頭。這是說，南課長必定知道那是違章。如果用這個理由來拒絕，那就太不給人家留情面了，所以他採取婉拒的方式。那些公務員，就有這麼怕有來頭的市議員。但是，石井當然不肯罷休。於是就來了咱們等着瞧的臨去秋波，這個是你聽到的。這傢伙，很可能敎山下股長幹出什麼來的。」

太市想起了南課長向他耳畔說的一句話：我是靠信念來辦事的。想來，南課長是在石井市議員的強大壓力下，拚命地挺着腰桿吧！

「那位南課長，眞是了不起。」

太市禁不住歎了一口氣。

「不錯。人是太軟弱了些，但正直誠實。不過到目前爲止，還不够當成我們報紙的獨家新聞。我怕咱們老闆會大失所望呢？」

新六縮着多皺紋的臉低語說。

## 7

市府裏的人事好像很有通融性，不久之後有了一次調整，土木課的山下股長調昇成爲港灣課長。本市由於把港灣計畫當做重點工作，因而過去設在土木課下面的港灣股改爲獨立的一個課，由股長晉升爲課長。

「有問題。」

看到這項人事命令發佈出來，園中社長在病床上坐起來，尖着眼兒說：

「爲了使山下當上課長，才把港灣從土木課分離出來的，這分明是瞞天過海的手法。八成是石井逼主秘幹的，因爲南課長不買他的帳。把山下弄出來，他就可以上下其手了。這可不能大意呢。主秘爲了收買人心，對於議員和公務員幾乎都是有求必應。以後眞不曉得會搞成怎麼樣子。各位，好好幹啦。」

社長嘴裏的「各位」，其實只有太市和新六兩名跑新聞的。

話說不久後的某日上午，新六看到太市馬上說：

「好戲上臺啦。咱們馬上一塊出動。」

在東京的報館的時候，每逢這樣的場面，總是在車子上挿着社旗，風馳電掣地飛奔而去的，但是在這家陽道新聞，不管到哪兒，都只有市內電車和兩條腿。

新六把他帶去的，是以前一起來過的海邊。一看，石井圓吉的那幢老爺工廠被拆除了，一旁堆着舊建材和木板。有小島的碧海，配上拆掉建築的痕跡和雜草，看來好像很可以入畫哩。太市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好像山下當上了課長，石井馬上就拿到補償款子了。」

新六附和地說：

「還用說的。沒有人會平白把屋子拆掉啊。咱們得好好查證一下。」新六的眼睛忽然亮起來了。

「怎麼查法呢？」

「簡單得很。管補償款子的是總務課，只要去找總務課就行了。」

於是兩人又趕到市政府。

不料總務課方面却表示沒有支付給石井這麼一筆補償金。

「這就怪啦。」

新六好像很意外。太市自語似地說：

「石井會不會軟下來？」

「絕對不可能。他不是這麼好對付的傢伙。」新六嘟起嘴斬釘截鐵地說：「他一定是拿到了錢，所以才會把破屋子拆掉。而且又是山下剛剛昇上課長的時候。咱們得把這個謎底挖出來才行。」

新六亢奮起來了。

這天晚上，太市跑到夜總會「銀座」去。到老婆上班的地方去，雖然不是滋味，可是他是另有目標的。

到底是地方都市的夜總會，在半暗不明的燈光裏浮現出來的裝飾，確實是土裏土氣的，却也相當豪華。

找了個座位坐下來，馬上就有服務生過來侍候，同時也有一名穿着禮服的女孩靠過來。舞池上，已經有十三四對男女，在廻轉的燈光照射下婆娑起舞。

他找了找賴子，馬上在跳舞的一堆中找着了。看到自己的老婆被別的男子這樣死纏着跳舞，實在是新鮮的事。

一闋樂曲告終，舞羣就散了。石井坐進卡座裏。賴子在後頭，好像往太市這邊投過一瞥，不曉得有沒有認出來，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

石井把賴子拉到身旁，一杯又一杯地喝着，然後和聚在身邊的四五個舞女商量什麼。她們也互相咭哩瓜拉地談着。因爲距離稍遠，聽不出談的是什麼。

石井把經理叫來，笑着說了些話。經理連連鞠躬。接着，石井拍了拍經理的肩頭起身。那些舞女們也一個個緩緩地站起來了。

石井還是不讓賴子離開。到底想幹什麼呢？太市詑異地望着，却不料賴子裝着有事，往這邊邁起了步子。臉上浮着笑，讓長長的裙裾曳在地上。那模樣，好像是偶然發現到熟客，所以移過來了。

「久違了。」

她開口。因爲太市身旁也有舞女，所以她不得不這麼寒暄。

「妳好哇。」太市也裝扮了適合這場面的臉。

「我們要陪石井先生到坐潮樓去。抱歉，下次請早，再見。」

她伸手和太市握個手，回到石井身邊去了。石井往太市盯了一會，她若無其事地喝了啤酒。

石井帶着賴子和其他三四個舞女走後，太市才問身旁的舞女。

「什麼是坐潮樓？」
一副扁平臉的舞女囘答說：
「喲，您不知道坐潮樓呀？是這裏最大的一家料理店啦。」
聽了這番話，太市馬上會意過來了。是賴子暗示他到坐潮樓走一遭。
他會了賬，正要出去時，碰到略顯憂慮的經理。
經理以爲太市也是客人，深深地向他鞠躬。太市便開口問了一聲：
「小姐們差不多走光了，眞無聊。有了什麼嗎？」
經理不情願地囘答：
「就是嘛。石井先生說今晚要開個攝影會，要我借幾個小姐給他。有什麼辦法呢？只好答應啦。正要熱鬧起來的當兒，東西叫人家給搬走了，可眞不好辦呢？」
這經理，居然把小姐們說成「東西」，多可笑。可是在這種晚間開攝影會，這不像石井的爲人呢？
「爲什麼不拒絕呢？」
「但願我能夠啊。石井先生是本市的頭頭，像我們吃這行飯的，可得罪不起啊。」
出到外頭，看看錶，八點四十分。
一面問路一面走，果然是幢大屋子。好像接近海邊吧，風裏有海潮味。
過了大門，走了好長一段碎石路來到玄關，那兒下女們穿着和服，排成隊伍般地等着。

「我是來參加石井先生的攝影會的。」

太市壯着膽說。

「是。歡迎歡迎。請走這邊。」

下女之一起身，穿上木屐推開中庭的籬門引路。

那兒地方好像不小，種着不少樹木。他擔心走得太近怕被揭穿，便叫住下女說：知道了，我自己走。

他躡着脚走上前去，來到中庭的一塊草地，舞女們站在那兒，四下一羣黑影，有二十個人左右吧！吵成一片。草地的燈不亮，只能模糊地看出那些人各拿着相機，口口聲聲要求模特兒們擺姿勢。

「各位，快九點了，可以開始了。」

是石井議員那渾濁的嗓聲。好像一聲令下，黑影忽然忙起來了，傳出來紛紛關照模特兒的叫聲：「對對，不要動」「對啦，再斜一點。」接着閃光燈也一閃一亮起來。因爲差不多有二十個人，所以一時彼起此滅，閃個不停。

休息了大約十分鐘，又開始閃。女人們發出一陣陣嬌聲。

太市覺得無聊起來，而且想到賴子置身這個場面，暫時可保沒事，也就悄悄從坐潮樓退出。

看看天空，沒有月亮，一片漆黑的天幕上，貼着星星。看着看着，忽然使人懷念起東京來了。

好想看看夜裏的海。往海風吹過來的方向信步走去，那兒是一幢幢的倉庫樣的建築，拉拉雜雜地排在一堆。從當中穿過去，好不容易地才出到碼頭。

海上也是一片漆闇，海水闃靜無聲。沒有風，濤聲細微，海水在下面靜靜地擺盪着。

對面有島，仍不見燈光。只有右邊離岸邊不遠處，好像纜着一艘小汽艇，檣桅上掛着一盞燈。在黑漆一片的海上，只有這一盞燈光亮着。

這艘小汽艇和岸邊之間，還停着另一艘船的黑影，看不到任何燈光。

看來，一切那麼寂寞，那麼黑暗。

太市禁不住要流淚了。好想囘東京去。想到自己流落到瀨戶內海的一個無名小市街，一身落魄相，眞要憐憫自己。這麼一來，陪着他受苦的賴子，也似乎更可憫更可愛了。

太市在那兒站了五六分鐘就走了。

一身慵懶地躲在棉被裏睡着，却被賴子叫醒了。

「怎麼樣？攝影會情形，還好吧？」

他睡意濃濃地問。她囘答說：

「眞不曉得那叫什麼攝影會，煩死人。足足花了一個小時那麼久。根本就是亂拍一通嘛，累死人。不過，小費倒給得不少。」

「那不錯嘛。」

「你呢？去了沒有？我給了你暗示的。」

「去過了。不過只待了一會就走啦。」

「你這人，眞是靠不住啊。」

## 8

次晨，在床舖裏看看早報，地方版上出現了一個大消息：南土木課長失踪了。太市一下子就醒過來了。

——南土木課長十四日晚上未見返家，家族到處查問，未得要領，只好向本市警局報案。南課長生活嚴謹，過去從未有過外宿不歸情事，故各方深感憂慮。

十日晚間，南課長參加從土木課港灣股長榮昇新設港灣課長山下健雄的送別宴，九時十分許宴畢返家。據稱，這時南課長已有幾分醉意，衆人勸他勿騎脚踏車，他還是騎回去了。

山下港灣課長表示：「我發現到南課長醉了，所以勸他勿騎車子，走路回去比較安全，可是他不聽，還是騎回去了。我實在應該送他回去才是的。眞希望一切不會有事。」——

太市扔下了報紙跳起來。通常，他都不會叫晚睡的賴子，可是他那麼用力地霍然而起身，便把賴子驚醒了。

「你怎麼啦？」

她睜開眼說。

「沒什麼。我這就上班去，妳再睡吧。」

他抹了一把臉就衝出去。他說上班，不用說是到陽道新報去。以前，他如果說上班，那是指普天之下第一流的大報館呢。

趕到後這才吃了一驚，湯淺新六居然已經到了，駝着背坐在社長面前。看到太市也來到，猛眨幾下眼睛說：

「早安。你也這麼早就趕來了。」

仍然是那張一無變化的萎縮的臉。

比較起來，園中社長雖然坐在床舖上，倒是一臉的亢奮，顯得滿面紅光。眼睛也閃閃發亮。

「老弟。」社長叫了一聲。聲音裏確有一份自恃。「本市市政，終於到了這個地步了，出了這麼不吉祥的事。」

太市擡起臉反問：

「請問社長，您說的不吉祥的事意思是？」

「這還用說嗎？你幹嘛一大早就趕來啦？」

社長伸出手敲了敲報紙。那是報導了南土木課長失蹤消息的早報。

「可是，南土木課長失蹤，不一定就是不吉祥的事吧。只要我們還不知道實在情形。」

「廢話。」社長吼了一聲。「我還以爲你多懂一點市政情形呢。」

「是的，我是自以爲懂了一些市政了，但到目前爲止，這和南土木課長的失蹤攀不上關係。」

好不容易地才起個早趕來的，不料當頭挨上了這幾記，實在受不了，所以禁不住想頂頂老人罷了。

「不，絕對有關係的。」

「可是，還沒有任何事實。」

「沒有也可以知道。別以爲我老躺在家裏，市府裏的事，我照樣瞭若指掌。沒有這樣的直覺，還能弄出標榜淨化市政的報紙嗎？」

「也許社長只要直覺就够了，可是我們非有客觀的資料，便不可能有判斷的基礎。」

園中社長瞟了一眼太市說：

「你老弟過去因爲在大報，只負責一小部分的工作，所以才會說這種近視眼的話。爲了洞察眞相，你得把眼光睜大才行。你總是左一句資料右一句也資料，你不是和南土木課長交談過幾句話嗎？」

「是。是交談過。」

太市回答後才怔住了。確實有，南課長曾經向太市說過這麼一句話的：

「我是靠信念來工作的。」

光這句話，也可以說就是資料了。這老頭，說法倒很有意思啊。

「看，我沒說錯吧。」

園中社長看到太市在沈思，有點忘形了。又說：

「碰到事情發生了，才慌忙去撿拾露在表面的，已經太遲了。資料嗎，平時就有。經常有……」

這時，電話鈴響了。可不是新式的、擱在桌上的，而是掛在樓梯口的舊式電話。

「我來接好啦。」

一直默默不響的新六，這時這麼說着起身提起了話筒，是是地應了幾聲說：

「謝啦。」

機械地道過謝就掛斷回坐。

「是什麼事？」

園中社長好像不放心地問。

「是警局的副局長，說南土木課長屍首在上游浮上來了。」

「什麼！」社長猛瞪了眼睛急問：「然後呢？」

「他們說，脚踏車也一起撈上來了。因爲沒有外傷，目前認爲是過失死亡。」

新六還是一無感情地說。

「蠢貨。」社長尖起了眼睛說：「是他殺。絕對是。」

## 9

南土木課長的葬禮，下午三時起在喪宅擧行。

太市決定去上上香。雖然，和他生前談不上有什麼交情，但總覺得不是外人。

太市忘不了那一次在小吃店看到的南課長那微微低着臉啜飲時的瘦削臉頰。

「我啊，是靠信念來工作的。」

這句微微口吃着說出來的話，也還清晰地印在耳膜上。

信念是什麼呢？

南課長那受到市議員石井圓吉的壓力，拚命地抵抗着，這種精神在這一句簡短的話裏表露無遺。沒有比地方議會的議員頭頭，更對市政府人員橫暴霸道的了。尤其像石井這種人，市府人員都對他擡不起頭來。連市長、主秘還有議長，都不得不對他謙讓幾分。石井就有這麼神通廣大。

而南課長居然把石井的這種氣燄給煞住了。所謂「信念」，也就是南課長用來抵抗石井的暴力的決心吧。想想區區一個課長，而且又是個性軟弱的他，竟然能下定這種決心，太市能够想像到那是多麼了不起的事。

豪强如石井議員，想來在南課長的頑抗前，不免也感到棘手萬分吧。但是，人家是得理不饒人，石井又能如何呢？過去，他憑自己的威勢，可以爲所欲爲，無往不利，碰上了南，他終於一籌莫展了。

石井替心腹山下股長弄了個港灣課長的職位。明眼人一看卽知這是削去南課長實權的一部分，然而萬萬沒料到，就在這當兒，南課長竟然遭遇不測。

園中社長在床舖上大吼了一聲：

「是謀殺。」

其實，這只是他在憤怒當中不經意地吼出來的，並沒有任何證據。

太市確實覺得南課長是至堪憐憫的人物，因此才想到去燒炷香。這也是塵世裏的一段緣吧，他想。

找到了南家地址，太市這才發現到他最近好像來過這裏。

「什麼時候來過的呢？錯不了，確實來過。」

他站住看看週遭，終於想起來了。十號那天晚上，他跑到坐潮樓來看看石井圓吉的夜間攝影會。這兒正是坐潮樓附近。

那一次是晚間，感覺上和白天不同，但確實沒錯。在路上走着走着，坐潮樓的屋頂在左邊出現，右手則是那幢倉庫。那天晚上，他走過倉庫旁，出到海邊看海。

原來，南課長的住家離坐潮樓不遠。

實際上，道路在那兒成十字路口，往左拐就是南課長家。轉角處的電柱上，貼着寫上「南家」兩字，外加箭頭的標幟，是給弔唁客看的。

在那兒拐過彎，再前進四五分鐘就來到南家。這兒已經是街尾了，附近人家之間，依然保存着田園。

太市緩步走着，一看豎在路旁的電柱上有個人在攀登。好像是電力公司的人員，正在修理路燈。有個附近的老人在柱旁仰起頭看着。

「眞壞。小孩還可以原諒，一個大男人，怎麼可以幹這種事呢？」老人在向電力公司的保養人員說着。

「老伯，你看到是嗎？」

工人從上頭問。

「我聽到哐朗一聲就跑出來看看，燈熄了，有個男子手上拿着木棒一樣的東西逃走。我猜那是空氣槍。用空氣槍來打路燈，這惡作劇太過份了。」

太市聽到這些話，不由地在心裏想：在鄉下，還有這種玩法呢。

來到南家屋前，路上飾着許多花環，不愧是市政府幹部的葬禮，排場蠻不小的。有若干來客在進進出出。

「簽名處」坐着三四個市府職員。太市交出了奠儀袋子，他們殷勤致謝，可是看到他的名片，眼光就一亮。他的名片上有「陽道新報記者」幾個字。由於園中社長經常抨擊市政，這些官兒們自然就對這家小報不懷好意了。

太市邁起了步子走過去。

已經成了「未亡人」的南太太，帶一個小孩坐在祭壇一旁。還有多位似乎是南家親戚們。這都不打緊，可是山下港灣課長的面孔也在其中，這倒使太市吃了一驚。

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爲山下是南課長的舊屬，他來幫忙張羅葬禮，是當然不過的。只因太市深悉生前的南課長和山下之間的情形，所以才覺得格格不入。

太市在靈前誠心燒香弔祭。只因他偶然流落到這個地方，才會和這位故人產生了那麼一點關係。太市雙手合十致意，心裏陡地想到：也許這就是命運吧！

當太市起身時，眼光偶然碰上了山下。這人也認識常到市府採訪的他。

山下給他投過來狠狠的一瞥。

## 10

太市辭出喪宅，往十字路口的方向走。來時正在修理的路燈已經修好，裝上了一隻新的電燈泡。

走到十字路口，這才看出來，如果在這兒不拐彎，一直前進，便會出到海岸。因爲前面可以看到碧海一角。

太市幾乎想出到海岸看看，却又覺得懶得再走，便回家了。賴子正在熨一件衣服。

「呀，你怎麼啦？」

賴子看到太市臂上纏着一塊黑布問。

「剛去弔唁了市政府土木課長的葬禮。」

太市說着，取下了黑布，在榻榻米上躺下來。

「啊，是報上登的，聽說是喝醉了酒掉進去的。好可憐啊。」

「嗯。」

太市躺成一個大字。

「還要睡啊。上班時間，怎麼可以賴在家裏呢？」

聽到上班這兩字，太市便覺得可笑了。社長下來，才不過三個人，半張大的報紙，還是請街路上的印刷店印的。而以前，他上班的可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大報呢。

「我累了。賴子，過來一下，讓我枕枕妳的腿。」

他說的累，其實是落魄到這種地步的心勞。

「討厭。」

賴子嘴裏叱着，却也擱下了熨斗踅過來。太市把頭枕在她腿上。後腦勺有了柔軟的感覺。

太市眼睛上，映着賴子的面孔。我讓她也吃了不少苦頭了呢，他想。

「看什麼看嘛？」

賴子從上頭往下看。眼裏有笑。

「因爲妳還是這麼美。」

太市信口應了一句，賴子却突然俯下來吻了他。太市覺得她太可憐了，把手臂伸到她背後，用力地抱住。

「害苦了妳啦，眞抱歉。」

他細語，賴子擡起臉搖搖頭，定定地看着太市說：

「你眞好哇。」

她有無限溫情。

想到自從雙雙流浪到這兒以後，她就只有他才是唯一的依靠，因而他愈發覺得她可愛了。他說：

「賴子，妳可要保重自己啊。」

「你才要保重啊。要不，教我怎麼辦呢？萬一你也像南先生那樣，我也會活不下去的。」

「這個妳放心吧。我不會有事的。」

「眞的哦。如果把我一個人丟在這兒，我會走投無路了。」

一如往常，賴子說到末了，改成了開玩笑的口吻。這也使太市頓覺心情輕鬆了一些。

「那時，叫石井圓吉把妳撿起來吧。」

「眞的？可以這樣嗎？」

賴子的眼裏露出好玩的光。

「可以。」

「那就這樣吧。那個傢伙，最近纏得人家喘不過氣來了。」

「哼。」

「妳眞的一個人嗎？讓我照顧妳吧。唉唉，囉嗦個沒完。目前是還可以應付，但是人家越逼越緊了呢。」

「有沒有對妳怎麼了？」

太市不免也感到不安了。

「你也會吃醋了？」

「混蛋。」

「總會有些小動作的。好像老想碰碰我。不過你放心，我不會讓他亂來。」

「那當然。因爲妳是我的老婆嘛。」

「對呀，嘻嘻。不過人家可是虎視眈眈呢。好比那天晚上的什麼攝影會。對對，就是那位南先生墜海死亡的那個晚上啦。回家的時候，他說要搶刼。就是要把我搶去的意思吧，車子也在等着。我拚命逃啦，哎哎，好可怕。我就是害怕這一招，所以才暗示要你也過來的。沒想到你自己先溜了。眞靠不住。」

「抱歉。」

「光一張嘴，抱歉有什麼屁用。」

「才不。這不是嗎？」

太市緊緊抱住她，給她深吻。她讓睫毛平整地倒着。太市想到這麼一個可人兒是屬於他的，幸福感便在心口汩汩泉湧。

「有件事怪怪的。」賴子收回嘴說：「那個晚上的夜間攝影會，是石井辦的，可是後來我才打聽到，石井本人對開麥拉一點興趣也沒有。這不是很怪嗎？難道是爲了進攻我，才辦了那種活動？」

「哼哼。」

太市翻過身改爲匍匐，點燃了香煙。

他一面吸煙一面想：這事倒眞蹊蹺。光是爲了討賴子歡心，好像不太可能辦那麼大規模的活動。而且對開麥拉興趣缺缺的人，幹嘛來個夜間攝影會？

沒錯，南課長正是同一天晚上墜海死亡的。攝影會和南課長之死，兩者南轅北轍，不可能有關係吧。但是，時間上正好是雷同的。這是巧合嗎？

「南課長的死，絕對是謀殺。」

太市的耳朵裏，又響起了園中社長的話。

好。我得去看看現場。

他一吼就跳起來。

「咦，又要出去？」

賴子擡起了眼問。

「嗯。要幹活啦，妳也差不多該準備上班了吧。」

## 11

太市來到那個十字路口。夕陽開始斜了，他自己那投在路上的影子好長好長。

哪兒是東哪兒是西呢？對啦，海在南，拿這十字路口做中心，南課長的家剛好和海相反，是

北。坐潮樓在路北，在稍後的地方露出一截屋頂。

南課長是從西邊的市政府，沿這條路騎脚踏車過來，然後在十字路口拐向北，囘去家裏。那天晚上，宴罷囘來，到十字路口以前，也該走同一條路才是。

然而，他來到十字路口後，沒有拐向北，而是拐向南方，拐南直進，只要再兩百公尺左右，就出到碼頭，下面就是海。換句話說，當他在十字路口上的時候，向左拐便是家，向右拐便是海。

南課長是不是把左右搞錯了……這不可能。他在那條路上，上班下班走了十五六年，就算是夜間，還喝醉了酒，憑多年習性，也不可能走錯一向走慣的路。

太市在十字路口上拐向南，出到碼頭。

海出現了。這種景色，什麼時候看都美妙。遠處浮着幾個島影。西下的陽光，使映在太市眼裏的這番風光加上了一抹哀愁。上次，他甚至還爲了這幕夜景，懷念東京之餘，禁不住灑下了辛酸之淚。

對，那是十號晚上。南課長連同他的自行車，從碼頭墜落海中，也是那一晚。

太市站在岸上往下看。海水好像很深。海面很平穩，但還是有白色浪頭，以相當强烈的力量衝擊着石垣。南課長就是落在這樣的波濤裏被吞噬的。

看着看着，太市忽然覺得少了一點什麼。比起那天晚上，這一刻的海好像寬廣了許多。

很快地，他就明白原因了。那天晚上，海上多了一艘貨船。還有，貨船過去，又纜着另一艘

汽艇。它們都不見了，怪不得海看來寬多了。

太市在那兒坐下來，看了好一會兒海。太陽完全沉下去，只在天空上遺留着明亮的色彩。無由排遣的寂寞感又湧上心頭。什麼時候才能回去東京呢？眼前無端地勾起有樂町一帶人們忙碌的情景。他想起了直到深夜還輝煌的高樓燈光。此生彼滅的朋友們的臉。他懊悔和經理吵架。那未免太沉不住氣了。可是，當時確實只能那樣。

比較起來，這位園中社長，委實可親可愛多了。只爲了糾正腐敗的市政，堅守發行只有幾千份的小報。老人是深信他能夠淨化市政的。他不像別的一些小報，絕不强迫人家刊登廣告，也不要人家的不樂之捐，遑論恐嚇勒索那一套。只要一開口，總是正義、公道，完全像個年輕人。

唯一的同僚湯淺新六，也是個怪傢伙。外表糊塗，實則眼觀四方，靈通得很，看來沒有比這種人更適合『陽道新報』了。像他這種新聞記者，當今東京恐怕再也不會有了。

這兩個人，太市都喜歡。他常想，如果他不再有任何野心，心甘情願在鄉下過日子，那就跟這兩位過一輩子也不壞。

——可是，我還這麼年輕啊。

他不希望在這鄉下埋沒。他還有夢。首先，他不忍心讓賴子陪他在這兒待下去。那對她太不公平了。

一看，四下暗下來了。

對，得跟園中社長連絡一下才行。這一刻，老頭可能在擔心他跑到哪兒去了呢。

太市起身往十字路那邊走囘去。他邊走邊左右瞧瞧，希望能找到有電話的人家。

還好，找到了一家雜貨店。店面雖然小，却有電話。

進去借電話。不會像東京那樣，遭人白眼。不管在那裏，鄉下的人們都很樂意借電話給人。

園中社長出來接了。

「是社長嗎？我目前在查有關南課長死亡的種種事。」其實也談不上種種事，不過他還是這麼說了。

「辛苦啦。」老人渾濁的嗓聲加上了一股彈力。「新六也在市政府那邊拚命地挖着。你老弟好好幹啊。」

「我會。」

「記着，南課長不是普通的死亡，絕對是被謀殺的。警方當做過失死亡，他們都是蠢牛，啥也不懂。我們報紙可要動起來了。咱們一定要替南課長報這個仇。你不必三心兩意，往謀殺的線追查下去，我相信不會教我失望吧。」

「是是。」

把電話掛斷了以後，社長那亢奮的聲音還在耳底嘶鳴着。新六好像也被驅遣出來了。

太市出到道路上。

來到十字路口，路燈在北邊一段距離的地方亮着。他想起了白天來燒香時看到的電力公司工人在修理路燈的情形。

當他打算往西拐過去的時候，忽然在相反的東方看到有什麼東西在發着蒼白的光。好像是鐵工廠在加班吧，一陣陣地發着焊接的閃光。太市站住了，看了好久。

他覺得這工廠需要好好地看一眼。他於是邁開了步子，循那蒼白的光線走過去。果然是一家小工廠，門柱的燈光下，可以看到一塊招牌：「大隈鐵工廠」。

他想問一件事，往廠邊小屋走去，敲了敲門。裏頭有一名辦事員。

幾分鐘後，太市離開那兒。他的臉上掛着一股亢奮的神情。

回到二樓上的住居，賴子還沒有從夜總會「銀座」回來。他獨自開始用心地畫起一張圖面。畫好後，他一面端詳一面沉沉地思考起來。

## 12

早上，太市到報社上班時，社長太太正在打掃屋子，告訴他社長在樓上等着。樓下是編輯部，舊榻榻米上擺着兩張桌子。

太市讓梯子咿唔響着上到樓上，園中社長一如往常盤腿坐在棉被上。前面坐着另一個人，就是湯淺新六。

「早哇。」太市打了一聲招呼。

老人轉過了頭。臉上好開朗呢。

「田村老弟，你請坐吧。」

「是是。」

「新六挖來了好新聞。好稀罕呢。」

新六在一旁露出了苦笑。

「那好極了。是和石井有關的嗎？」

「當然囉。新六，你告訴他吧。」

老人十分滿意似地拿起了茶杯喝了一口。

「田村老弟，我終於抓到了石井的尾巴啦。」

新六把面孔轉向太市說。

「尾巴嗎？」

「不錯。前一陣子石井不是自己把那家破工廠拆掉了嗎？」

原來是這個——太市想起來了。石井蓋了一所違章工廠，藉口開闢馬路，向市政府申請補償。石井明明知道那兒是道路用地，還蓋上房子。這是明知故犯，目的就是爲了補償金。

南土木課長知道這一點，所以拒絕了。石井雖然向南課長施加壓力，可是後者不肯屈服，於是石井就想辦法讓心腹山下股長升任新成立的港灣課長。

山下當上課長不久，石井把破工廠拆除了。當時，太市和新六也到現場去看過的。

不料查過了才知道，土木課連一文補償費也沒有付給石井。南課長是不可能付，但石井沒有拿到錢，也不可能拆除的。這是說，他必定從哪兒拿到了錢。

——這裏有個戲法。我一定要把底細查出來。

新六說過這種話的。這一刻，一定是查出了什麼結果來的吧。

「恭喜你老兄啦。請告訴我你的發現。」

「錢是港灣課給的。光查土木課，當然查不出來。」

「那麼是山下給了他方便啦？」

「對，山下屁股都還沒坐穩，就向石井輸誠表忠了。」

「嗯。可是那也得師出有名吧。」

「是從港灣擴充費裏頭支付的。」

「原來如此。」

太市在內心裏驚歎了。港灣擴張費，這不是許多人都感覺興趣的事嗎？本市目前有個擴充港灣的五年計畫，因此有一筆國庫補助款。

「拿到多少？」

「六百萬圓。」

太市又驚住了。叫喊般地問；

「那幢破房子也值六百萬！是誰估價的？」

「當然是石井和山下兩人上下其手。石井還是港灣委員之一呢。」

「其他委員和議員，難道不會表示異議？」

「沒用，大家都在石井的壓力下。連議長和主任秘書都得看他的顏色。」

這時，一直默無一言的園中社長吼了一聲。

「全部都在發臭。本市市政，一片腐臭了。田村老弟，市民的稅金被浪費在這種不法的事情上面，你說怎麼可以呢？不行。我們陽道新報絕對要向所有的市民投訴，糾彈這種不法行爲。」

太市覺得這種說法實在沒錯。鄉下的市政原來是這麼糟糕的。怪不得地方自治喊了半天，依然在鬧窮。

太市重新感覺到，園中社長確實有不凡的一面。

「田村老弟。」社長向太市轉過臉說：「昨晚，你在電話裏說查出了南課長的死因，是怎麼回事啊？」

「不，還在調查當中。我也相信南課長是被殺的。」

「這還用說，我早就這麼告訴你了。」

「讓我再蒐證，請再等等。」

老人好得意地說。

「好吧。這是大案子，老弟確實需要愼重其事。」

太市總算鬆了一口氣。萬一透露了風聲，那社長一定會吵起來的。

「但是，社長，如果南課長是被殺，那兇手會是誰呢？」

「當然是石井他們啦。」

老人泰然地回應。

「可是石井已經達成目的，也沒有必要殺南課長啊。」

「你老弟眼光還嫩得很呢。石井不得不殺人家，這就表示他有不少把柄抓在人家手裏。我猜南課長是激於義憤，準備向反石井派揭發，於是石井搶了先機，來個殺人滅口。這就是行兇的動機了。」

看樣子園中社長對自己的想法是從不懷疑的。

## 13

太市和新六從樓上下來，各在老爺桌前坐好。這兒便是他們的編輯部。

「田村老弟，關於南課長的死因，你告訴老頭的，是眞的嗎？」

新六甫落座就這麼問。

「是眞的。老頭說對了，是謀殺。」

「哇塞，我還將信將疑的。那麼是誰把南課長推進海裏的？」

「其實也不是有人直接下手。我是說，雖然沒有兇手，但是確實有人造成把南課長推入海中的結果。」

新六聽得糊里糊塗的，太市只好繪一張圖，並詳加說明。

「這眞是不得了啊。」

新六看着圖嘆了一口氣。

「所以嘛，我必需查查我的推理對不對。我非常希望你能幫幫我的忙。」

「好，當然好。反正我目前沒事。」

「謝謝。」太市謝過後又說：「那就請你替我查查十號那天晚上，泊在岸邊不遠處的貨船和汽艇是什麼人租用的。」

「OK。這件事簡單得很，包在我身上。反正不外是本市的船，查查船公司就知道了。還有別的嗎？」

「那就再加一件吧。那天晚上，山下和南課長一起吃了飯，我記得是歡送山下的歡宴。飯局是幾點結束的，或者預定中幾點鐘應該結束的。還有南課長，他大約有幾分醉。這些都請查清楚好嗎？」

「好。那家餐廳我也很熟，可以問出來的。」

「拜託拜託。我也有些事需要查查。」

兩人一起離開了陽道新聞社後各奔前程。太市回過頭一看，新六微駝着背彳亍移步而去。

太市在那個十字路口左拐，走向南課長家。來到那隻路燈下就站住，往上頭瞧了瞧。換過的燈泡，安全無恙。這兒的路燈都是裸露的，只有上面一個傘形燈罩。

太市微彎下腰身四下走走。他希望能找到氣槍子彈。

「喂喂，你這位先生在幹嘛呀？」

突然有聲音從頭上傳過來。

太市一驚仰起頭來，原來是路旁三樓上有個老人在喊話。想起來了，正是那天和電力公司的工人搭話的老人。他好像不懷好意地看着太市。

太市樂開了。

「您好。我是找氣槍的子彈。」

「子彈？」

「是。幾天前不是有個人用空氣槍打了這隻電泡嗎？我就是在找那顆子彈。」

「哼哼，你是誰？」

「我是報館的人。」

「哪個報館？」

「陽道新報社。」

太市只好老實說。以前在大報，他是會挺起胸口說出名稱的。

「你說陽道新報？嗯，你等等。」

老人把樓上的紙門關上了。

不一會兒老人就下來了。臉上還意外地漾着笑。

「陽道新報是我愛讀的報紙，批判市政針針見血嘛。正是據孤壘以頑抗……」

原來還是一位知音呢。園中社長聽到這話，一定會高興得跳起來。

「你倒告訴我，找氣槍子彈幹嘛。」

「老先生，原諒我先請問，這隻電泡被打碎的是哪一天？」

「十號，傍晚時分。天剛剛暗下來。」

太市聽到是十號傍晚，高興得幾乎跳起來。就在這時，老人突地向他伸出了一隻拳頭，把五指打開說：

「就是這個了，子彈。」

可不是嗎？那是隻氣槍的子彈啊。

「是我把它撿起來的，爲了檢擧不法份子。」

「那是說您看到了開槍的人？」

「當場是跑掉了，不過後來我去找過。這麼小的鄉下地方，只要找找平常喜歡玩空氣槍的傢伙，馬上就明白了。」

「誰？」

太市幾乎叫出來。老人沉沉地睨了他一眼。

「問這幹嘛？」

「爲了淨化市政，我一定要知道。」

咄嗟間，太市想到了這麼一句話。

「怪啦。打破電泡的傢伙和淨化市政也有關係啊。」

老人把眼睛瞪圓了。

「有的。」太市斬釘截鐵地應。

「唔……」老人想了一會兒說：「既然是爲了市政，那就沒辦法了。爲陽道新報透露給你。是……」

「……是？」

「那個叫山下的市政府課長的弟弟啦。」

## 14

入晚後，太市又和新六在那家小吃店碰面。這次，兩人撿了一個角落的座位，避免讓人家聽到交談。

新六先提出了報告：

「餐廳是三天前就用山下的名義訂了桌席。是他自己的送別宴，用他名字訂實在不妥，不過山下多年來就在南課長手下管這些事務，所以也不算太不合理。預定中是九點多散會。」

「九點多……」

太市猛點一下頭。

「事實上，九點零五分飯局就散了，南課長騎上自行車離開那兒是九點十分。聽說他醉醺醺的。不過還是能騎車，可見並不算嚴重。」

「嗯，是的是的。」

「比較麻煩的是船。」新六說着，蹙了蹙眉頭。「不，貨船是查出來了。原來並不是貨船，是挖泥巴的浚渫船。是縣政府的，從四號起就纜在那兒，有一個禮拜了。」

「一個禮拜，那是說到十一號。好傢伙，居然把這一點也算進去了。」

「對。這都不打緊，問題是小的那一艘還查不出來。汽船公司本市只有兩家，都去問過了，他們都表示沒有在那個時候出船。」

「會不會讓石井給先打點過了？」

「那兩家公司我都熟，不會對我隱瞞的。」

說起來，這新六好奇怪，本市內很多地方，他都好像很有面子。他既然這麼說，該不會誇大其詞吧。

可是這倒有點不好辦呢，太市暗想。正如新六所說，問題是那艘小汽艇。山下租的，大概錯不了。如果這艘船不屬於本市的船公司，事情就更蹊蹺了。

「從哪兒租來的呢？」

「不知道。完全沒有線索。」

「不是石井，便是山下弄來的。」

「這可不好查呢。」

不管多麼難，也一定要查出來才行，太市想。

他和新六分手回到家。賴子當然還沒有回來，他只好自個兒躺下來想東西。

石井園吉藉口開攝影會，把賴子她們帶出夜總會「銀座」，是晚上八點四十分左右。那時他也在場。他還從後頭跟上去，有二十名上下的業餘攝影家閃起了陣陣閃光燈。根據賴子的說法，這情形繼續了足足一個鐘頭那麼久。

南課長宴畢離開餐廳是九點十分。從那兒到十字路口，大約需時十分鐘，正是坐潮樓在開攝影會的時候。時間上應該配合上了。

為了達到目的，那艘小汽艇是被石井或者山下，當做道具安排在那兒的。非查到這艘船的底細不可。到哪兒去才能再找到像給了他子彈的老人呢……

想這想那的，不知不覺間就睡着了。

他突地被搖醒了。睜開眼一看，是賴子。

「怎麼可以這樣睡呢？會着涼的。」

「怎麼，已經這麼晚了？幾點？」

「十一點半了。」

「哇，這麼快。」

太市揉揉眼，賴子俯下面孔深深地吻他。

「醒來了？」

太市仍半閉着眼睛。

「不行。會着涼的。」

「不會。」

「我說不行便不行。」

賴子拚命地搖他。

「放開我吧。」

「不。溝口先生就受了涼，住院了。你可不能這樣啊。」

「溝口？誰是溝口？」

太市懶洋洋地問。

「是常和石井一起來店裏的跟班。聽說是市政府的什麼股長。夜裏打痲將，結果感冒了。」

「打痲將還會感冒。」

「是這樣的啦。最近這個人都看不到影子，所以我就問了石井的另一個手下，這才知道原來是在船上打痲將打到半夜。喝了一晚海風，當然會感冒了。他說傳出去了沒面子，要我守秘。」

「妳說什麼！」太市猛地跳了起來吼叫：「賴子！」

「你幹嘛。」

「妳說他們在船上打了痲將？」

「對呀。」

「十號那天晚上，對不對？」

「這我倒沒問。」

「賴子，妳再向那個人仔細打聽打聽。這一點非常重要。就是下點媚勁兒也無妨，一定要問清楚，我不會怪妳的。」

「你這人，多討厭。」

## 15

「社長，那就讓我仔細報告吧。」

太市表明案情已經掌握清楚，要說明經過一切，在社長前面坐了下來。——已是兩天後的事了。新六也在一旁，一如往常若無其事地坐着。

老人盤腿坐在被上，已是一臉的亢奮。

「十號那天晚上，石井和山下共謀，計畫殺害南課長。這計畫的頭一項，就是在坐潮樓辦一個夜間攝影會，而且時間一定要在晚上九點稍前到近十點之間。剛好，離岸邊不遠的地方有一艘繫的浚渫船，便決定另外再安排一艘小汽艇。小汽艇上有桅檣，點着桅燈。這艘小汽艇大約從八點鐘就泊在這個位置，直到午夜時分爲止。另一方面，由山下港灣課長安排，在餐廳設宴。九點多，需要讓南土木課長宴畢，騎脚踏車回去。另外，這天晚上南課長家附近的街燈必需熄滅，也是不可缺的。以上四件，也就是這項犯罪的必需條件。」

「哦，這是什麼意思呢？」

「讓我依序說下去吧。南課長回程，都是由西邊來，在十字路口左彎。如果是白天，當然不會有問題，夜裏這兒漆黑一片，只有南課長家附近的電柱上有一盞路燈。來到十字路口，便有這盞燈來照明。還有，這兒有家工廠叫大限鐵工廠，做夜工時，常有瓦斯焊接的藍光閃亮。從西邊來到這兒，路燈和工廠閃光便成了目標。可以想見，南課長夜裏回家時，也是以這兩者爲目標。犯罪者所着眼的，便是這一點。」

「嗯。」

「如果從這十字路口的相反方向有路燈光亮着，工廠的瓦斯焊接又在散發着閃光，那情形會如何呢？平常用這兩者當目標的人，一不小心就會往相反的方向前進。這麼一來，他就往碼頭的方向踩過去了。」

「唔唔。」

老人瞪圓了眼睛。

「那天晚上，南課長也是騎自行車。他來到十字路口，照例準備左彎，可是想了想，便往右一直地駛過去了。那種速度當然可觀，於是人連車從碼頭衝進海裏去了。那兒沒有任何柵欄。那麼南課長爲什麼在十字路口想了想呢？是因爲和平時相反的方向，有路燈和工廠閃光照過來。他半醉。在這一瞬間他產生了錯覺。他相信路燈和工廠閃光是正確的目標。於是原本應該往北的，他却往南把車子駛過去了。」

「是在相反的方向，有了路燈和工廠的閃光嗎？」

「十號那天晚上確實是。首先，眞正的路燈熄了。那是因爲這天傍晚時分，有個人用空氣槍把電泡打掉了。還有，這一天大限鐵工廠是公休日。兇手知道大限鐵工廠的公休日，所以才選中了這一天。」

「唔……」

老人只有呻吟。

「現在，我們知道眞正的光都消失了。然後呢？非有僞造的光不可。鐵工廠的閃光，是用那天晚上坐潮樓開的夜間攝影會，讓二十幾個人的開麥拉閃光燈來代替。南課長在十字路口看到了，以爲那是瓦斯焊接的閃光。坐潮樓的方位，以十字路爲中心，剛好與大限鐵工廠成對角。其次是路燈。他們在海上安排了小汽艇。這就是說，由艇上桅燈代替了路燈。這裏，兇手花了周密的心思。因爲縣的浚渫船停泊在那裏，讓小汽艇纜在它背後，桅燈就不會映在海上了。而這浚渫船夜裏不作業，燈全部熄了，黑漆一團。換句話說，看去就只有小汽艇的桅燈一盞亮着，代替了路燈。」

「想得眞妙啊。」

社長感歎了一聲。太市繼續說；

「其次是時間的問題。坐潮樓的夜間攝影會，從九點以前就開始了。前後大約一個鐘頭當中，不住地發出閃光，因此南課長到達十字路口的時間，即使稍有誤差，也不會礙事。可是，南課長一如預定，九點稍過就結束了飯局，離開了餐廳，騎上自行車走了。到達十字路口，大概在

九點十五分到二十分前後吧。一切都如兇手所預料地進行。他看到僞裝的『路燈』和『工廠閃光』，筆直地往海那邊騎過去。這當兒，他的醉意，是弄錯方向的條件之一。應左彎而右彎，第一是僞裝的光，第二是醉意，就是因爲這兩個條件而使他的思考力模糊，一路以燈光和閃光爲目標前進了。由於自己有醉意，所以不靠思考而靠目標物來前行，這種經驗人人都會有。然後，當南課長往錯誤的方向前進以後，那兒就不再有任何阻止他的事物了。他就這樣成了過失溺死的寃死鬼。」

園中社長亢奮着，一臉的紅潮。

「最後是兇手了。把路燈電泡打掉的，是山下的大兒子，今年剛畢業出來，憑老子的關係，進了市政府當上了一名職員。這方面，有目擊證人，也有證物，就是空氣槍的子彈。坐潮樓的夜間攝影會是石井辦的，他本身對開麥拉興趣缺缺。小汽艇不屬本市的船公司，是F市的一家公司的。山下差了四名手下租了這艘小汽艇，在那兒停泊到十二點左右。當然，這四名職員不會明白山下的用意。他們只是奉命在艇上打麻將。其中有一名感冒了，引起肺炎，目前還在住院。以上就是我調查出來的梗概了。」

「幹得好。好極了。」老人又感歎了。一雙眼睛烱烱發光。「這是石井和山下共謀的兇案，錯不了。咱們非幹不可啦。田村老弟，你馬上寫成報導。新六，你來個旁敲側擊，把石井那一伙人的劣跡全部揭發出來。這一期，全部篇幅都用上吧。發行量也提高到一萬份，發到全市每個角落去，讓全體市民都知道這件事吧。紙張費和印刷費我來想辦法，可以當的東西，全部搬進當鋪

去。」

「可是社長。」新六這時才插了一口說：「不先向警局通報一聲嗎。」

「蠢蛋！」老人大喝一聲：「那些飯桶，會跟在我們屁股後面跑的。」

社長的面孔愈發地漲紅了。

一個月後，太市得了以前的報館裏一名前輩的幫助，決定到報社相關企業的一家民間廣播公司去上班，要回東京去了。

寂寞的車站月臺上，只有園中社長太太和湯淺新六來送行。

開車鈴響的時候，新六那瘦瘦的手，緊緊地握住太市的手，社長太太和賴子互相對泣。

「田村先生，社長身體不好，沒有能過來送行，他好遺憾，要我好好向您道謝。」社長太太說。

「哪兒的話，我才應該感謝社長的照顧啊。我覺得，我來到本市才開了做一名記者的眼界，都是拜社長開導之賜。這種恩德，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我同意，田村。」新六說：「光碰到我們社長這個人，你這一趟到鄉下來，便可算不虛此行了。回了東京以後，可別忘了。」

「怎麼會。」太市用力握住對方的手說：「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火車啓動了。

「新六哥，照顧社長啊。拜託拜託。」

太市大聲喊。

「我會的。我和他是老夫老妻了。」

新六拍拍胸脯。社長太太在一旁笑歪了臉。

兩個影子落在月臺上孤寂的燈下，漸漸遠了。

太市和賴子相對坐着，一直望着黑漆漆的窗外。這塊土地正在急速地流逝而去。

他不知不覺地流淚了。兩個影子還烙印在眼底。但是，那洶湧的感情，豈不就是對他和賴子在此留下的自己影子的愛惜之情嗎？

# 速度的告發

## 1

「夢魘般的突如其來的不幸，發生在去年三月末的一個禮拜天。」

一家家電商店東木谷修吉寫道：

「那時，我正在神田的一家批發商談進貨的事。記得是下午三點左右吧，我店裏的人打電話過來，要我馬上趕去××路的A醫院，原因是太太和少爺車禍受傷。不錯，當時他說的，確實是受傷。

妻名叫靜子，三十二歲。兒子叫守一，才三歲。這天上午，B街的一個親戚家有個小聚晤，母子倆去參加的。聽到車禍，我立卽想到一定是R路。那兒道路寬廣，而且又是接近郊區，以來往車輛速度特別快聞名。我以爲母子倆同程搭的巴士，被卡車或自用車撞上了。因爲這種事故非常常見。

趕到A醫院時，妻和孩子都已經死了。據說急救車來到的時候，妻子的心臟正要停止跳動。頭髮染滿血，右脚輾碎。小孩在救護車上嚥下最後一口氣。倒在堅硬的人行道上，後腦部破了。才五個小時以前在家裏分手的妻和兒子，竟然成了這模樣，眞叫我無法相信。

那時候我的心情，還有痛哭的狂亂，這裏就不必再描述了。因爲不管我怎麼寫，都無法使不是在一瞬之間失去愛妻愛兒的人明瞭。我想讀的人充其量只能感到普普通通的同情吧。

七年前，我和我妻經戀愛而結婚，彼此都維持着原先的摯情。妻還懷着第二個孩子。守一從嬰兒時起，就是由我幫他洗澡的，不是我來幫他，他就不肯洗。守一也正是我的命根子。

車禍情形是這樣的：當妻和兒子在R路的S街七段的一所巴士招呼站，和另外五個人等車的時候，一輛中型自用車突然撞過來。車子衝上人行道上還前進了大約兩公尺遠，有五個人被撞倒。年輕男子迅速避開，於是來不及逃避的老人和女人小孩被犧牲了。其中三個人只受了傷，妻和兒子正好在車子正前方，所以幾乎是當場就被撞死了。剛好那兒沒有柵欄，也是造成不幸的原因。

然而，我覺得有沒有這種設備，是不太成問題的，成問題的是事故的原因。車子是帝國工業出品的『帝工第一』（二〇〇〇CC）的最新型，它爲了超越在前面的大型卡車，出到右側（譯按：日本採走左側方式）加速，就在這時發現到前面有來車。現場是剛過緩緩的轉彎之處，而巴士招呼站則是在大約一百公尺前面。這位帝工的駕駛人一時慌了手脚，從中心線上往左打了方向盤。據稱這時駕駛人腦子裏只有後頭的巨型卡車，因而來不及減速，所以也無暇操縱車子，正面衝進緩彎盡頭巴士招呼站的人羣當中。速度表上指着八〇公里。車子破壞情形相當嚴重，可是駕駛人却連擦傷也沒有。

我在醫院的走廊上碰到那個駕駛人。是三年前才從大學畢業出來的年輕薪水階級。他和警方

人員一起坐在走廊的凳子上等我從病房出來，鐵青着臉，連連鞠躬着向我謝罪。他的嗓音沙嗄着，幾乎不成聲。他叫吉村紀久雄，在第一流公司上班。他渾身震顫着。把車禍經過告訴我的，是和他一起的轄區警局的交通警察，據云車子是進了公司後滿一年時，用分期付款買的。

當場，我沒有向吉村說什麼。恰和因犯了重大過失而語不成聲的他一樣，我也由於憤怒與悲哀而說不出話來。這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竟然把我的妻兒——一直是好幫手的妻，往後仍需要她的愛來做爲人生助力的妻，我希望將來能好好讓她享福的妻，加上越來越可愛的孩子和還在妻肚子裏的另一個孩子，一共三條命，竟然一口氣讓這素昧平生的年輕漢子奪去，想到此我眞想把他推倒，打死他。如果身邊不是有警察和醫院的人，我眞不曉得會幹出什麼事來。就像他在震顫着一樣，我也因憤怒與遺憾，手脚猛顫個沒完。

吉村青年在守夜和葬禮時不用說，其後也常來舍間，趴在佛壇前拜着。那兒供着親戚們給孩子的玩具和糖果，都是散落在巴士站的。他滿臉憔悴。每次來到，面孔都越發尖瘦，血色也變壞。我終於也漸漸感覺到他的誠意了。

他的雙親也過來謝罪。父親年五十三歲，是一名低級公務員。是個善良的人，爲了兒子所犯的過失，只會慌亂無措。母親只能躲在丈夫背後，一樣地手足無措。

吉村是家裏的老大，下面有上大二的妹妹和高三的弟弟。根據這位父親的說法，他是用進了公司後第一次領到的年終奬金付了頭款，其後每月從薪水裏付月款的方式，償了宿願的。駕照是五年前就有了。

正如做父親的用了『宿願』這個字眼，吉村青年對車子的事十分精通。基本上的知識不用說，各廠產品的優缺點比較，應改良的地方，進口車的特點等等，他無一不精。說不定就像把山研究透徹的人，往往在那座山罹難那樣，不幸的陷阱就在那兒。據說，他之所以選購了帝國工業的『帝工』，是由於最高速度方面最優異。這是買車的人，尤其年輕人顯著的傾向，所以我也不能太責備吉村青年。而且這種車，宣傳上正是被說成加速度最優越的。宣傳上強調靜止的車，能如何迅速地衝出行駛，可以說是把速度方面的競爭意識露骨地表現出來的。

我漸漸覺得不能憎恨他了。看着他那樣地憔悴，聽他家庭裏的情形，曾經佔據心頭的憤怒逐次緩和下來了。當然，有時獨自躺在沒有了妻兒的臥室裏的時候，忽然地會湧起怨恨，爲自己漸漸想原諒他而生起自己的氣來。然而，這種情形也漸漸少了。這並不是因爲想到事情都發生了，人家不是故意，而且一再地來謝罪，生氣也不能使妻兒回來的緣故。而是覺得光把殺妻兒子的憤恨指向吉村青年一個人身上，好像是錯誤的。我開始覺得焦點產生了若干模糊。

吉村因涉嫌過失傷害致死，受到偵訊。駕駛時未飲酒，過去也沒有過違反交通規則的記錄，這方面警方似乎對他有不錯的印象，可是不管如何，死了兩個人，傷了三個人，自然不可能簡單了事。並且也不是被害人忽然衝上車道，或者走在不是斑馬線的地方，而是站在巴士招呼站，因此被害人這邊可以說是絲毫沒有錯誤的。

我不但和他成立了和解，還向法院遞了一紙陳情書，希望減輕他的刑責。末了他判了一年的刑，緩刑三年。又因爲沒有潛逃之虞，所以未加拘留。我不知道我的陳情書有沒有發生效果，不

過上頭似乎瞭解了吉村青年的爲人，印象好像也不錯，判得意外地輕。

但是，判決確定以前，他懊惱的情形，簡直可以說是悽慘的。他表示除了保險公司的賠償款額之外，還要付錢給我。我知道他家裏的經濟情形，自然不願意接受保險以外的款子。

吉村青年的月薪是三萬六千圓，半年獎金大約十萬。父親當公務員的薪金是四萬七千圓，半年獎金也約莫十萬。父子倆年間收入，合起來不過一百四十萬圓左右罷了。扣除了稅金等等，實際收入大概只有一百一十萬而已。

父親住的是公務員住宅，房租固然便宜，可是還有大二的女兒和唸高中的老么。私立大學學費很貴。不但教育費用負擔重，不久將來的女兒結婚費用，也得開始動動腦筋了。高中生還得上大學。老大獨立了，算是鬆了一口氣，可是還沒有能力幫助家計。

吉村青年本身也不輕鬆。他有預定在兩年後結婚的女友。爲了結婚，每月需付一萬兩千圓的公寓房租，分期付款的有車子、衣服和一些必需品，還得儲存結婚費用。是在過自炊自食的生活，事實則是極度儉省，早點免了，在公司裏的廉價餐廳吃一頓兼早餐的午飯。要花錢的應酬幾乎都在婉拒之列。他表示要付給我的慰問費，其實就是爲了結婚而一點一滴存下來的款子。

可是他還必須付錢給另外三位傷者。由於他的傷害保險額還不足給包含兩名死者在內的五個人份慰問費和醫藥費，所以他得自己支付傷者醫藥費，和其中一位住院者的住院費與慰問費。萬一住院期間拖長，或者出院後也因後遺症不能工作，那麼他的負擔會更重，而且也會繼續下去。

在吉村青年來說，不幸的是他非爲了公務，而是禮拜天爲了私事而開車外出出事。公司方面

對他的賠償義務，連一文錢的補助也沒有。不但如此，他們還對吉村利用午間等短暫時間，偷偷摸摸地跑我家或醫院，很不諒解。

不，更嚴重的是由於他闖了這樣的禍，遭受到法院一年徒刑緩刑三年的判決，因而受到公司方面暗地裏的冷遇。當然這不能和普通的刑案等量齊觀，可是在要求職員經歷一無瑕疵的一流公司來說，他成了一個不受歡迎的職員。尤其他又是新來的人員，所以情形更加地嚴重。他在大學時和公司招考時，成績都很優異，可是這樣下去，被同時進公司的同事們壓下去是不用說了，將來的昇遷，可能也大成問題。

還有，據說吉村青年因爲這件事而向未婚妻表示願意重新考慮結婚的事，對方竟然一口同意解除婚約。吉村爲此傷心得哭了。

這樣的情形，相信在國內一定不罕見。我是因爲妻兒偶然成了交通事故的犧牲，才認識了加害人吉村，但是我相信還有更悲慘的案例。報紙上就報導過有個人因爲使對方受傷，負擔起對方的長期住院費和其家屬的生活費，結果受不了煎熬而自殺身亡。也有人爲了這種負債而發瘋了。不同情形的故事，想來還非常之多。

引起重大人身事故的駕駛人，都會被判刑而入獄。如果是男性，有特別的監獄關這一類受刑人。據說，他們比起普通的罪犯，『犯罪意識』比較淡薄。然而，在一個家庭裏，重要的賺錢人手入獄後，會發生種種悲劇，幾乎是必然的。有的商店生意做不下去，只好關門大吉，有的被合夥人獨呑了，有的人失業了，有的老婆跟人家跑了，一家離散……。

汽車所造成的交通事故，不僅是犧牲者這邊而已，在駕駛人這邊也激起了種種變故。

前面我說，漸漸地覺得光把吉村青年當做憎恨的對象乃是一項錯誤。也算是無巧不成書吧。剛好那個時候，我在報上看到帝工汽車全五批的巨幅廣告。

『疾馳的感覺落伍了。是飛翔的感覺。』

就是這個，我想。新發售車的美麗照片上，飛着一架圖案化的客機。

汽車製造廠家在這裏又唱起了高速度的歌。總算沒有誇大了最高速度的數目。據稱這是業界團體協議的，但是却拿了這種有關高速的誇張文案與圖案，來做爲代替。

這是針對駕駛人，尤其像吉村青年這種年輕駕駛人的希求高速的心理設計出來的攻心手法。人人都會覺得最高速可以出到一四〇公里的，比只能出到一三〇公里的『優秀』。比起一四〇公里的，一四五公里的當然更『優秀』，如果能出到一六〇公里，那就更更『優秀』了。車子就是這麼塑造着駕駛人所憧憬的魔性。文明本來有一面就是人類爲了希求速度才發展出來的，因此這種本能，可以說人人都有。

然而，車子的最高速度不管是一六〇公里也好，或者一八〇公里也好，在當今的日本，都是毫無意義的事。在東京都內，速率限制是四〇到五〇公里。名神和東名等高速公路，只被允許一〇〇公里以內。這一點，購車者和駕駛人當然都知道。

但是，車子有能力開到一六〇公里，這會使駕駛人有優越感，同時也會使他想試試。車子的魔咒一般的誘惑，使駕駛人砰然心動。不管廠家和銷售者如何力主超速所造成的災害在乎駕駛人

的駕駛方式，車本身無罪，事實是速度就在那兒，他豈能不想伸手一觸。在車子上嵌入了禍害的條件，又煽起那種心理，然後再來譴責駕駛人的疏忽，業者的這種想法，眞是其心可誅。

我之開始 不能光把殺妻奪子的憎恨 集中在吉村青年身上，便是在看過了這一幅報上廣告之後。

汽車製造廠商都花大把鈔票生產賽車。這一類賽車，通常是不出售的，因此在公司的利益上來說，完全是賠錢貨。拚命追求利潤的廠商，爲什麼冒赤字的險來製造賽車呢？爲什麼還花錢設置特別的場地來試車呢？不用說，因爲賽車獲勝，便可給人們一種幻象：這家廠商生產的自用車是優秀的。

換句話說，這是車子的促銷宣傳。曾經在一項國際大賽優勝的某公司，銷售量突然成長，這就是明證。造賽車，設場地，花的錢固然不少，但不僅不是白花，反而可以大賺一票。

我開始想：奪去我妻兒生命的並不是吉村其人，大量生產高速車的汽車公司才是兇手。

## 2

家電行店東木谷修吉繼續寫下去。

「賽車的試車員在試車當中出事喪命的事故，過去發生過二起。他們在年輕人們之間被看做英雄、偶像。我想，他們把生命獻給速度，這和死在山難的登山家，是一樣地有着浪漫意味，該是『很帥』的吧。

但是，却還沒有人站在參加車賽是爲了銷售策略的觀點上，來談論試車員之死。

業者把參加國際大賽的佳績，當做車子的宣傳。贏得大獎的某公司出品，銷售量突然上揚，原因即在這兒。以前，日本國內的車賽也被用做宣傳，可是他們認爲國內的車賽有『競爭過當』之虞，於是各公司之間有了協議，取消了這種方式。不過儘管不在廣告上出現，但是在車賽裏獲勝，便可形成該公司的汽車速度過人的印象，對銷售產生有利條件。

雖然不再以車賽結果爲訴求重點，但是前面所提的讓車子與飛機結合在一起的報紙廣告，便取而代之了。如此一來，便可以不加任何說明而形成『本公司的車快如飛機』的幻象，有助促銷。固然不會有人相信汽車跑得和飛機一樣快，但是至少會有一種聯想的錯覺。『疾馳的感覺落伍了。是飛翔的感覺。』這句廣告文案正是如此，其爲誇大宣傳，是不待言宣的。

車子爲什麼需要强調速度呢？無他，只因用車的人需要。因爲人有希求速度的本能。語云：顧客是衣食父母，業者非遵從衣食父母的好惡，便無利可圖。與其說是迎合顧客的虛榮心、優越意識，更毋寧是煽起他們的這些心理。殺了我妻兒的吉村靑年，便也正是有着——不論多寡——這種虛榮心和優越意識的人之一。他多半也是着了車子的魔。

因交通事故而亡故的人，年年有增無減，據稱每年多達一萬數千人。壓倒了日俄戰爭的陣亡人數，是兩年前的事。這個記錄，隨着有車人士的增加，將來年年被更新是鐵定的。

容我們來看看車禍發生的原因。昭和四十三（一九六八）年的一三、五五六件中因超速而肇事的，居全國第三位。酒醉駕車的一〇%是首位，側視駕車九%居第二，其次便是超速的七%。

但是在東京都內的死亡事故六九四件（死亡七一六人）當中，超速者一二九人，居首，違規一二七人居次。酒醉的是第三，但人數驟降爲五六人，這是因爲都內檢查酒醉駕車的效果。

廠家和業者也許會說，都內車行速度限制在四〇公里以內，之所以還會發生死亡事故，便知高速度不能成爲事故發生的原因。然而，四〇公里只是道安法裏所規定的限制，事故之發生乃因違背限制，開到六〇公里七〇公里之故。照這道理，便等於是在高速公路上，違背一〇〇公里的限制，開到一三〇公里。

關於車子高速問題，以前也被提過。我自從遭遇到妻兒的不幸事故之後，找來這方面的報導看看。

一位評論家說：『以日本的道路情形言，約六百萬輛該是適度的密度，但是如今車輛已經普及到兩倍以上。光拿東京來說，四〇萬輛該是限度了，但是目前已達四倍的一六五萬輛。以平原面積的單位平均車數言，日本已超過汽車之國美國的三倍以上。美國國土面積達日本的二十倍，只能說是汽車的過疏國了。我們已經普及到美國的三倍了，還認爲不夠，沒有路，也沒有放車停車的地方，仍然還在拚命地競爭，日本的汽車問題發生偏差，原因在此。』

又有一位評論家表示：『人被車子趕出道路，孩子們也失去了嬉耍的地方。因爲幹道上太擠了，車子只好湧進巷弄。道路上的安全設施還不够充分，步行者經常受着名叫汽車的兇器的威脅，反之駕駛人則趾高氣揚地追殺步行者。駕駛人的道德觀念只有一路低落下去。都市敗給汽車了。』

每個評論家都會說：『照現狀，充其量只能開五〇公里左右，可是宣傳却以一六〇公里爲訴求，這眞是豈有此理。』於是有位評論家提議來個『速度的兩段裝置』。就是安裝一個由五〇公里改成一〇〇公里的鑰匙，放在收費高速公路的收費站。這一來，在都市裏只能跑五〇公里，上高速公路時取上述的鑰匙，便可以開到一〇〇公里，下來時又放在收費站，恢復五〇公里速度，便可以防止因高速而發生的事故了。」

業界對這種論調的囘答是：『這麼痲煩的事，實在沒有意思。駕駛人都有機器方面的知識，他們會自己想出開高速的方法，鑰匙根本是無聊的。』

這番說詞，把駕駛人當做不守法的人，論旨等於是對：小偸都開鎖偸東西，所以門戶設鎖，根本就是無聊的事。

廠家主張車子必需高速，具體根據有二。

『超車時，低速便危險。道路的會合處也是。還有，有被人家追撞危險時，可以憑高速逃開。』

勉强超車是違規，而且危險，可是這種說法仍然拿這些做爲立論前提。

違規超車造成的車禍死亡，一九六八年的統計是全國第四位，共八五八件，屬高頻率。不過同年度在東京都內少多了，落在十名外。

這是因爲全國統計裏包括各地方，車子來往少，較容易超車。東京都內，車子太擠，想超車也不太可能。

超車時，高速才安全，這說法根本就是胡說八道。只因能開高速，才禁不住地想超車。如果前面有緩慢的卡車或巴士在走，那就得等到它們讓路，否則便只有出到雙線道才超過去。駕駛人的超車心理，一旦遇到競爭者的時候就會膨脹，結果成了你追我趕的驚險場面。

汽車製造廠家認爲錯不在車子，而是駕駛人不對。只要駕駛人謹愼小心，事故不可能發生，車子便也不可能成爲兇器。

他們說：

『說車子是兇器，和說廚房裏的菜刀是兇器是一樣的。由於有人用菜刀來行兇殺傷了人，就能從世上消滅菜刀嗎？有人說電視使一億總人口變成白癡，你能因此抹殺電視嗎？捨本逐末，莫此爲甚。』

但是，這番說詞却有着論理上的重大替換。

廚房裏的菜刀成爲兇器，是兇犯原本就有把它當做兇器來用的意識。換句話說，是先有犯意才成爲兇器。可是車子的駕駛人，不會意識地去引發人命事故。根本沒有犯意，違反了自己的意志殺傷了別人。有時自己也犧牲了，還使家族也受到連累。這就是說，車子是在偶然的情況下成爲兇器。儘管是偶然，但是這種『非必然的故意』的可能性機率却不小。

和在犯意之下使用菜刀的同一個層面下，說『跟菜刀是兇器，所以不可以再打造的說法，是同樣的議論』，這是業者顚倒是非的聲辯。和電視等同視之，也是唬人的詭辯。電視難道會殺傷人嗎？車子是人命關天的啊。

根據某評論家的說法，照這樣下去，大約再過五年光景，車禍死亡人數累計可能會接近太平洋戰爭的戰死者數。廠家和銷售業者擡出菜刀電視來做爲例子，這種論調簡直可以說是寡廉鮮恥之尤了。

廠商的宣傳裏還說：『行車時有餘裕，就是安全性。』

又說：『超速行駛，和擁有高速性能，本質上應是兩回事』。哪一點本質上『應是』兩回事呢？『當車子以高速行駛時，馬力和速度還有餘裕，等於就是「手邊四時都存有預備款子」。好比在高速公路上，從擁擠裏脫離出來等等，有多餘的力量，才能迅速從危險裏擺脫出來』。這就是『應是』的註解。

『手邊四時都存有預備款子』，確實是巧妙的說詞，然而把速度與金錢混在一起來做爲比喩，這與拿菜刀或電視來論列，同樣是詭詐的說法。速度絕不是預備款子或存款。速度就在眼前引誘着駕駛人。『在高速公路上』表示出其中玄機。而『脫離擁擠』這種說法，正是在鼓勵違規超車，勸人置身於危險之境。

這裏不憚其煩地再引用宣傳文字：『是項高速，不僅是爲了速度競賽與商品價值，而是考慮到日本不用說，是以全球性的視野來爲高速公路時代的安全而設計出來的』。現在就來爲『全球性視野的高速公路時代』而設計的車子，却拚命地往現今日本擁擠的道路上送，這就是當前的日本汽車產業界。

在這樣的美麗動人的字句下，業者每年都在謀殺一萬四、五千個人。還說：『速度的餘裕愈

多愈好』，這話不折不扣地是殺人文句啊。

最近的汽車廣告，就像前面已提到，除了高速之外，還開始頌揚加速力。例如『零——四〇〇公尺僅需××秒』之類。這兒說的是停止的車，在開動時能夠多麼迅速地加快起來。紅燈轉變成綠燈的瞬間，不，交叉點的綠燈變成黃燈時，停車線上的車已經衝出去了。這樣分秒必爭，比別車搶先一步，這又幹嘛呢？這種情形，好像賽車排在起點線上搶比賽開始的瞬刻一樣。

這一切都來自駕駛人的優越意識。比人家搶先一公尺也好，這可以使他們的虛榮的勝利感獲得滿足。如今，不光是行駛時的高速而已，廠商還開始了啓動時加速的宣傳。這一方面是因爲一〇〇〇CC的也好，一五〇〇CC、一八〇〇CC、二〇〇〇CC的各級車最高速度都差不了多少，於是把銷售時的宣傳重點，改放在加速上面。

不用說，這對步行者是最大的危險。如果綠燈在變紅以前，車子突然橫地裏以『快速度』衝過來，那步行者的安全會如何呢？

業者的宣傳裏，的確强調了『安全裝置』。不過這『安全裝置』又是什麼呢？各廠都差不多，好比安全枕啦、安全帶啦、還有厚襯墊、大型尾燈、玻璃擦、門鎖等，此外就是易看的儀表等，都是瑣細部分的改良。這當然也重要，可是更根本的安全，也就是車體的堅牢與否，却一句也不提。撞擊時，如果車體脆弱，那麼這些瑣細的零碎安全裝置，不用說是一點用處也沒有。整個車子會撞扁的。廠商爲什麼不增厚車體呢？這不是最好的增加安全性的方法嗎？

這是因爲車體重量增加，會減低速度，所以不能這麼做。也就是說，爲了速度，犧牲了根本

的安全性。試看各廠的型錄，圖解上的說明連篇累牘，夠使人煩死，可是沒有一句是提到車體的堅牢性的。『近代的』『豪華的』『優雅的』，用這一類最高級的形容詞來炫耀的車內設備，其實也脆弱之至，對駕駛人來說，只是一輛豪華的靈車，對步行者來說，更成了絢爛的兇器。

這樣的豪華與優美，同時也正是車子的魔力。車裏的裝潢，使人聯想到第一流大飯店的前廳，或者有錢人家客廳的模型。如今，自用車也停在巷子裏的小屋前了。人們想把住在小得令人窒息的屋子或者公寓房間的憤懣，靠擁有這種可稱做『文化小住宅』的汽車來改變成舒適感。而他們還以爲速度與這種舒適感就是『文明』。

實領不過三萬月薪的吉村青年之被車子迷住，也是來自這種錯覺。這是汽車製造廠家所給予他的、連結在危險上面的錯覺。

或許直到幾年前爲止，車子確乎是文明的利器。然而，沒有了可供汽車跑的道路的現在，車子失去了機能，漸漸地變成不方便的多餘之物。上班時間是上午九時，如果住家在郊區，那就得六時左右就起來，在擁擠的馬路上開車，搶到了停車處，然後在車裏邊啃着土司邊等兩個鐘頭之久。人類受非文明的車的虐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在公司裏，越是低級的人員越是有車，這種怪現象是因爲越是年輕人便越是被迷住之故。

儘管如此，製造廠家，還是不肯降低車子的最高速度，造出更『世界性視野』的速度，於是車禍死亡人數直逼戰爭陣亡人數。言明發生車禍是因爲駕駛人不謹愼，把責任轉嫁到駕駛人道德感的低落，這樣的廠商才應該說是狡猾的殺人兇手。

近來，這些廠家的廣告喜歡說：月產逼近一萬大關。他們到底怎麼想着，還要讓車子再增加下去呢？難道佔領日本的道路，威脅人們的步行，還非要增加殺戮不可？

買車熱潮掀起來以後，汽車產業一路擴充設備，如今要縮減生產量已是不可能了。報上也說，汽車的生產力已經有超過購買力的跡象，加上自由化逐漸形成壓力，各公司的銷售競爭也必定更加激烈。業界只有靠降價、更長期的分期付款等手段來賣給大衆。這時，高速度將益發地給强調，突顯它的魅力，這也是必然的。於是乎名爲『文明』的殺人兇器，便氾濫於整個日本。廠家也搖身一變，成爲戰爭級的大量屠殺的兇手。另一方面，像吉村青年這樣的犧牲者，也被迫增加。

到了這個地步，我相信除了把車子的生產停止二年到五年，再沒有其他辦法了。這期間，廠家只要生產外銷車即可。這不是難事，因爲他們都在炫耀在日本的輸出產業裏，汽車佔第三位，賺取不少外滙。然而，事實上外銷量最多也不過全部生產量的一〇%而已。因此，如果把內銷全部改爲外銷，這個比率便大幅上昇，說不定能提昇到外銷第一位。

廠商還洋洋自得地說，因爲汽車多起來，日本的道路才好起來。可是已有的道路被汽車佔據了，高速道路也漸漸成了『低速』的道路。道路必須爲殺人車一條一條地築造起來。而爲汽車築造的道路，業者曾經出過一文建設費嗎？豈不是全靠一般稅收、汽油稅、車稅嗎？這些，全是由消費者來負擔的啊。

我認爲恢復生產後出售的車，應該全部採用速度只能出到八〇公里的引擎才是。而目前大家

所使用的車，也應該立法規定引擎一律用八〇公里以下的，就在目前年間死亡人數一萬五千人，還沒有逼近兩萬人之前……」

## 3

家電零售店店東木谷修吉在寫信給通產省重工業局長臼井保次郎以前，經過了種種波折。

妻兒被公司職員吉村紀久雄撞死後大約一個月，他駕駛一輛極光產業公司出品的小型客貨兩用自用車，前往出售這輛車子給他的汽車行。

「希望你們把這輛車的最高速度改成八〇公里。」

店口人員聽錯了，說：

「一八〇公里，不可能的。」

「你說什麼嘛。我要改成八〇公里。」

「八〇？只要八〇公里嗎？」

「對。」

「那，那是爲什麼呢？」

店員瞪圓了眼睛。

「我是有一個想法，希望這車子的速度在八〇公里以內。能夠辦到吧？」

「那當然能够的。在油門加工就可以了。」

「那就麻煩你啦。」

「可是，您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店員察顏觀色地盯住木谷修吉。大約一個月前，這位店員也去木谷家弔唁過，所以認識他。當時他在極度的悲傷裏呆若木鷄。其後，據木谷電器行店員說，老闆好像喪失心智般地，很多事都擱下來了。

木谷電器行生意做得相當大，除了家電之外，還兼售馬達、泵浦等重電器，也有替人家安裝電器、配線等的工程部門。店員有十二、三名。老闆原來是此地還是田園時代的地主，這生意也是已故的上一代人做起來的。

「你看着我幹嘛？」

修吉同盯了一眼汽車行店員。

「沒，沒有……」

「很怪嗎，我的說法？」

「眞想請敎一下理由。」

「告訴你也不會懂的，抱歉抱歉。因為你是賣高速車的售貨員，不是嗎？你們老闆在嗎？」

「嗯……」

「油門加工，要很久嗎？」

「恐怕要請您把車子留在這裏，大概四、五天要吧。」

「我還有一輛在你們這兒買的小型兩用車，也要做減速裝置。兩臺都送來，生意就沒法做了，所以先把這輛做好，再做另一輛。」

車行老闆出來了。

「是怎麼回事嘛。」

車行老闆疑惑地問。

「預防車禍啊。」

「這樣不是更危險嗎？人家的車那麼快，您這一輛改成那麼慢……」

「反正都內不能超過五、六〇公里嘛。」

「可是，好比擁擠的時候，或者有了什麼，這樣就逃不出去了。」

「你說超車嗎？這才是發生車禍的原因囉。」

車行老闆盯住木谷修吉的臉，漸漸地浮現了憐憫之色。他認爲木谷自從一個月前死了妻兒以後，恐怕是腦筋混亂了。

「減速裝置，還是暫緩一段時間吧。」

車行老闆善意地建議。

「爲什麼？」

「這種裝備，隨時都可以做。我倒是想，駕車的時候保持那種心情才更安全。車子的安全，我想還是在駕駛的人身上。不管機件方面有怎樣的安全設備，開的還是人。」

「請讓我看看新車的型錄好嗎？」
車行老闆給了他一份美麗的小册子。
「嗯，有不少安全裝置啊。」
從工藝性的樣品車照片各部，畫出放射型的線條，各加說明文字。可以獲得好視野的寬廣玻璃窗，看不到玻璃的無反射計器、大型煞車、方向盤輕、尾燈大型化、反光鏡的視野擴大、四席份安全帶、嵌入式開關、防止前傾的前座、追撞時的減輕衝擊裝置……共達二十個項目。
「好像全是爲了駕駛人的安全設計的。有效沒效，還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嗎？」
修吉隨便瀏覽着說。
「敝公司最重視的，正是駕駛人的安全。」
車行老闆回答。
「那對步行者的安全考慮呢？」
修吉說着擡起了臉。
「當然有。好比把煞車板放大啦，加强玻璃擦桿啦，放大前窗啦……其他就要看駕駛人的技術和道德了。」
「不是恰恰相反嗎？」修吉指了指小册裏有防反射玻璃的儀表的照片。「這個表裏的格子刻到一八〇公里。眞可以開到這麼高的速度嗎？」
「那只不過是裝飾罷了。當然沒有這種速力，不過這樣的刻度是每家公司的車子都有的。不

然，車子就賣不出去啦。」

「爲什麼表上需要這種騙小孩的裝飾呢？」

木谷修吉在極光產業汽車股份公司的總公司會客室裏，向營業部經理和宣傳課長發問。

他買下兩用車的該公司所屬的汽車行老闆，拒絕不了他的要求，終於寫下了一紙介紹信。不用說，這位車行老闆已經有電話給經理和課長，表明過他的苦衷並道過歉了。——他一個月前，妻子和兒子因車禍而死，人有一點不對勁，可是他是他們的客戶，所以不得不遷就他，務請延見……。

總公司方面，只因這家經銷店業績不惡，實在不好拒絕，因而營業部經理和宣傳課長以溫和的態度來應對。

「表上刻度有一八〇公里，是爲了使駕駛人，也就是買我們車的客戶滿意，才特別加上去的。您當然也知道，駕駛的客人也都不會認爲眞可以開到那種高速。因此，有了這樣的刻度，相信不致於有害。」

宣傳課長浮着滿臉的笑容這麼說明。

「這麼說，你們等於抓住駕駛人的心理弱點，在鼓勵車禍嘛。開車的人都渴望高速，非製造這種車便賣不出去。我看，一八〇公里的刻度，不久後可能不再是裝飾了。這裏不是也這麼寫着嗎？」

修吉從口袋裏掏出印刷精美的小册子掀開。

「『可發揮時速一百七〇公里的高速，符合高速時代的實力』『一旦踩了油門，便發出賽車級的高速』『開到全速時會有賽車般的豪爽感覺』『夢想裏的高速』……這麼多宣傳句子，請問你們是在怎樣的心情下說出這話的？日本的道路上，如果照你們的說法，用賽車車速來跑，結果會怎樣呢？」

「是這樣的，這些都是宣傳字句，是不能當眞的。不光是我們公司，別的公司也都印着類似的文章。」

營業部經理也笑着說，那笑容，眞不知是苦笑呢，還是憐憫的笑。又說：

「同時，我們也期待駕駛人的良知。我們一方面需要迎合汽車本身所具有的近代化要求，在設備方面加强，另一方面則相信駕駛人的道德心。」

「這是說，肇事的責任，全部在駕駛人身上了？」修吉發出了嘲笑說：「給人們殺人器具，說使用它的人不對，是不是？」

「木谷先生，這樣說未免太過份了一點吧。」

宣傳課長好像生氣了一下，但還是溫和地接下話鋒。

「爲什麼呢？」

「因爲把汽車和殺人兇器拉在一塊，恐怕不妥當吧。照您這麼說……」

「廚房裏的菜刀和電視都應該取消是不是？」

「不，不，我們沒有這個意思。可是汽車的確是文明的利器，並且速度是它的根本條件，這

一點應該是不能否認的。想違反它，等於是想用手掌來堵住文明的潮流。每次有車禍發生，都有人罵汽車是走動的兇器，但是人類文明之流，是不可能堵住的。是速度使文明進步了。例如飛機吧，爲了達到音速，一直都在研究開發。達到音速以後，還要超越音速，如今的軍用機，馬哈二是普通的。這過程上，引擎系統就發生過革命，這都是因爲人類文明在需求着更高的速度。太空火箭就……」

「等等，天空和太空可不會有步行的人呢。」

木谷修吉阻斷對方說。

「不，我只是舉個例子，來說明文明的進步，需要有速度來做基礎。」

宣傳課長換了一條腿改變了坐姿。

「我不是來聽你們這些高遠的文明論的，我想請問的是當今日本，現實上年年都有一萬五千個人因爲車禍死掉，你們對這一點，到底有什麼看法？」

「車禍增加，我們也非常頭痛。我們以後的研究，要把重點放在防止車禍的設計上面。這是通產省方面指示的，同業間也有了協議。」

營業部經理這麼回答。

「可是，這一點只是保護駕駛人罷了。車子對行人的安全方面，根本沒有考慮。」

「車禍的原因有很多種。根據調查，好像駕駛人的違規和過失佔多數，可是人的注意力既然有界限，那麼在某種比例下發生事故，我想是理所當然的。」

「你說是理所當然嗎？」

「我的意思是說，某種程度上，是不得已的。」

營業部經理看到木谷修吉正色起來了，好像微微一愣，這才又說：

「……現實上，車禍多半是道路、人、車輛三種當中有兩種原因湊在一起在發生的。例如下雨天，道路滑又加上前面玻璃的視野不好，結果才撞上了行人。這時候，如果路是舖了柏油的，或者把速度降低，或者玻璃擦子性能好些，事故就可能不會發生了。這就是說，不要把原因歸在一件事上面，好好地研究防止事故的一切可能性，這才是今後努力的方向。」

「這是說，不能光給車子派不是，是嗎？這麼一來，這在路上的人也不對啦？」

「照實際的車禍原因來看，多少是有責任的。」

營業部經理窺伺着修吉的臉色又說：

「……根本上的原因，我想還是道路吧。請不要誤會這是我們的意見，請您看看R大學工學院教授C先生的一篇文章。」

營業部長叫一名職員，送來了一本小册子『使都市變革的汽車』。修吉匆匆瀏覽一過。

「歐美先進國家的諸多大城，大約四十年前，當汽車開始被大量生產出來的時候，爲了確保安全和道路的阻塞，傷透了腦筋，也設計出種種對策。這些往事似乎在現今日本重現。尤其因爲日本人使用自用車的人激增，問題的嚴重性也顯示出來了。因此，幹道上的擁塞情形極端嚴重，東京附近的遊樂地區的樣相也形成重大轉變。自用車進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的程度愈來愈深，最近

還聽說有人開自用車到有停車場的公共浴室洗澡。

汽車兇器論，和爲市民而設的道路被少數的自用車利用者霸佔了，這一類不平之鳴的論調也出現。不錯，這些論調都有其根據。目前，日本每輛車所佔的死傷者人數，比美國高出甚多。再者：因自用車大量湧現都市道路，以致地面電車和巴士都無法維持一定速度，汽車的負面效果相當嚴重，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儘管如此，汽車做爲近代交通工具的機能，不僅仍然不容忽視，並且也無從阻止其增加。緩和事故的發生，道路的改良應爲效果最佳的方法。由於日本的道路原非爲汽車來往而築造，因而產生了種種悲劇。車禍最大原因的超車，質言之，乃因道路之狹窄。當然，今日已有專供汽車來回的高速公路，但證諸一般道路之擁擠度增加、高速道路本身阻滯情形日趨嚴重，可見其尙嫌不足。在日本，汽車使用量已可與歐美諸國等量齊觀，因此有必要建議把道路的建設水平提昇到與歐美諸大城同等水準。同時並應努力將現有道路拓寬。此事必然困難重重，但無論須付出何種犧牲也必需完成，否則與戰爭相同的犧牲者將無法減少。吾人必需細加思考人命之可貴。」

「這位先生爲什麼光談道路的建設和拓寬，而不指責汽車的生產量壓倒性的領先呢？」

修吉讀畢後說。

兩個人都緘默着。宣傳課長還露骨地顯露出再也不願意理睬下去的樣子。

「每月把幾萬輛車子毫無選擇地抛向日本的窄狹道路上，結果造成和戰爭一樣的寶貴人命的死傷，這不就是你們這些製造廠家在幹的好事嗎？道路幾乎成爲爲了你們賣車而築造的，這樣的

道路，一條條地成爲車子的獨佔物，而這車子的被害人，也就是國民，還得靠納稅來負擔它。我問你，你們廠家，在道路的建設費方面出過多少錢？不是一分錢也沒有嗎？成爲財源之一的汽油稅、車子過戶稅，全都是買車的人繳的。……看，連你們這小册子裏寫的那位御用學者的文章也承認，目前日本的汽車每一輛的平均死傷人數，超過美國好多好多。但是，這位仁兄忘了加害的駕駛人這邊的死傷數。告訴你們，眞正的加害者並不是駕駛人。一個人被殺，同時把兇手推入不幸深淵的，是你們汽車製造廠商。如果我們想想死者的遺族，和加害人家族的慘境，全部受害人數，恐怕不止統計上數字的幾十倍多吧。」

「請問您究竟想向我們說什麼？」

「跟你們提了也是白提。我會向你們董事長說。讓我見見他！」

## 4

由於木谷修吉一再地堅持，極光產業汽車公司的營業部主任和宣傳課長只好把他的要求轉達到董事長秘書室。顧客第一，是企業的通則。即令只有一個人，或者顧客明明是在吹毛求疵，也不能用露骨的敵意來回應。

高瘦身材，好像四時都在擔心着腸胃的、臉頰下陷的四十出頭年紀的秘書室副主任來到會客室。他已經從宣傳課長嘴裏聽到大概的情形，因此外表雖然是一派誠懇，實則內心裏並沒有多少誠意。

「董事長今天到工廠那邊去了。有什麼指教，儘管告訴我，我會轉達給董事長。」

「我希望直接和董事長談。明天後天都無妨。」

副座以溫和的語氣回答：董事長很忙，日程排到好久以後了，所以非一個月前預先安排，實在無法見面。

修吉又表示一個月後也好，給他十分鐘或二十分鐘，讓他和董事長見個面。副座好像很習慣於這種場面，答應說願意努力試試，但董事長極忙，希望見面的人（是指重要人物）經常一大堆，所以無法保證一定能實現。

「那就請你一定把我的話帶到。」

修吉只好讓步了，以熱切的口吻，重述了剛剛向營業部經理和宣傳課長說過的話。營業部經理和宣傳課長不用說了，連第一次聽的秘書室副主任也都一臉的不耐煩，不過連說了大約三十分鐘之後，修吉所說出來的結尾的話，總算稍稍吸引了三個聽者的注意。

「……所以我希望今後生產出後的汽車，速度都只能到八〇公里。因爲東京不用說，全國的都市，差不多都限制在六〇公里以內。」

「那高速公路怎麼走呢？」

副座好像覺得有趣極了。

「八〇公里夠了。是要把最高速度的限制降到八〇公里。如果每輛車都走八〇公里以內，那高速公路上因爲速度太快所引起的車禍可以減少，駕駛人的競爭心理也可以消滅。」

「嗯，也是一個法子。」

「請不要認爲只是一個法子，希望你們在加害者的責任感下，一定要實施才好。我覺得，你們廠商都過份强調駕駛人的道德、良知，把事故的責任全部推給駕駛人。如果光憑良知就能解決一切，那交通事故早就應該減少了。但事實正好相反，死亡人數年年都在增加。你們只會高談些觀念問題，一方面仍然在大量生產殺人機器。」

三個聽者都在連連吸煙。

「還有一件，拜託你們以後三年間停戰吧。千萬不要用汽車來把日本埋沒掉了。請問你們，再增加汽車，會怎麼樣呢？道路被破壞，不時都在修。不但如此，新的道路一條條做好，可是還是趕不上增加的車子。排氣使空氣愈來愈污染。而且因爲交通擁擠，車子差不多跑不動了。……抱歉，請教副座，你早上上班是幾點開車出門？」

「我搭電車。因爲稍遠一點。」

副主任好像給煙嗆住似地低下頭。

「經理先生呢？」

「我是地下鐵。我家附近就有車站。」

營業部經理扭歪了嘴。

「課長先生，你呢？」

宣傳課長連打打火機，一時沒有回答。

「高明。」修吉誇讚了一句說：「各位不愧都是專家，深懂車子沒用的實際情形。怎樣？何不把你們的經驗寫出來，刋在小册子上呢？」

「……」

「不，不，這是開玩笑了。不管如何，請你們停止生產三年。如果不可能，那就減少到目前的兩成吧。一家公司就超越過五萬輛，這太可怕了，應該自我約束才是。就在維持着目前車數的期間，把應該整理的道路通通整理好。也可以修正道安法。當然，這期間不妨生產外銷車，便可以不用讓工廠停工。如果外銷有困難，那就給從業員放三年假，薪水當然要照付。這是你們這些從事大量殺人的廠商所能做的贖罪啊。」

「明白了。可是這也不是敝公司一家的事，所以我們董事長恐怕也不能夠馬上給您答覆。」

「希望你們同業間好好商議一下。你們業界不是有什麼團體嗎？叫汽車工業聯盟是不是？」

「我相信會有個決議的。」

「我準備到每家公司，跟董事長談判。是爲了全體國民。最希望的是你們董事長能夠當發起人，推動這個工作。……請問，你們董事長什麼時候可以給我答覆？」

「這個，一時還不能確定。因爲我們太忙了……」

「副座先生，請你別想隨便應付我。如果我發覺你們沒有誠意，我會徹底糾彈你們董事長的。說不定會給你們董事長一些困擾。這一點我要先給你們一個警告。」

汽車公司的三名幹部一愣，把眼光投向修吉的臉上。

過了約莫一個禮拜，木谷修吉給極光產業以外的各汽車公司營業部門打了電話，表示要買車，希望派人過來談一談。

時髦的銷售人員，帶着裝上宣傳品的印有公司名稱的大型信封陸續上門。他們都一樣地彬彬有禮，充滿活力，談起話來熱情而且滔滔不絕。毫無例外地首先力陳能夠出高速的引擎的優越性。

修吉默默聽完後，把外務員們帶到店旁的車庫。

「你看，這輛極光產業的兩用車，最高速度能出到多少？」

其他公司的外務員露出不屑的眼光投過一瞥說：

「極光的，大不了能開一一〇公里吧。」

那口氣，根本就不當回事似的。接下來，應該是：比較起來，敝公司的……。

「才沒有那麼快呢。」

修吉搶了個先，以嘲笑的口吻說：

「這一輛只能開到八〇公里罷了。」

「八〇？才八〇嗎？」

即令是商場敵人，好像也沒法相信。

修吉把車子前門打開，用手電筒照出駕駛座下面。

「看到了吧，油門下焊上一根鐵棒。這就是限制在八〇公里以下的裝置。」

外務員啞然地望望那個怪異的東西說：

「是故意加上去的嗎？」

「對。我想到了，請人加上去的。我問過替我加工的工人。他說，首先把車體後部撐起來，讓後輪懸空，然後發動引擎，後輪會轉起來，不過車子當然不會跑。」

修吉洋洋得意地把聽來的話說明起來。

「……速度計會隨後輪的轉動而動起來。當速度計指到八〇公里時，量一量油門踏板和車盤的間隔有多少公分。最後讓引擎熄火，在油門踏板背面加上一根鐵桿子，讓踏板和車盤保持那個間隔。當然不一定要焊接鐵桿，塞一個東西也行。這是經銷店請一家鐵工廠裝的，才四天就做好了。」

「爲什麼做這種麻煩事，讓車子跑不快呢？」

於是修吉就向對方說明理由，而這一番話，他已經反覆了不少次，就像是老師在向學生講課一般地順暢。

「但是，我還是可以向你們買車子。」

「眞的？」

「買來以後，我再依樣畫葫蘆就行了。不，你們先幫我裝吧。可不可以？」

「當然是沒什麼不可以啦。」

「我有個條件，讓我見見你們的董事長。」

「董事長！」

年輕的外務員瞪圓了眼睛。

「我要親口向董事長說明我的想法。如果這個條件你們同意，我就向你們買車。」

「這有點不好辦啦。董事長很忙，我不知道能不能辦到。管營業部門的董事可以嗎？董事也是大忙人一個，不過我會想想法子拜託他。」

「不行。非要董事長，話便說不通的。老弟，你回去向你們經銷店老闆說看看。可以的話，我就買。」

「嗯……」

「你老弟好像還沒有聽懂我的意思是嗎？S大學裏的交通評論家H教授，有文章力陳來自過剩高速的車禍正在激增，你有沒有讀過一些？」

「H教授嗎？哼哼，他的文章誰看？」

外務員不屑地應了一聲。

「只有你們不看吧。提不出駁論，就不加理睬，這就是你們的共通說白。好吧，今後我讓你們理睬我的，不理不行。」

外務員留下型錄回去了，但是以後就沒有了下文，連一個電話也不打來。當然，他們那種死纏的推銷手法也沒有用上來。每一家公司派來的都一樣。他好像成了個經常在各公司的經銷店裏

被提起的人物。

木谷修吉給各公司的董事長直接寫了信，請求見面。回來的都是打字的美麗回信，卻是千篇一律，表示因忙不克應命，誠懇有禮，但虛有其表。

修吉給極光產業打去了電話，要求和營業部經理、宣傳課長以及秘書室副主任通話。碰巧三個人都不在。秘書室裏有個年輕的嗓音告訴他，副主任出差了，不過昨天已有回信寄出。

第二天，他果然接到了信，信箋上印有宣傳口號一類文字，信文也是打字的。

「貴號生意興隆，可喜可賀。且常承　惠顧，無任感激。日前命　駕來社，諸多　卓見，已報告董事長。尊見極令人欽佩，唯因事關業界全體，自當細心研究檢討。往後仍祈多賜　教言，至禱至盼。」

修吉把信撕掉了。

怒火中燒起來了。他聽到有個女客進到店裏，要求替她住的房間裝個防盜鈴。約莫三十七、八年紀，臉色極差。店員和她交談的話，自然地傳進來。她住的是公寓，差不多三幾天就會受到一次騷擾。

「怎麼不向警察報案呢？」

「哎哎，人家也是好意，實在不忍心報案。可是怎麼拒絕還是會來。自從我先生死了以後，我只有一個人，把門鎖了，但他還是會來，沒日沒夜地敲門，要我讓他進來給我先生燒香。讓他

進來以後，在靈前跪下來，一哭就是兩個鐘頭。把人家撞死了，良心過不去，結果是人都不對勁了。我這邊也怕起來了，想裝個防盜鈴，讓他不能進到裏面來。」

修吉聽到這裏就出到店口上。

「太太，妳先生是車禍過世的嗎？」

「是的。」

那位女客擡起了眼睛深陷的臉。

「有一年了。他走在路上，被一輛自用車從後面撞了。那輛車是後面有一輛卡車幾乎追撞上，所以加速衝出去，不料旁邊忽然又來了一輛車，於是一拐就出事了。我先生才三十八歲，在一家公司上班的。」

在醫院裏還活了兩天。加害的那位駕駛人二十八歲，是一家大公司的職員，姓齋藤，以優異成績畢業於T大，是極受矚目的年輕才俊。未婚，在家裏只有一個母親。他被判了八個月，在千葉縣的監獄裏受刑。出來後，一次又一次地到靈前來跪拜，向她謝罪。漸漸地，公司那邊也常常請假了。原本有副好體格，可是如今憔悴得不成人樣。他的母親也過來向他大吐苦水，說是因爲自責太深，很有神經衰弱的病象。

「當然，起初我也恨死了那位齋藤先生，可是眼看他變成那個樣子，便也覺得怪可憐的。如今開車的人多半趾高氣揚不可一世，那麼純情的人，已經很罕見了。所以我告訴他：你的痛苦，我很明白了，可是那也不能使我先生回來，所以要他振作起來，保重自己，好好工作。我想這樣

下去，大好前程會毀掉的。一件車禍，結果把兩個人都毀了。」

「請問妳，那個年輕人常常到府上是嗎？」

「是。門鎖了，也會敲門敲到我打開。有時候，夜裏忽然來。我想他腦子一定不正常了，所以我很怕。我又不好意思向警局報案，眞不曉得怎麼辦才好，他連我告訴他的話，好像都不太瞭解了。我先生走了以後，家裏就只有一個人，不方便的。我夜裏都不能好好睡了。」

「他是不是喜歡上妳？」

剛才和她應對的店員從旁開了個玩笑。

「你胡說些什麼！」

修吉吼了一聲。太突然了，而且又那麼怒不可遏的樣子，店員嚇一跳逃開。修吉送了她一副加電池的防盜鈴，還叫一名店員免費替她安裝。

第二天，修吉一早就搭了電車前往千葉。在一個小站下了車，改搭巴士，大約二十分鐘，來到監獄。

這兒戰前是陸軍的演習場，臺地上的雜木林附近，還有幾口井點綴在草叢裏。監獄的建築也是以前的營房改建的。沒有高高的水泥牆，外圍只有有刺的鐵絲網，所以感覺不出監獄特有的陰鬱。周圍也並排着明亮色彩的住宅，分明正在漸漸變成新社區。

大門敞開着，就像是鄉下的鄉公所一般。後面正是從前的營房格局，細長的單層矮房子一棟棟地排列着。

「我想見見典獄長。」

木谷修吉向門邊的訊問臺說。

「請問有什麼貴幹？」

那兒的職員把面孔轉過來。

## 5

修吉向那位職員說他是因車禍失去了妻兒的人，希望能够在這樣的立場上，向典獄長投訴一些事。

「典獄長現在正在巡視各房舍，請稍等一會兒。」

牆邊有簡陋的長板凳。修吉坐下來，左邊混凝土地板盡頭，有一扇厚重的門緊緊地關着。門過去，好像通往牢房。在他眼裏浮現了來時看到的一棟棟營房樣的房舍。

往右邊看去，有會客室，玻璃門開着。隔着一道混凝土走廊，是辦公室。修吉若無其事地起身，走近走廊窺望了一眼會客室，不見看守的人。

房內有點陰暗，浮現着一個女人背上的衣服花樣和帶子。和她相向的是一個四十上下年紀的男子，一身灰黑的牢衣。兩人中間只有長長的櫃臺，沒有鐵絲網。那個女人好像是妻子，上身前傾，低聲說着什麼。受刑的丈夫雙手交叉在胸口，一臉的憂愁。看那模樣，好像不是爲了這種見面場面而憂苦，而是家裏的苦楚使他這麼不開朗。

修吉悄悄地回到長板凳上，這時一名職員從辦公室的門裏出來，告訴他典獄長願意見他。

典獄長室在辦公室隔鄰，倒是個明亮的房間，一張大型桌子旁有幾把椅子，把桌子圍住。花瓶裏挿着花，牆上張掛着幾隻獎狀一類的鏡框。

典獄長是個五十出頭的人，微胖，頭髮白了不少。把一名女職員爲他送來的漂亮茶杯的蓋子打開，緩緩地擧到嘴邊，同時問修吉有什麼事。

修吉首先告訴他，最近有個從這兒出去的年輕男子，由於自責太深，腦子有點不正常了，不管白天夜裏都跑到他撞死的人的遺族那兒的情形，然後問他這所監獄的更生教育，是不是使受刑人產生自責爲主。典獄長回答說：並沒有特別實施那種教育，不過在精神訓話時會提些人命可貴一類的話。那位受刑人，大概是因爲撞死了人，受到太大的衝擊吧。還問修吉那人的名字。

修吉告訴他叫齋藤三郎，他便叫來了庶務課長，問他知不知道這麼一位受刑人。這位課長，年紀和外表都和典獄長極爲相像，不用翻找資料也記得那個人，回答說一定是在木工廠待過的齋藤，一直都是個沉鬱的人。還說：那樣子，應該可以說在出去以前就差不多是個神經衰弱的病人了。

於是修吉向典獄長說：我以一個因車禍失去了妻兒的遺族立場，有些話想向受刑的人們傾訴傾訴，如果有機會，希望能讓我向他們談一談。我總覺得，受刑人的加害意識，和遺族的被害意識之間，好像有着某種差異，我想說明說明。

典獄長瞥了一眼庶務課長，這才說那是件很好的事，如果能聽聽遺族的話，他們將來再握方

向盤時，會更謹愼些。典獄長錯以爲是單純的談話。

庶務課長這時湊過面孔，向典獄長耳語了什麼。典獄長看着錶蹙蹙眉，這才點點頭說：

「今天下午兩點起，我們本來請了一位文化界的人士來演講的，不巧這位先生因故忽然說不能來了。我們每星期都有一場外面請來的人士的演講，因此下午兩點起有了一堂空檔。如果您同意，希望請您那時候談談。」

距下午兩點，還有一個多小時。修吉一口答應下來了。補缺也好，什麼也好，只要能談談就好了。

成了臨時的講師，待遇也不同了，午餐還是一盒叫來的鰻魚飯，飯後更獲准參觀各房舍。是一位監守爲他嚮導，打開那扇厚重的門，前面是一條甬道，通往各房。這裏和普通的監獄不同，出入門都沒有上鎖，這一點也正是他們引爲自傲的。有印刷、木工、輕金屬加工、紙板加工、醬油味噌等工廠，如果不是人們都穿着淡藍的囚服和軍隊式的口令，那麼和各地方常見的小工廠毫無兩樣。不過看到爲新來囚犯而設的獨房，便又覺得這兒確實是監獄了。那兒有鐵格子窗，三蓆大，鋪着木板，把其中一塊掀開，下面有便器。掃帚、畚箕、簟子等掛在牆上。一角是折疊整齊的薄被。

從上了年紀的董事長，到年輕小伙子司機都關在一塊，這便是專門收容交通罪犯的監獄的特徵。根據監守的說法，這兒的受刑人幾乎不會有普通的兇犯、傷害犯的犯罪意識，不過對不起被害人的歉疚感倒很强烈，獄內設的佛堂裏，每有和尙來誦經，很多囚犯都會聚過來。有不少人還

雙手合十，笑着膜拜。這種情形，在別的監獄裏是看不到的。

那麼這些受刑人最痛苦的，是不是生活被剝奪了自由？對這個疑問的回答是：記罣家裏的事，才是他們最大的心事。這一點，修吉後來在給通產省重工業局局長臼井保次郎的信中也提到了。稍前在會客室裏看到的一對中年夫婦的影子也浮現眼前。

房舍與房舍間的空地上還有汽車駕駛敎練場，是爲了實施駕駛的再教育而設的。花圃裏有三四個囚犯蹲着身子在作業。

兩點起，修吉做了一場「演講」。那是一座可以容納二百人以上的講堂。剛剛還在典獄長室就不對，聽到像口令一般的喊叫，當修吉被一名職員帶領着進了講堂，上到講臺上時，監守喊了「立正、敬禮、坐下」的口令，大約二百個藍灰制服的受刑人就一齊採軍隊的動作。修吉看看臺下，忽感陣陣眩暈襲上來，舌尖也打結了。不過講着講着，也就沉着下來，漸漸地帶上了一股熱力。

他說：遺族的悲傷，非失去了骨肉的人不會懂，那不光是精神上的打擊，而是生活從根本上崩潰了，因而連帶地形成不可預測的種種破壞，僅僅一個犧牲者，有時還會造成十個人甚至更多人的生活上的破滅。當他講到這兒時，那些灰色的囚犯們都低下了頭。

到此爲止，都是講臺一旁排排坐着的典獄長及幹部們所能料想到的內容，可是以後就不一樣了。

「然而，殺了人的，並不是你們這些駕駛人，而是汽車的製造廠商。」

修吉說到這裏，把嗓門大大地拉高。

不用說，這以後所講的，都是他素來的主張。他說，這絕不是存心把你們的罪轉嫁給別人，也不是想減輕你們的罪人意識來討好你們，我說的是眞實。有句話說，爲什麼爬山，因爲山在那兒。只因有高速的車在那兒，所以才會開快車。廠家都是抓住了人的弱點，把死亡之車、殺人之車賣給人們。眞正的兇手，把一切過錯派給駕駛人，指責你們不小心，駕駛態度惡劣，自己只顧賺鈔票。這些人便是每年使一萬五千人死於非命的眞兇。

在這所監獄受刑的，不應該是你們，而是汽車製造者。那些董事長、常董、營業部經理、宣傳課長，才是應該來關的。尤其董事長絕對應該坐牢。殺了一個人都要判死刑或無期徒刑，而一年間殺了一萬五千人（是一年間呢，兩年就是三萬人，五年間會達到七萬五千人，這個數字因爲有累進傾向，所以實際上必定更多），殺了這麼多的人，兇犯的社會責任無人過問，照樣過着舒適的生活，這太不合理了。你們在這裏被剝奪了自由，受盡苦楚，他們呢？白天，熱中於年產達一百萬輛的殺人機器的增產計畫，得意洋洋地到工廠去巡視；夜裏，花天酒地，從賺到的錢抽出一部分來做一些政治捐獻，換取國家權力的庇護，還要爲更大的利潤而動腦筋。你們應該現在就恢復自由之身，回到苦等着你們的家庭。讓那些大量殺人的廠家老闆來這裏坐牢才是……。

灰色的聽衆們把面孔轉向講壇上，讓眼睛發亮起來。儘管那麼多的眼睛集中到他身上，但是他不再怯場了。他的嘴巴受到熱力節節上昇的聽衆們鼓勵，越發地流利起來，而這也更煽起了大

家的亢奮。

聽衆們雖然興奮，但因典獄長和職員也都在場，所以表面上被壓抑着，可是那種感動由於受到壓抑，也就在無形中更高昂起來。雖然沒有人鼓一下掌，但講者與聽者的憤怒已經溶成一體。

坐在横排的典獄長他們之間好像有點慌張起來，幹部們還開始急切地私語，却也沒有人起身要求停止演講。窗口充滿夏日的陽光，樹影婆娑。飛機的引擎聲遠遠地傳來。

修吉進一步展開了他的論旨。這些話是向極光的營業部長 他們和各公司的 外務員一再提過的，因而說起來頭頭是道，毫不遲滯。

就是認爲各廠都應該停止生產三年的論調。如果能把最高速限制到八〇公里，並停止向市場推出新車三年，目前的殺傷地獄或許可以有挽救的餘地。

「車子不再是走動的兇器了。它已經是武器。因爲殺的人和戰爭一樣多，這不是武器是什麼呢？在文明的名下無限制地生產這種武器，這就是那些廠家的眞相。說不定明天，我們也會被殺死。這種事沒有人能夠預測。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啊。『死亡商人』是指製造殺外國人的武器的廠商，而他們製造的，是在國內殺害自己同胞的武器。並且這些兇手都拿駕駛人來當代罪羔羊。」

他大聲疾呼說：

「我要戰鬭下去，直到我這些主張被接受爲止。我希望能夠掀起一個糾彈汽車工業界的國民運動。各位都是被迫頂罪的犧牲者，如果各位能夠給我幫助，我會衷心感謝各位。我的名字和地址是……」

木谷修吉說罷，在背後的黑板上寫上了好大的字。

有些人忍不住地鼓掌起來，馬上變成全場的巨響，響徹整個講堂。

木谷修吉把自己的主張寫在稿紙上，向各報社投寄。

他一天天等候會在讀者投書欄上刊出來，可是老不見刊登。他覺得很納悶，這麼正當的論旨，報社豈可不加理睬呢？他期盼着，只要報紙刊露，必定會引起莫大的反響，全國性的運動便可以水到渠成。報紙爲什麼不登呢？

修吉給第一家投書的報社打了電話。

「讀者投書我們都會仔細拜讀，但是因爲數量太多，我們版面又非常有限，所以要請您原諒。」

接聽的職員回答得很有禮貌。

「這是說，你們認爲車禍問題不算很重要嗎？」

「不，不，我們沒有這個意思。我們等有了機會……」

第二家報社回答的話差不多。

第三、四、五家也一樣。

「不是名人的投書就不登嗎？」

「沒有這樣的事。我們的投書欄完全是開放的。」

「那爲什麼不登我的？」
「我們這裏，採不採用是由編輯部決定的。」
修吉不得不放棄報紙，改動雜誌社的腦筋。稍有可能刋出的雜誌社，他都投寄。結果是連一行也未見刋登。
有個從千葉縣的監獄出來，名叫村瀨音松，從事食品加工業的人，和修吉來往有一段時日了。村瀨被判了一年，坐牢期間，事業被合夥人覇佔了。這個人也是聽了修吉的演講的「灰色聽衆」之一，因爲感到共鳴，才開始和修吉交往。除了他，還有五、六個人也是修吉的贊同者。
村瀨向修吉說：
「木谷兄，這樣的投書，投報社和雜誌社都不會有用的。」
「爲什麼呢？」
「汽車廠商都是廣告的大客戶嘛。你在演講裏說的那種高速，廣告都是在報章雜誌登的。第一流的報社如何，我不太清楚，但是一般來說，刋了你的投書，廣告就不會來了。這對報社雜誌社是莫大的打擊。所以我相信他們都不得不敬而遠之。」
「有這回事啊。」
「那些大老闆都很覇道。所以投書是不會有效的。不過如果是新聞，他們便不得不報導了。這要看你的運動能不能搞熱。」
木谷修吉向兩個月前寄了投書的第一家雜誌社打了電話。

「尊見的確很不錯，可是論點好像太激烈了些。」

接電話的人這麼說。

「請問哪一點太激烈？」

「我的意思是說，有點極端。幾乎是不顧現實的。太極端的議論，我們覺得不太適合。」

「那我把文字本身，還有論點也緩和一下。」

「不，我想不必了。因爲那樣一來，跟一般所說的，沒什麼不同。就是沒有特色了。」

「太激烈不行，和緩的也不要，那就是說，有關攻擊汽車的稿子都不會採用的意思了。……好，明白了，你們都怕汽車工業的大老闆。我不知道廣告費有幾百萬圓，不過你們是害怕短收這筆廣告收入，對不對？」

「哪兒的話。我們這裏，廣告客戶的壓力絕對沒有。即使有，編輯部也不會理睬的。」

「騙鬼！」

修吉只有死心了。

怎麼辦呢？村瀨晉松適時地提了建議。

「汽車工業的監督官廳是通產省，應該有權禁止或限制新車的製造。在正式法令頒布以前，我相信可以靠行政指導來控制。」

村瀨晉松比修吉年長幾歲，今年四十一，而且畢業於私立大學。自從合夥經營的事業被覇佔以後，偌大的家族生計使他深感窘迫。

「該向通產省的哪個部門投訴呢？」

修吉問村瀨。

「我相信是重工業局，汽車產業是他們管轄的。局長的名字，應該不難查出來。」

木谷修吉於是給通產省重工業局局長臼井保次郎寫了一封好長的陳情書。

## 6

起初木谷修吉並不想寫信，而想直接去見見重工業局長談談。

他跑到霞關的通產省，進了左邊新館玄關，那裏有各樓的說明，重工業局在七樓。

昇降機裏頭擠滿拿着大型牛皮紙信封的年輕官員和好像是來陳情的人們。這些人一批批在各樓出去，到了七樓，走出昇降機的除了他以外還有三個人。

走廊長得看過去盡頭變得窄窄的。兩側各房間門口懸掛着牌子，左邊是重工業局，右邊依次有局長室、副局長室、審議官室等。每扇門都關着。

沒有訊問臺，也沒有收發。修吉覺得馬上去推開局長室，好像有點冒昧，爲了使自己鎭定下來，先在走廊上走走。重工業輸出課、鐵鋼業務課、製鐵課、產業機械課等，看來都那麼硬梆梆的。來到汽車課，他停住了。這裏好像就是管汽車工業的部門。門扉還是緊閉着。廊上有七八個人影在走動。

轉念一想，覺得汽車課的最高負責者還是重工業局長，於是便又轉過頭走回來。他下定決

心，打開局長室的門，裏頭有兩個女孩，坐在一座屏風前的桌子兩旁，其中一個擡起那張自作聰明樣的臉，投過來責備的眼光。

「我想見見局長……」

「請問是哪一位？」

女孩要阻止他進入般地起身，擋住了他的去路。

修吉掏出了名片。上面印的是家庭電機零售、木谷商店的頭銜。

「請問有什麼貴幹？」

女孩冷冷地把眼光移回他臉上。

「關於汽車產業的事，我有一些意見想和局長先生談談。」

女孩重看了一眼名片上的字，片刻間好像訝異家電商人和汽車產業會有什麼關係呢？不過馬上回答說：局長不在。

「那就副局長也好。」

屏風左邊門內是局長室，右邊是副局長室，於是他總算明白過來，這兩個女孩原來是他們的秘書小姐。

「副局長在開會。」

「嗯，那大約幾點可以開完呢？」

「目前還不知道。……不過局長和副局長都很忙，恐怕不會有時間。」

「我願意預約時間，希望一定能夠見到。」

「是不是陳情一類的事？」

「不是。是有關汽車的事，想請教請教。」

女孩浮着一絲冷笑出去了。另一位監視般地把眼光瞥過來。旁邊的局長室靜悄悄的，副局長室裏倒有交談聲露出來。

剛出去的面孔小巧的女孩，陪着一個大個子的三十四、五歲模樣的男子同來了。

「我是庶務課的，請問有什麼指教？還是請過來這邊告訴我吧！」

男子把修吉引到走廊上。

向普通職員說了也不會有用的，可是非把事情說明一下，便不可能見到誰吧！修吉這麼想着，約略地把事情向這位職員說明了一下。

「原來如此。」

大個子不屑似地聽着，不過倒似乎不得不慎重其事地問：

「請問是不是有人介紹您來的？」

「介紹？」

「好比什麼議員啦，就是那一類人士。」

「沒有。」

「這有一點不好辦啦。沒有介紹人，一般民衆突然想見局長或副局長，那不太可能吧！因爲

他們都很忙。」

突地，口氣也變得隨便了。

「公務人員不是國民的公僕嗎？不管有沒有議員的介紹，見見民衆，聽聽意見，這不是公務員的義務嗎？」

「可是總得有個次序吧！我們是公僕沒錯，但是民衆忽然找來了，就一個個見，那還能辦什麼事？」

「有議員介紹就見，沒有就不見，這不是太奇怪嗎？」

「我沒說見啊。我只是問你有沒有介紹信。」

「你也不用申辯。我嘛，議員什麼的，我一個也不認識。既然如此，那我天天來局長室前面等，直到局長願意見我，可以嗎？」

「那，那不方便啊！」

「那就讓我見見他吧。」

「我沒有辦法自作主張答應你。」

「好，我等。明天起，我會帶三餐份的便當來。你們要叫警察就叫吧！被趕出去，我還是會再來。報社會有興趣的。我會向記者們嚷：這些公務人員明明是公僕，可是有議員的介紹就見，沒有就不見，這是差別待遇。」

「請等等。」

大個子拿他沒辦法，只好離開。

經過這一番折騰，木谷修吉總算見到了副課長。汽車課的確是適合聽他的控訴的負責單位，可是對象却猛縮了水。而且他們似乎還是有了一個考量：課長親自出面，未免小題大做，普通職員又好像應付不了，副課長才是恰到好處的人選吧！

這位副課長是個微胖的中年人，膚色白白的，額頂禿了一塊，有一雙像爬蟲類的小眼。副課長和前此的女孩、大個子不同，禮貌地聽完了修吉的話。雖然表面禮貌，但却不是由衷的，一口又一口地吸菸吸個不停。

「廠商强調速度來賣車，確實不妥當。通產省方面，過去對誇大的廣告和不當的條件，都隨時提出糾正和勸告，可是速度的誇張，還沒有採取有力的措施。」

副課長說得有氣無力。

「可是目前廠商的PR，實在太過分了。」

修吉說。

「不錯，我們遲早得採取行動。」

「看看能不能把最高速度限制到八〇公里以內？好比用行政指導的方式……」

「如今，車子的技術方面，比起增加速度的問題，大家更重視達成汽車的經濟性。要跑一〇〇公里，什麼樣的引擎才更好，這一點我們可以指導。但是，限制引擎的性能，這一點目前恐怕

還沒法考慮。我想，還不如期待廠商自主性的努力，來得更恰當吧。」

「廠商都是靠速度來賣錢的，他們絕對不可能自動地來限制吧！」

「嗯。……不過最高能力一〇〇公里的引擎，以一〇〇公里的速度，就是全速，跑好幾個小時，這反而是危險的事。我相信，從經濟上、安全上來說，七、八〇公里才是恰當的。這就是說，保護人命，也就是公共性，和車子的經濟性，兩者應該是一致的。因此，在這方面，與其靠法律來規制，還不如靠行政指導，也許更適合。所以嘛，駕駛人也得負起部分責任。」

雖然說得有氣無力，但細細聽着，便可以察覺出這位副課長話說得好謹愼。

「駕駛人該負責任，這是殺人兇手最喜歡掛在嘴邊的遁詞。難道你們通產省也說一樣的話嗎？」

「殺人兇手?!這未免形容過當吧！當做比喩，雖然蠻有趣的。」

「一點也不過當。從被害人的數目來說，根本就是大量殺人的兇犯。」

「嗯嗯……汽車增加了，車禍自然也會增加的。」

副課長好像面對精神病患般，順從地說。

「那就讓廠商停止生產三年如何？再這樣放任下去，眞不得了。目前築道路都是爲了汽車，可是車子增加得比道路快多了，所以車子的殺傷力只有增加下去。向廠商下令停止製造汽車，你看怎麼樣？」

「高見我都清楚了，如果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法，這也不失爲一個法子。不過目前，倒還沒有

這樣的意見。但是，好比有個禁區法，就是劃定某些地區，禁止大型卡車或者四輪的車子進入。這個法子，各國都在實施了。這一點，是運輸省管的。

還有，不用說的，是積極地開發道路。這是屬於建設省的事。

我想說的是供需的問題，有人要買，所以才有人賣，買自己想買的，賣自己想賣的，這是憲法裏規定的人權自由，所以我們的立場，是不能下令業者停止生產。」

「你說這個是運輸省的，那個是建設省的，把責任全派給人家，你們通產省什麼也幹不了。怪不得人們都說，通產省是業界的利益代表省。」

「這說法，恐怕有點教人不敢苟同吧！我們的行政指導的立場，也有種種角度。……我倒有個使車子的生產停頓的妙計。不過你千萬不能透露是我說的。」

「是什麼妙計？」

「建議運輸省，讓陸運局停發三年新車的行車執照。這一來，不能開的車自然不會有人買，新車的製造便也停止了。」

「唔……」

的確是好點子呢，木谷修吉想。

「不過這麼一來，目前的牌照就會漲價了。但是，總比增加犧牲者好吧！這個方法，比下令禁止製造新車更有實現性，也容易。……我們這邊，來自業者的壓力很大的。我建議您，不妨到運輸省去試試。」

副課長說着微微笑了一下。

在運輸省木谷修吉經過類似的經過，見到了一位副課長。

「停發新車牌照，的確是一個法子。」

這位副課長個子矮小，外表實在不怎麼樣，不過談吐倒一樣是選擇字眼的。

「您說的沒錯，車子增加的情形，我們也實在傷腦筋。不過這種現象，我們覺得快結束了。這三年來，每年成長率達三成，我們想像不到這種情形還會繼續下去。目前農村裏，多半的農家都有兩用車和小型車各一輛。在都市也差不多，低薪的人也自己開車上班，這是以前所無法想像的情形。這就是說，以前沒有過車子的人也買車了……就說是原始需要吧！或者說突然發生的需要吧！這樣的趨勢應該已經快過去了，這是我們的看法。所以我們覺得，今後車子的成長率，可能不會像以前那樣。」

「這樣的看法，恐怕是太低估了。卽使成長率會稍稍降低，增加還是會增加，這一點錯不了。所以讓廠商停止生產，才是當前的急務。」

「那樣的話，原則上還是應該由通產省來辦才是。我們這邊如果停發行車執照，這便成了侵犯國民的人權，是違憲了。不可能的。相形之下，通產省可以行使行政權，簡單得很。」

在通產省，說是運輸省可以做，在運輸省，認爲應該由通產省做，修吉只有像隻皮球，在兩個省之間給踢來踢去，白跑了幾個來回。接見他的官員，到末了以忙爲藉口，再也不肯見他了。

下層的人員如此，局長副局長們不用說也都拒絕了他的求見。

木谷修吉給重工業局局長臼井保次郎寫了一封長信，結果未獲囘音。

他按捺不住，給通產省打了個電話。

「請問有什麼指教？」

自稱是秘書室的女人聲音這麼問。他的眼前浮現了一張枯萎的女人面孔。說明了以後，得到的囘答是局長和副局長都不在。和他想硬闖時，不許他越雷池一步的應對態度完全一樣。

他每天都打電話。第四天女秘書向他轉告了局長的囘答：

「局長要我轉告，您的信拜讀過了。所寫的事也都明白了。局長的意思是那天副課長已經告訴過您，那也是局長的意見。」

「這不算囘答，也不算說明！」

「我只是傳達局長的話。對不起。」

從此，他打的電話再也不能接過去了。

木谷修吉深深感受到做一個市民的無力，陷入憤怒與虛無感裏。權力是强大的，而產業資本也强大。一個市民的話，連地下的蚯蚓的鳴叫聲都不如。

產業資本和通產省是勾結在一塊的。背後有什麼樣的貪瀆枉法，根本無法想像。這會兒，說不定汽車公司的老闆在家請局長他們，拿他的事來做爲茶餘飯後的談資呢？局長笑着說：「有個瘋子一連來到局裏……」「也來過我們公司了。營業部的報告裏就說，那個傢伙把自己的車子上

裝了個限速八〇公里的零件……」修吉彷彿聽到那種嘲笑聲，不由地滿肚子惱火起來。

近些日子以來，木谷修吉總算多了一些同道。由村瀨音松遍訪從千葉監獄放出來的難友們，「組織」起來的，便有四、五個人。此外就是撞死了修吉的妻兒的吉村紀久雄，還有因爲撞死人而產生自責，每個晚上往訪遺孀的「腦子出了毛病」的年輕男子。

想辦法把這種主張造成一種運動，引起輿論的注意，這是大家共同的願望，但是既沒有資金，也無法使大衆傳播動起來，他們實在不曉得如何是好。

到街頭去遊行、呼籲，發動簽名運動，到汽車公司或官廳前去靜坐等，都有人提議過，可是他們人太少，不可能有什麼效果。了不起只能在報紙版面上一個小小角落，登個小小報導吧！

「一定要使它成爲大新聞才行。新聞和廣告客戶無關的。」

修吉想起了以前聽過的音松的說法。

「咦，我有個妙計呢？」

被合夥人霸佔了「事業」的村瀨音松，有力地擡起了頭。

# 7

村瀨音松想到的是不管哪一家廠商都無妨，讓汽車公司的董事長坐上車子，用最高速來跑。如果是高速公路，那就一四〇公里，郊區的普通公路就九〇公里到一一〇公里，跑個兩小時那麼久。這樣會給人多大的恐怖感，讓這些大老闆們自己來經驗一下「動物實驗」。

「如果能有賽車用的車子，那就一定能得到更有趣的心理反應。這麼一來，他們就會體會到他們是在製造怎樣無聊、怎樣危險的車子，會反省反省吧！」

音松說出了他的想法。

但是，要讓大老闆坐賽車，却是個大問題。而且還必須由我們的人來駕駛，車子和駕駛人哪兒去找呢？

即使是普通的車，情形也一樣，必須靠誘拐綁票，這又如何能實現呢？

「我們還是避免犯法吧！」木谷修吉說：「不過大老闆們是不用說了，通產省的那些大官們也有必要讓他們坐坐高速度的車，體會一下危險與恐怖。我們不妨有個心理準備，就是出車禍也在所不惜。當然，萬一撞死，那就不妙，但是受點傷是無妨的。那些人只會靠一張嘴喋喋不休，非給個眞實的敎育，是不會醒過來的。」

「可是這也會犯法吧！」

村瀨音松提醒了一句。坐牢期間，他的事業被合夥人搶走，如今生活困窘，衣着也寒酸了。修吉拿了一筆錢借給他。

「如果是犯法，那就可以成爲新聞了。報紙會報導的。但是，這麼一來便不容易獲得一般民衆的共鳴了。不管是多麼光明正大，人家也不會同情。這會給敵人一個反擊的藉口。」

音松所說的敵人，指的就是汽車製造廠商，以及袒護他們的通產省官僚。

「有沒有不致於成爲犯罪，而且又能使敵人驚嚇的辦法呢？如果能讓他們坐在高速的車上，

不管車禍不車禍，胡亂開一通，他們一定會怕死。如果在車輛的尖峯時間拋錨，車子就會大堵特堵。這麼一來，他們就會知道他們是怎樣地讓車子微生物一般地繁殖着。」

不管你如何一次又一次要求見面，都不理睬的廠商大老闆，和只知道推卸責任踢皮球的高級官僚，對這些人的憤怒已經轉化而成爲不惜犯法也要報復的心情。

「不管怎麼樣，我們得好好幹一番才行。嘴和筆是沒用了，這一點已經很明白，只會換回無力感罷了。本來嘛，敵人是大量屠殺的加害人，所以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報復手段，也應該被允許才是。但是，人家用的是合法的殺人手段，那如果我們使出不法手段，必定失敗，因爲官方永遠靠在資本家那一邊。」

村濱音松雙手交叉在胸前這麼說。他的事業被搶去了，看來忽然變老了。脖子也髒兮兮的，半禿的額頂上漾着疲憊之色，油脂浮現着一抹黑光。雖然失意的憔悴那麼明顯，却仍然有足够的良知，可讓他阻止木谷修吉一心想走向犯法的衝動。兩人的感情狀況，居然倒反過來了。

「有啦！」

木谷修吉忽然叫起來一般地急口說：

「剛剛從交通阻塞想到的。咱們故意讓車子在交通流量多的路中心拋拋錨吧！會發生嚴重的塞車。車子一個小時兩個小時還動彈不了。那些駕駛人會歇斯底里起來的。大家也會重新體會到車子太多太多了。報紙上，最近開始報導交通阻塞了，如果是異常事態的，必定成爲大新聞。咱們就用這方法來推動運動如何？」

村瀨音松在鼻子裏嗯了一聲，表示有興趣。

「對對，以前也有過這種事。」他好像想起了什麼，說：「車子流量多的日比谷交叉點，有一輛車子停下來了。那兒是東京都內最擁擠的地方，車子馬上大擺長龍。別的車怎樣叭叭響，司機下來敲那輛車的車門，裏面的傢伙就是不理不睬，自顧抽他的菸。他的車窗都關起來，人家根本拿他沒辦法。警察來了，從外面罵他、勸他，他還是不理睬。末了警方只好動員十幾個人，把那輛車推到路旁。報上說，這次塞車塞得好厲害。」

「我沒看到報紙。那個傢伙也是反抗汽車產業的嗎？」

「不是。好像碰到了什麼不如意的事，用這個方式來洩憤的。因爲是一件怪誕的事，所以報紙上登得好大。最後是照交通違規，只遭到很輕的處罰。這種場合，咱們這兒還沒有更嚴重的法令。」

「妙極了。」修吉興頭來了。「咱們也來一下吧。那傢伙只是爲了洩私憤，咱們却是公憤。是向大量屠殺的兇手的挑戰。一切抗議的管道都被堵住了，所以採取非常手段也是不得已的。」

「對。運動會有效果的。」

這一點，村瀨也同意了。他點點頭又說：

「並且，現在和當時，車子的數量相差太多了。交通阻塞的情形也惡化了好多倍。」

「還有殺人的數量，不幸的駕駛人也增加了不少。」

修吉不會忘記强調這一點。

「那當然。因此，如果在幹道各地段連續地發生交通阻塞，相信會給社會一大衝擊。」

「你說各地段？連續地？」

「偶發事件，光一次兩次，不會有效的。」

音松說着，伸出手撫了撫自己憔悴的臉頰。

「那麼是五次、六次嗎？」

「希望能更多，我是說如果能够的話。要不然，不會演變成社會問題的。如果報紙上只當做一件趣事來報導，那不會有效的。」

木谷修吉腦子裏產生了種種想像。當眼前浮現空前大混亂的場面時，他開始思考如何把它現實化。

「有趣極了，但是該如何讓車子拋錨呢？」

「一定得裝成故障或事故才行。像幾年前日比谷交叉口那一次，駕駛人光是躲在車裏，那會惹人反感的。所以必須像不得已的樣子。也不要讓人家察覺到是故意的。你看，這樣就不會構成犯罪了。萬一成爲犯罪，卽令是輕微的，也對我們不利。」

村瀨似乎對「犯罪」老是耿耿於懷。

「好比呢？好比什麼方法？」

「如果是故障，在引擎上做點手脚，相信很簡單地就可以使車子在路上拋錨。方法要多少有多少。還有，如果是要車禍，那就讓車子去擦撞一下。在高速公路上，可以去擦路側的防壁，或

者撞一下什麼。」

「那駕駛人可要賣命啦。」

「輕輕地來一下就够了。本來就要把速度放低嘛，小小的擦撞就够了。所以木谷兄，車子一定要老爺車。成一堆廢鐵以前的車，發生事故是平常的事，做點手脚也不會被發現出來，就是撞爛了，也不可惜。」

修吉在鼻子裏唔了一聲。幻想漸漸接近現實了呢？

「那得先蒐集幾輛老爺車了。司機也要好幾名。不能讓同一個人一次又一次地拋錨，是不是？」

「司機不會沒有的，我們的會員就有五、六個人。另外也還有贊同我們的，依次開就行了。如果是引擎出了毛病，那就不算車禍了，可以多來幾次。咱們就這樣引起交通大混亂，對那些生產過剩的廠商，和勾結業者的官僚，展開一場糾彈運動。」

「眞是妙計啊。」

修吉感歎不已，可是內心裏却也免不了有一抹不安的感覺。

「可是這麼一來，會使那些無辜的駕駛人產生不方便。他們也許會有反感。」

「一部分人會，這是不得已的。不管怎麼樣的運動，總會有人反對的。不過只要世人支持，也就是國民的支持，那就是成功了。好比……」

村瀨音松說起了如下的意見。

國民可以分成兩種，就是對汽車產業有好感的，和有反感的。有好感的，是有車族，反感的是沒有車的民衆。兩者不用說，後者居絕大多數。沒有中間層。大多數國民認爲他們走的路被車子覇佔了，每天都有生命危險，這些人都憎恨車子。因此，我們對業者的譴責運動，必能獲得廣大的支持。還有，無能的官僚對車子的增產，拿不出一點辦法來，我們對他們的糾彈也必能獲得掌聲的。

我們並非主張減少現有的車子，只不過是希望不再增加罷了。車子的製造，大約停止三年，維持現狀就够了。這一點，目前的有車族可能也會贊成，因爲他們也正在爲車子太多而煩惱。還有……。

「還有，有車族對無車的人抱有優越感。如果能够幾年間不再增加有車族，他們更可以保持優越感。這是一種特權意識，憑此他們也會贊成我們的運動。」

音松的這一番說詞，說服力實在够大了。

修吉帶着村瀨音松到舊車市場去。運動會一般地張掛着紅色小旗子的場地上，排列着亮晶晶的中古車。戴着運動帽的職員飛奔過來了。

「有沒有便宜的車？」

「這樣的好嗎？是中古的，不過引擎換了，差不多和新的一樣，保養很完整。價錢從十五萬到二十萬左右。」

「我要更便宜的。是要練習開車的，有沒有五萬圓以下的？」

「五萬圓以下的，車檢的期限很短。只有一年半左右了。」

「可以，可以。反正馬上就要報銷的。車檢期限一年就够了，有沒有三萬圓的？」

「有是有，可是實在不好推薦。」

「是因爲馬上會出毛病嗎？」

「那恐怕是免不了的。」

「可以。我們練習練習，馬上就要賣給收舊貨的，然後再買新車。」

「是這一輛，才三萬六千圓。」

職員說着，拍了拍放在後面的中型車引擎蓋。乍看，漂亮得根本不像就要報廢的老傢伙。

「三萬吧！」

「哎哎，眞……」

「呀，是阿極老大嘛。」

極光產業就是他已經去求見過幾次老闆，被經理、課長他們輕輕地打發掉的那家廠商。

「好吧！我買下了，三萬兩千。」

修吉又到下一家舊車商。近來，這樣的商店有如雨後春筍，到處可見。在這裏，他花了三萬圓買了一部帝國工業的「帝工」中型車。就是這種車，把他的妻兒奪去。這一輛的車檢期限只剩下一年。與其說是「中古」的，毋寧說是「古」車更恰當。

「暫時用這兩輛來幹幹吧。再買就沒地方放了。反正跑不動了，可以再買下一部。」

回程的路上，修吉向音松說。

修吉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舊貨，買十部也不難。不過四十萬左右罷了。做為運動的費用，便宜得很。

「咱們先來試試。看看一輛車子抛了錨，在尖峰時間的馬路上，到底會引起多大的混亂。」

「對。試過後再來擬訂詳細計畫。該讓誰來開呢？我很想開，可是目前執照被吊銷了。」

村瀨音松說。

「找吉村吧。不久前聽他說，駕照好不容易才下來了。告訴他，他一定願意幫這個忙的。」

「那就他吧。第一個駕駛人有了。手脚我們來做，剩下的是地點。」

「咱們得研究研究。」

花了三整天來調查，結果明白了如下的事：

①京葉公路——江戶川區小松河橋附近，上午八點起到十點左右，上行（往都內方向）車隊約一公里到兩公里長；②藏前橋街——葛飾區巽橋交叉口（新小岩站前），上午中也擁擠，大白天裏車隊約三百米；③明治街——墨田區、臺東區的白鬚橋交叉口，終日交通遲滯，尤其早上上行傍晚下行壅塞；④第一京濱國道——大田區大森路六段附近，因產業道路和第一京濱滙合，上午十點左右阻滯情形嚴重；⑤西新井橋——足立區西新井的道路，上午中上行擁擠；⑥環狀七號線——俗稱「環七」，世田谷區大原交叉點附近（甲州公路）和北區宮堀交叉口（從王子出川口

方面的地方）；⑦昭和街——千代田區岩本町和中央區本街附近，主要是白天擁擠；⑧池袋五叉路——來自川越公路的車造成擁擠，乃因有貨車鐵路平交道之故；⑨甲州公路；⑩玉川街——兩者都在上午八時左右到十時左右，上行擁擠。

其他，車禍頻度高的地點：①世田谷區瀨田路交叉口，②千代田區岩本路，③澀田警局前，④澀田站前出口，⑤大田區南千束，⑥青山一段，⑦千代田區須田路，⑧松橋區下板橋，⑨池上本街，⑩二重橋前。

「哇，眞是洋洋大觀。總之一句話，哪兒都行。」

木谷修吉說着，細瞇了眼睛。

過了五天。

各晚報社會版上報導了早上小松河橋附近的大堵車。也刋出了一張從直昇機上拍攝的照片。

「上行車輛大擺長龍達三公里以上，一個小時才能前進十米遠。轄區警局動員所有交通部門警力去指揮，還是沒法疏導。原因是一輛中型自用車在馬路中心與別車接觸抛錨的結果。爲了檢證肇事現場，移開故障車，費時約一小時，造成交通癱瘓四個小時之久。不少人表示，從東小松河來到銀座，花了三個小時。汽車的機能完全癱瘓，車子的洪水浸沒都市，幾乎令人不寒而慄。交通評論家……」

修吉買了幾種報紙來看，爲之偸笑起來。

# 8

次日，村瀨音松拿了一份報紙來給木谷修吉看。

「木谷兄，這裏有個消息呢。」

「廠商總算願意出資，補助研究機構三億。」

四批的大標題映進眼裏，修吉禁不住地嗯了一聲。

「汽車製造廠商過去把交通事故歸罪於駕駛人，最近始改弦更張，願意爲防堵車禍而出一臂之力。汽車工業界所組織的日本汽車工業聯盟，擬醵資組織研究汽車交通安全的機構。目前雖然還在籌備階段，但可能近中卽可成立，表示此擧係因『自覺到對交通地獄負有社會責任』。此事雖然頗值得嘉許，但部分人士則認爲：『係屬遲來自覺，但仍嫌太小器』，措辭頗爲嚴厲。

關於交通問題，世人對業界的批判漸熾，因而今年四月一日起成立了汽車研究會，但其目的主要在排氣的安全化及汽車高速行駛的研究，乃爲了研究汽車本身的安全。這次卽將成立的汽車交通安全研究機構，主要在乎道路的問題、交通事故、安全教育等整個環境的研究，務必做到交通事故的防止與事後的處理。再者，過去各廠給交通安全設施的捐輸，往後將由該機構統籌辦理，使捐款能發生更大的功效。

今年度預算約爲三億圓，研究的主題有：①從幼稚園到大學的有系統交通安全教育，②都市交通資訊網，③急救系統，④『鞭打症』的研究等，將來還計畫對汽車普及及都市機構的相關關

係做一番探討。

據聯盟表示，類似目的的研究組織，在美國早在三十年以前即見設立，其他國家則尚屬罕見。」

第一次，修吉匆匆過目，第二次則細心讀過。

他的眼睛從報紙上擡起來，不期然和村瀨音松的眼光碰個正着。音松是在等他看完的。

「怎樣？廠商好像也不好意思再一味地把車禍的責任推卸給駕駛人了。」

「嗯，是好像對輿論感到一點壓力了。這裏還說有很嚴厲的看法：『是遲來的自覺，但僅三億圓，未免小器』，輿論確實對廠商漸漸嚴厲起來了。他們再也不能不理了。過去那種打馬虎眼的說法，什麼駕駛的良知啦、道德啦，行不通了。」

「過去賺飽了荷包，才拿出三億圓，的確太小器。這是瞞天過海的伎倆。」

「我也覺得是這樣。」

「三億圓雖然使世上人們覺得很慷慨，但也不是一下子全部拿出來給被害人。只是一個基金會的基金罷了，是防堵交通事故的研究費。只是研究呢。這意思是說，他們只管研究，然後交給政府來實施，花的還是國民的稅金。」

「對呀。」修吉點點頭說：「看看這動人的句子：『將來還計畫對汽車普及及都市機構的相關關係做一番探討』，這種話，過去在他們的宣傳小冊子裏看都看膩了。主要是說，把集中在都市中心的業務機構分散，使交通緩和，這種方法誰不會去想。難道分散業務機構，還在那兒新築

道路，這些建設費用，汽車廠商都願意負擔嗎？他們想的是一個錢也不出，光畫一隻大餅，宣傳安全對策，矇混過去。這裏說的研究基金會也是同一個手法。我想，八成會找個什麼工科大學名譽教授之類的老傢伙來掛名，講些老闆要他講的話。咱們不能被研究啦，三億圓啦，這些字眼騙了。」

「對對。還說這一類研究機構，除了美國以外，世界罕有，這是當然嘛。世界上，那裏還有像日本車子這麼多的國家。就說美國吧，論車子的密度，也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而已。業者的這番洋洋自得的說詞，根本就是欺騙世間的宣傳。」

村瀨表示了同感。

「有趣的是四月份成立的汽車研究所，據說在從事『高速的研究』。非有高速，車子就賣不出去，而車禍又是從高速產生。把這其間的矛盾，想靠車內安全的研究來解決，這不是笑話嗎？從車子去除危險的高速，才是根本上的安全之道，可是這一點就是不做。」

「那是因爲車子的銷路會停滯啊。就像哪家汽車公司的老闆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緊急時脫困』，他們就只能這麼說，却絕口不提這句話的下文：超車的危險。」

「咱們就和汽車廠商兇手鬪下去吧。」

朮谷修吉叫起來。

「對。輿論也漸漸擡頭了。咱們再挺一陣，也許就會沸騰起來。鼓起勇氣幹下去吧。」

音松說着拍了拍修吉的肩頭。修吉一雙眼睛烱烱發亮起來。

環狀線七號公路上的車子，在越過甲州公路上的大原交叉口南邊堵住，長龍達兩公里之遙。車子排成三行，紋風不動。下午四時才開始的堵塞，入晚後到了九點左右，好不容易地才緩和下來。

原因是和水道道路交叉的地點，還有代田路五段與小田急快車立體交叉附近，各有一輛發生故障的車拋錨了。兩輛都是中型的老爺車。

兩車的駕駛人，或者打開引擎蓋把頭伸進去，或者檢視車底，但却一點兒也不着急的樣子。交叉點那一輛的司機年約二十四、五，立體交叉口附近的是二十七、八歲模樣。

這條路平常每到傍晚時分，車子就十分擁擠，因此越堵越多。巴士、卡車、交通車、中型、小型，各種各樣的都有，緊緊地擠在一塊，蔚成壯觀，不過也像條汚穢骯髒的河流，蓋滿垃圾。司機們怒吼罵詈，形成近乎狂亂的喧噪場面。而且又時當六月，正是溽暑逼人的時候。

漸漸地，司機們都知道了事情是因爲不可抗力的事態引起的，怒罵聲便也變小了，無可如何的焦灼感與虛無感擴散到車隊上。有傾倒臺的卡車和普通卡車的年輕司機自暴自棄了，自用車的溫和駕駛人和女性駕駛人，露着空虛的眼光沉埋在駕駛座上。

這天晚上，大夥聚在木谷修吉家報告了狀況。

「交通警察飛奔過來了，幾個人拚命地查，也查不出究竟。我又沒有違規，所以想發脾氣也無從發起。等了兩個小時，拖車才趕來，再花三、四十分鐘，好不容易才把車子弄走。」

這是一位贊同修吉的宗旨，成了「會員」之一的年輕公司職員說的。他在汽油裏摻了糖，剛好開到環七的現場時，自然停擺了。

汽油裏加了糖，引擎很快地就報廢了。車子只好給垃圾場，損失的三萬圓，當做活動費也就算了。他沒把汽油的注入口蓋子損壞，巧妙地做了這個手脚，因此警方未能察覺，結果只好判定因爲車子太舊。

「我這邊因爲兩輛拖車都等不及了，警察和停在附近的七、八個駕駛人，大家合力把車子推到下行線的路上。巧的是這時那邊也擁擠起來了，在安頓車子當中，車子堵住了，轉眼間就發生塞車。上行下行兩邊都像廢車場一般。」

一位工員「同志」這麼說。

他事先把配電器裏一隻線圈裏頭的保險絲削細。在環七上跑的時候，那麼湊巧地在離前面拋錨車不遠的地方，這保險絲發生了短路，引擎熄火了。

這個手脚也沒有被警官識破，認定是老爺車自然發生的故障。

同一條路上不同地點發生兩起，這正是他們所預期的。因爲如果光一個地方，塞車時間不會太久，而兩起一塊發生，事情就痲煩了。果然發生了大混亂。

「不管怎麼看，都不會有人認爲這是犯罪行爲吧。因爲自然故障是『不可抗力』，所以也不會照違規來檢舉。算得上是旗開得勝啦。」

想到這個點子的修吉非常高興。他聽從了音松的意見，盡可能避免涉及犯罪行爲。

對這一點，音松也極力讚揚。

「犯罪是不行的。不管是怎樣輕度的犯罪，都會成爲把柄，被敵人利用，反咬一口，對我們的運動就不利了。」

他把自己的意見再重複了一次。

「我跑到環七去看了大塞車的情形，眞是不得了。」

音松接着又報告了親往觀察的結果。

「車子排了兩公里長，那些駕駛人的面孔，不再是人類的臉了。開始的時候還會發火，大吼大叫，焦躁不耐，然後漸漸懂得無計可施了，這時一雙眼睛就空虛了，像是被閹割過的人。往後，車子還會再增加……每個月都在增加十五萬輛，光東京都內就佔其中一成，如果加上鄰近幾個縣份開進來的，每個月東京都會增加五萬輛左右吧。如果再加上傳聞裏的進口車，交通事故便會達到戰爭水準，駕駛人也會被車子破壞了神經。堵車時，人虛脫了，一旦解除，出到順暢的路上，這時突然清醒過來了，被抑制的反應突然爆發，於是着了魔般地開起快車來。這舉動是和死亡連在一起的。我看，將來車子不但製造死亡，也製造精神失常的人吧。」

「看着那一場大塞車，我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

村瀨音松繼續說着。修吉問他什麼事呢？

「車子給堵了兩三個小時，精神會發生虛脫，但生理現象是不會停止的。自用車的駕駛人，還有營業車的司機和乘客，很多都會急躁起來。開始時以爲車子不能動，所以才會焦灼，其實不

是，只是因爲忍耐內急使他們痛苦。他們不能够下車隨便方便。那兒是街道，而且人家都從車子裏看着。有些人一臉蒼白。一般情形下，一個人能忍耐的時間，大約是三個小時左右吧。他們在家裏或辦公廳解手過，然後在外面跑了些地方，這才給堵住的，再忍耐兩個小時，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這樣的困窘當中，最可憐的恐怕是婦女吧。她們不會有勇氣到附近人家去借用洗手間，因爲不能把車子留在原地。在車子裏解，當然不可能。有些女性駕駛人幾乎暈倒了。」

「嗯。」

「這不是開玩笑。實在是可憐可憫的事。我在想，如果在那個場面拿着便器去賣，必定一本萬利吧。生理現象是無可如何的，女性也會忍受着羞辱買。」

「是好點子呢。」

修吉禁不住笑出來，可是看到音松那一身窮愁潦倒的模樣，幾乎想鼓勵他去試試這種異想天開的生意。然而，那是一種惡作劇，也可能使人感覺受到侮辱。

「所以嘛，木谷兄，下次你不妨也去現場看看。然後，咱們便可以採取更有效的實際手段了。」

「好，下次我就去瞧瞧。我本來擔心一開始就在現場露臉，會叫人家察覺到是我策劃的。不過下一場吧，我一定去。是哪裏？」

他們決定了墨田區的明治街白鬚橋交叉口附近。那兒是東京都內三大塞車地點之一。

車子上的手脚，仍然用汽油摻糖法。還是這一招比較可能瞞過檢查人員耳目。

修吉在一所舊車展示場，以三萬圓代價買下了一輛舊車。這筆費用，他認了。

印刷店送來了兩萬份傳單。是把修吉的主張寫出來的，同志之一吉村做成了文案。那種宣傳句子，道地極了。不用說是對汽車製造廠商提出了强烈的譴責。

過了大約一個禮拜，木谷修吉置身明治街的現場。僅僅一輛車子拋了錨，竟然造成一公里多長的阻塞。那位年輕司機，這兒碰碰那兒瞧瞧，不慌不忙地修他的車子。擁過來的警員和那些駕駛人，根本不在他眼裏。

「幹得不錯嘛。」

修吉滿意地看着。正是他們一夥「同志」之一。

夏天的大太陽烤炙着巨大的車龍。車身反射着强光，每張面孔都爲了暑熱而歪扭着。

怒吼、詈罵、沉默、虛脫……種種表情，正如村瀨音松所說的。看到驚慌的面孔，就禁不住地想起音松那兒售便器的主意。

「差不多可以了？」

修吉向音松說。曾經是加害者的吉村，腦子不對勁起來的齊藤也都在場。他們都抱着一大疊傳單。

五個人從屋邊衝進車隊裏，一張張地從車窗塞給駕駛人和乘客。

「車子太多了。您的神經將受到傷害。讓我們來發起限制車子的運動吧——停止製造三年，廢除殺人的高速，現在是時候了。讓我們起來反抗把車禍責任全部推卸給駕駛人的、大量殺傷的

元兇：汽車廠商！我們的敵人在哪兒？我們絕不能錯失目標！……」

有些人好奇地讀着，有些人好像有點困惑，不過大多數人臉上都有贊同的反應。數人合乘的車內，大家互相點頭。「對呀！一點也沒錯。你們加油啊。」也有人這麼喊話。

回家以後，木谷修吉向村瀨音松等伙伴們說：

「人們在動彈不得的車子裏，乍看好像空虛，其實內心裏有着激烈的憤怒。就好像被抗拒不了的强權壓制住，守着一片沉默的民衆。這樣的空虛和沉默，看來還好像包藏着一有機會便可能發展成暴動的潛能。如果有人站出來，向他們呼籲，說不定就變成暴徒了。因爲熱，又不得不拚命忍耐着，焦躁感也就越來越强烈。……還有，每個人都口渴了，希望有水喝喝。可是又不方便下車去找水喝，自由被車子剝奪掉了。當然也不會有人送水給他們。那種饑渴本身就直接和暴力連在一起的。」

## 9

由「汽車產業對策運動期成會」所策動的在交通擁擠的路段發生的塞車事故，其後還實施了四次。這個會的名稱是木谷修吉和村瀨音松兩人經商議後決定的。

總共達七次的運動，到底有了什麼成績呢？由他們的觀點來看，效果比預期還好。因爲人們不知道事故的發生是設計出來的（連警方也被矇混過去），所以駕駛人都埋怨、憎恨車子太多。但是，人們却想不到自己也是有車族之一。他們只覺得別人的車把自己的車層層包圍住，阻礙前

進，扼殺自由。除了開車兜風的人以外，每個都有重要的事待辦。說不定有些人只因遲到了，一筆生意因而泡湯，有些人因爲爽了約，使事情產生了無可彌補的事態。這樣的焦躁和緊張，使他們痛恨車子太多，也遷怒汽車產業毫無節制地生產汽車。

業者使高速正當化的唯一藉口：「脫困」，這麼一來就變成空口白話了。

傳單收到了若干效果。駕駛人對譴責爲了追求利潤而無限制地生產車子的業者，感到共鳴，也覺得把他們當成大量殺人的兇手，並非誇大的說法。

車輛過剩，不僅束縛了駕駛人的自由，人們也隨時可能成爲高速的犧牲者。因爲當他們下了車的時候，他們便也成爲步行者，與軟弱的羔羊一般無二。他的家屬也無一不是如此。駕駛人的雙重人格性便存在於此。

效果不僅從傳單顯現出來。木谷他們經協議之後，一律地穿上灰色的薄質襯衣和同顏色的褲子，頭戴寬沿的麥稈帽。這便是他們的「制服」。這種服裝是仿專收車禍受刑人的監獄的「灰色制服」，這項無言的警告收到了宏效。麥稈帽是爲遮陽而戴的。

傳單攻勢還有了附帶的現象。他們開始把一客三十圓的冰淇淋賣給被堵塞住的駕駛人。

暑熱使車上的人們渴求有這麼一份食物。人在無所事事時，總希望有什麼東西來塞進嘴裏，何況焦躁時汗出得特別多，口渴得更厲害。只因不能出車外一步，故而從車窗伸進來的冰淇淋受到了歡迎。

想到被釘在車子裏的人們的生理現象，開玩笑地提議賣便器的是村瀨晉松，賣冰淇淋則是從

這個點子衍生出來的。這一招來得更實在，因爲汗水使內急減輕，同時也有一筆利益。三十圓一客的冰淇淋所賺到的利潤，被充當「汽車產業對策運動期成會」的活動資金。

這些戴上麥稈帽，穿上灰色制服的活動員，就像車站裏的售賣人那樣，胸前吊着一隻鋁合金的盒子，從裏頭取出盛在紙杯裏的冰淇淋，一車一車地去賣。不用說，從車窗擲入傳單的動作居先，但順便賣冰淇淋，却也輕鬆自如。他們胸前的冰淇淋盒上還掛着一塊牌子，上寫：「冰淇淋一客三十圓。利潤充做汽車產業對策運動費用。」

這種商業行爲是違反道路交通法的，不過警察們放過了他們。不，還不如說，他們爲了指揮陷入絕望性混亂的交通，實在沒有餘力去取締，而且每車都有要求冰淇淋的手伸出來，根本制止不了。並且警察們本身也詛咒着無限制地製造出車子的廠家。他們也是車子的被害者。

除開第一次試驗性的以外，一連四、五次在交通擁擠的地段發生事故，很可能引起一般的疑惑。而且每次發生了事故，好像正在等着一般地有「汽車產業對策運動期成會」的人們出現，給大擺長龍的汽車發傳單，因此這樣的疑惑是很自然的。

但是抛錨的事，不管誰來檢查，都是自然發生的故障，即令有所懷疑，也找不到證據。而且事故也只要一句：「駕駛疏忽」，便叫人家無法挑剔了。有誰會故意地去撞路邊欄杆，讓車子翻轉過來，或者和別的車擦撞碰壞車，招來警察惹痲煩呢？

由於車子都够老，而且是車檢期限快滿的老傢伙，因此不僅是駕駛技術好壞而已，有時藉口方向盤不靈活了，或者煞車不靈了，便成了不可抗力。總之，結論就是：車子太舊惹的禍。要看

透相撞的兩車是事先談妥的，實在不是容易的事。

木谷修吉爲了買這些「中古車」，投注了資金。不過，由會員輪番出名買，以資避嫌。即使這樣子把買來的車一輛輛弄壞，所費也有限。每輛以三萬兩千圓計，十輛的代價也不過三十二萬而已，當做活動費來看，實在便宜得很。至於賣冰淇淋賺來的錢，都當做活動人員的零用錢，分給大家。

不過在村瀨音松來說，這不是零用錢，而是生活費的一部分。這位曾經是老闆的人物，自從事業被覇占了以後，已經和打零工的勞動者無異了。只因他是在坐牢的期間吃了這樣的虧，所以他才會憎恨汽車工業。

滿臉憔悴的音松說，最近還患了神經痛，正在服用中藥。

這種合法的違法活動實施了多次以後，有了可能敗露行藏的跡象。報上的確當做新聞來處理，一般人士對汽車廠家的譴責日見高漲，把他們的活動認爲是「庶民善意的憤怒」，但是事情發生多次以後，說不定也可能被揭穿的。

這一來，即令動機出自公共的善意，也可能被斥爲手段不對。這便成了反效果了。正當修吉開始思考「轉進作戰」的時候，預料之外的事態發生了。

某日早報上，報導了一個小小的新聞，標題是：「某董事長暴斃，疑爲便當中毒？」

「板橋區仲宿二段××號日丸食品加工公司董事長荒尾彌十郎（三十七歲），×日下午一點半起忽感腹痛，被送往附近醫院，不幸於三個小時後死亡。有關方面懷疑可能是午餐時吃了附近

食堂的豬排便當，因豬排腐敗而中毒。荒尾是日從川口市自宅開車上班，路上遇塞車，花了三個小時之久始來到辦公處，馬上叫了便當吃下。」

是一則幾乎不會有讀者去留心的小消息。只有其中「路上遇塞車」幾個字使人稍感興趣。碰巧路過現場的人，一定會想起那個場面。環七線的「十條」交叉點附近發生了兩車的輕微相撞，造成來自川口方面的上行汽車阻塞到新荒川大橋南側。當然也有警官來現場處理，加上等拖車，足足花了四個小時才解除阻塞。這位中小企業負責人一身疲累，好不容易地才來到公司，然後想是爲了補充營養而叫了豬排便當。不幸那豬排竟有了問題。

過了大約一個禮拜，轄區的兩位刑警來訪木谷修吉。

「也許已經看過報紙的報導，×日板橋的一家食品加工公司老闆中毒死了。原本懷疑是午餐所吃的豬排便當有問題，經過衞生試驗所化驗，還是查不出原因。」

年近五旬的刑警又說：

「賣出的食堂還出售了不少同樣材料的便當，所以如果材料有問題，中毒的人一定另外還有，但一直沒聽說有。我們調查了，確實沒有。但是，那位死去的董事長，當天早上九點左右，駕駛自用車上班途中，碰上了十條附近的塞車，給堵了大約三個鐘頭。那時候，從你們那個……叫什麼來着？對對，汽車產業對策運動期成會的人買了冰淇淋吃下。我們在想，那冰淇淋的原料會不會有問題呢？」

「你開玩笑，刑警先生。」

修吉憤然地回答說：

「那冰淇淋不是我們自己製造的，是從店裏批來的一流品牌。白熊乳業公司的一級品呢。如果吃了冰淇淋中毒，那麼當天吃了它的幾萬人都應該中毒了。至少那天早上買來吃過的駕駛人，全都會中毒的。請問你們警方接到那樣的報告嗎？」

「沒有……」

「這就對了。請不要想誣賴我們。」

「不不，我們不是這個意思，只不過是來請教請教罷了。明白了，既然是從經銷店批的白熊乳業的冰淇淋，當然不會有問題了。」

「對呀。」

「是是。打擾了。」

刑警辭出時，又向修吉說：

「我有個私人意見，我們也對你們的運動贊成的。眞的，如果車子再繼續增加，那就完了。我的兒子去年也因爲超速撞了人，到現在還在付對方的醫院費。廠商把高速的車子賣給喜歡它的年輕人，實在不對。」

過了大約十天後，村瀨晉松來看修吉，表示生活過不下去了，想到關西方面去找找事，希望從運動退出。他說，神經痛好不起來，人也累了。

這時店已經打烊了，店員們都出外玩去了，屋裏只有修吉和音松兩人。架子上供着成爲交通事故犧牲的亡妻、亡兒的遺照。

「我正在等着你告訴我這話呢。」

修吉沉沉地說。

「對不起，我這是半途而廢了，眞抱歉。這些日子來，受到你老兄不少照顧，再使你爲難，我會不安的……」

音松低垂着頭說。

「不，是你幫了我太多的忙，但是我在擔心如果再請你幫下去，對我們這個運動，也許會有不利的結果。我說正在等你這句話，就是這個意思。」

音松聽到這兒，肩膀微微一顫，但仍然沒有把頭擡起來。

「你眞幫我出了不少好主意的，尤其灰色襯衣和灰色褲子，就是受刑人款式的制服，外加一頂麥稈帽，眞是傑作啊。那可以使從事活動的人看來都一模一樣，如果再把麥稈帽戴深些，外加墨鏡，那就熟人也認不出來了。」

「參加活動的人，當然不被人家認出來才好。」

音松喃喃地答了一句。

「對呀。我們走的是法律邊緣，汽車業者也對我們怨恨。……還有賣冰淇淋，也是傑作。司機和乘客都大表歡迎，我們還可以名正言順地賺到活動費。」

「謝謝你分給大家做零用錢。」

「不不，又不是給你一個人。但是，音松兄，如果我們同志之一，利用我們這個計畫，設計要把『敵人』幹掉，我相信不是不可能的事。」

「是嗎？」

「當然。好比說，這『敵人』早上幾點開車出門，經過哪一條路到公司去上班，都可以查出來。因爲是每天例行的事，路線與時間絕少變更。這一點咱們都很熟悉。然後，在那條路上某個地點，看準那個時間，使塞車發生，於是『敵人』便也在大長龍裏給釘住，動彈不得了。這時，咱們同志便上前去發傳單。對方的車型、顏色、車號都知道，目標不難找到的。於是給那位中年駕駛人賣一客冰淇淋。彼此是很熟悉，但這邊的面孔可以不讓對方認出來。因爲服裝是特異的，深戴着麥稈帽外加一副墨鏡，當然認不出來。也不用發出聲音，光把冰淇淋伸過去便夠了。不，說不定還是對方主動表示要買的。」

「嗯……」

「交給這位顧客的冰淇淋，放在吊在胸前冰盒裏一個特定的角落。也許做着什麼記號吧。這客冰淇淋是不能隨便賣給別人的，否則便不得了啦。因爲它有毒。是用針筒往紙杯裏注射了毒物。這一天，如果沒有機會把毒冰淇淋賣給『敵人』，那就等待下一個機會，另外準備毒冰淇淋。」

「可是他們不是說，解剖的結果查不出中毒死亡的原因嗎？是不是中毒，還不知道啊。何況

是謀殺……」

「近來，有些毒藥是不留痕跡的吧。」

「你是說，化學界開發出特殊的毒藥了？」

「也不需要特別的化學技術吧。一個聰明的人，總會想出辦法來的。」

「難道你是有所根據？」

「是有。十天前，刑警來過了以後，我找了些有關的書來查查。這裏頭的，不是很有參考價値嗎？」

修吉說着，從桌下取了一本筆記簿。音松接過來翻了翻。其中有如下一則記載：

「附子屬植物的根有一種劇毒成份叫阿哥尼丁，中藥的一種。乾燥後的根，○・五到一公克即可致人於死。使中樞神經痲痺，有時還會引起痙攣。」

「我請吉田幫我調查，知道你大約從一個月前開始，跑了都內許多家中藥店，蒐購醫治神經痛，也可以當做强壯劑的『精製附子』。就是用附子的根精製出來的。」

修吉看到音松從簿子擡起了頭便又說：

「因爲附子是劇毒，中藥店裏非有醫師的證明便不賣。不過『精製附子』是附子之外加了些別的東西加工製造的，可充做附子的代用品。粉末，純度低，但是量多，用水來煎，便可得到毒性的汁液。

其實，連這加工過的附子粉也是列管的毒藥，可是普通的藥房都不知道。可見毒藥還是不難

買到。把這種汁液，用注射針筒打進冰淇淋裏，吃了會中毒死亡，是無可置疑的。多年以前，植物學的大家白井光太郎博士，在自己用的强壯劑裏配了附子，但一不小心把份量弄錯了，結果中毒而死。阿哥尼丁的毒性，就有這麼厲害。

我不曉得你的神經痛是眞的，還是假的，你藉口醫神經痛買下了『精製附子』。因爲從一家中藥店大量地買，容易啓人疑竇，所以你找了很多家中藥店，然後煎了一些濃汁。你賣給他的冰淇淋是巧克力的，所以稍有一點苦味，也不會令人在意，特別是口乾舌焦的當口，所以一口氣吃下去了。……我在報紙上看到那個被毒死的人是食品加工業的老闆，便想到你被覇佔的公司也是這個行業的。我還查了你的背景，果然不出所料。」

當修吉說到這裏的時候，音松踉蹌着步子，向門外走去了。

*

附記

『速度的告發』從一九六九年三月到五月間連載於『週刊朝日』共九期，缺陷車的問題尚未發生。事有湊巧，大約從本篇連載完畢時開始，哄傳全國，報上連篇累牘予以報導、詳論。廠家採低姿態。形成本篇主角爲之欣悅不置的狀況。

但是人們易熱也易冷。不久之後，是否這個問題也會被遺忘呢？問題剛剛被提出來，解決之道，恐怕仍有待未來的發展吧。